

瀘沽湖全景·····	李霖	燦(封面)
發揮潛力創新進取·····	楊家麟	(一)
明季雲南志士遺民於辛亥革命及乙卯起義之影響·····	張維翰	(三)
雲南起義在歷史課本上嚴重錯誤之糾正·····	李宗黃	(五)
雲南二六政變親歷記·····	段克昌	(一六)
怒江西岸松山攻克紀略·····	申慶璧	(二一)
爭滇緬界務奏稿·····	秦宥橫遺著	(三〇)
論「雲南人的性格」·····	林桐	(三三)
遮頂之亂與十二版納之設流·····	李拂	(三八)
大明建文皇帝在雲南的遺跡·····	張人	(四五)
避難佛海的一位緬甸愛國高僧·····	李拂	(四七)
我所知道的袁樹五先生·····	王世昭	(四九)
悠遊天下第一湯畔·····	楊森	(五二)
大理清碧溪·····	李霖	(五四)
漠西特產 弓魚 乳扇 雪梨·····	王文	(五七)
昆明大觀樓聯話——附補詮·····	蔣公	(五九)
由黔移順督滇道中偶成·····	唐繼堯	(一五)
任子北伐行營·····	前人	(三七)
行營寄內·····	前人	(三七)

遊黑龍潭
 宿他郎通判署中
 思茅除夕有感
 思茅籌邊一首東東許定甫明府
 由霑益至馬龍山景
 過馬龍州
 由劉官屯曉發
 由彎子舖至赤資孔
 過海潮寺
 過板橋
 由平彝曉發至白水有感
 至霑益州追傷輝亭趙文
 途中有山如龍卽景
 壬子重九華崗登高
 三寶佛殿懷古
 浣溪沙
 弦高救國(滇戲)
 北海祭祖(滇戲)
 苦淒苦寒(麼些文學)
 雲南旅臺同鄉會六十一年工作報告
 雲南同鄉會獎學金幹事會報告

張	周	李	前	線	蔣	陳	張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前	顏	李
邦	爾	霖		光	公	定	維												檢	宗
珍	新	燦	人	天	亮	山	翰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遺	黃
(七九)	(七一)	(七三)	(六八)	(六四)	(六三)	(五六)	(三二)	(六七)	(六七)	(七一)	(五一)	(五一)	(五一)	(五一)	(四六)	(四六)	(四八)	(二〇)	(二〇)	(一五)

發揮潛力創新進取

楊家麟

——行憲、護國紀念獻詞

依照 總統的昭示，我們所處的這一個時代，是一個「科學的羣衆時代」。由於科學進步，社會上的一切事物，無不日新月異；由於羣衆本位，社會上的一切事物，均須通力合作。生在這一時代裡，人人須精益求精，善更求善；而事事均須羣策羣力，同心同德。才能立得住，站得穩。要如何才能達到這一步？就得力求進取發揮創新的精神，努力研究發展；就得注意整體，發揮團隊的精神，放棄本位主義。

最進行政院蔣院長對行政人員講話，將這種道理說得很明白，他說：「在今天這個時代，政治方面的事務，也跟工業生產線的情形一樣，分工得非常細密，個人突出的時代即已過去，任何個人或少數人都不能單獨完成一項艱鉅的工。只有整體的思考、整體的計劃、整體的努力、整體的創造，才能產生光輝的成果，完成重大的任務。」又說：「今天我所期望於各位同仁的，是要大家秉持這一份激勵奮發向上的精神，養成研究發展，從『多讀書、多思考、多研究、多創造』上面來不斷充實自己，健全自己，使每一位工作同仁，都能在不斷的進步中，發揮潛力、增長智力、增進能力……」。撥諸實際，不僅行政人員應當如此，就是從事各行各業的人，也應如此。推而至於任何組織，任何團體都應如此。

我們知道；國家是一個最大的法人，是一個發展到極度的有機體。有生活機能，要不斷的發榮滋長，須不斷的新陳代謝。要國家能完成其理想的生命，構成這個法人的各個細胞——省（市），縣（市），鄉（鎮），也要能自發自動，配合國家的需要，各自「發揮潛力，增長智力，增進能力」，發展為綜合的國力。

近年各省（市）旅臺人士，努力於地方文獻的整理。地方爲了配合國家的需要，「發揮潛力，增長智力，增進能力」的具體辦法之一。何以故？文獻的功用，可以助我們了解過去。孔子曾說：「夏禮吾

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文化的發展，就像江河東流一樣，欲流之遠，必暢其源泉。因而地方文獻的整理，直接是有助於研究過去的文化，但把這些潛在的力量發掘出來，就是暢通中華文化的源流，也就是用以開創未來。用孔子的故事來說，他言夏禮，言殷禮，就是用以研究周禮，推論周以後的禮，所以「子張問十世可知也？」，而孔子的簽復是；「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由此可知整理地方文獻，不僅是面對過去，而是背對過去，面向將來。

基於這些理由，整理地方文獻，目的不是懷念過去，而是發揮潛力，以期有助於創新進取，在此時此地，應當是：

——把對鄉土的思念，融合在國家愛中，以加強國家的觀念。

——把敦親睦族的情感，寄託在民族情感中，以提高民族意識。

——把一地一方的樸實風氣，加以發揚，以助民風士習的改善。

——把敬恭桑梓的美德，發展為對國家對民族的責任感，以期有助於復興大業的完成。

這些並不是吾人的幻想，遵照國父「國家之治，原因於地方」的昭示，這是可以見諸於實際的。中國的政治哲學，是由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一層一層的擴大，也惟有這樣，民力才容易發揮，國基容易鞏固，國力容易充實。

環顧宇內，世局雖然擾攘不寧。在經濟上，我國的成長率，每年都在百分之十以上，這是研究發展，發揮了創新進取的具體表現。在政治上我們的鄰邦如韓、如泰、如菲，爲了應付變局，都曾停行憲政。而我二十餘年來，是自由世界在西太平洋的防洪堤和橋頭堡。面對的敵人，較亞洲任何國家的敵人爲強，所受世界逆流的壓力，較任何國家爲大，但憲政體制，維持不墮，而且憲政基礎，不斷擴大，增額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就是明顯的例子，這些都是團隊精神的發揮！

雲南起義護國，是把敬恭桑梓的美德，發展為對國家，對民族責任感的具體事例。也是一方一地盡力，有助於維護憲政體制的實證。今後我們要想早日完成反共復國的大業，在逆境中開拓勝境，在自由世界，居於主導的地位，尙有待於國人進一步的努力。欣逢六十一年行憲紀念與雲南起義護國五十七年週年，爰述發揮潛力，創新進取之義以誌慶！

明季雲南志士遺民於

辛亥革命及乙卯起義之影響

張維翰

雲南山川壯麗，風氣淳厚，忠孝節義之行，可歌可泣之事，代有其人，而以明季爲盛。祇以地居邊遠，交通不便，常爲人所忽略，少加採訪，致多湮沒不彰。昔程篁墩氏著宋遺民錄，僅列謝臬羽、鄭所南等十一人，其後朱明德氏廣之，蒐羅至四百餘人。洎乎清軍入關，明社旣屋，江都卓爾堪氏輯明末遺民詩都四百餘家，至近世無錫孫靜菴氏纂明遺民錄，極意徵求，全國之中，十八省之地，亦只得八百餘人。乃卓氏所輯明遺民詩，屬滇籍者，只有朱昂、讀微二人；孫氏纂明遺民錄，屬滇籍者，亦只有擔當、蒼雪、楊永言、張應星、鐵道士五人。朱昂昆明人，初名源，爲擔當外甥，閩族三百餘口，俱遭流寇之難。擔當携之至雞足山，從學詩畫。於甲申國變後，披剃爲僧，釋名把茅，工詩，善畫山水，著有借菴詩草三卷。其被採輯，自與擔當有關。擔當釋名普荷，晉寧唐氏子，名大來，十三歲補弟子員。天啓中，以明經入對大廷，嘗執贊於董其昌之門，過會稽參雲門湛然禪師。回滇後，聞中原板蕩，祖國沉淪，遂薙髮從無住禪師受戒律，結茅雞足山。工詩，有脩園集，儒生時作；樞菴草，則出家後作。善畫，取法倪雲林。其題畫詩云：「僧手披霜色有無，千層林麓盡皆枯，尙留一榦堅如鐵，畫裏何人識董狐」。又云：「孤燈照影不勝情，近水茅堂冷氣生，不待西風搖落盡，筆尖動處有秋聲」。讀其詩，可以知其志節。讀微即蒼雪大師，俗姓趙，呈貢人，生於萬曆初年。幼從雞足山水月禪師爲沙彌，掌書記，年十九，遠遊江南，與董其昌、陳維儒、王時敏、唐宇昭輩極相友善，受一兩禪師衣鉢，住蘇州中峰山，講演諸經，重與支公道場。所與往來酬唱者，皆當時特立崎行之士，爲詩悲歌慷慨，多故國禾黍之音。其金陵懷古詩云：「石頭城下水淙淙，西望江關合抱龍，

六代蕭條黃葉寺，五更風雨白門鐘，鳳凰已去臺邊樹，燕子仍飛磯上峰，坏土當年誰敢盜，一朝伐盡孝陵松」。哭親詩云：「恩極疑還在，歸遲已隔生，報恩恩反負，無益是虛名」。題明詩選云：「著作觀前代，無能勝我明，大音歸正始，元氣自和平」。中峰休夏詩云：「誰云甘餓死，自喜比夷齊」。其忠孝之情，躍然紙上。楊永言昆明人，崇禎癸未進士，官崑山知縣，國變後，嘗應南都詔，薦諸生顧炎武於朝。會清兵南下，與炎武及參將陳宏勳、諸生歸莊等，起兵拒守，城破爲僧於華亭。亭林詩集中，有贈楊明府永言五言排律一首，末句云：「與君邊海意，不負一成謀」。可見其志節。張應星亦明末以知州擢部郎，隆武建號，齋賜沐天波，詔回滇，道經汀州歸化縣，知縣華廷獻留之宴，忽報流寇將至，應星云：「我雖過客，義無退避，禍福當與君共之」。遂同登陣，力戰破賊。以上諸人，皆以身歷大江南北，故爲人所習聞而採輯之。然雲南忠節之士豈僅此哉？呈貢秦光玉先生本顯幽閩微之旨，博稽志乘，參考私家著述，輯明季滇南遺民錄，綜核事實，分爲六類曰：三迤英賢，服官各省，聞甲申北京之變，乙西南都之陷，悲憤填膺，棄官高蹈，其類一也。在籍緒紳，或予告家居，或丁艱旋里，一聞國變，恥事新朝，遂不復作出山之想，而存興復之志，其類二也。雖非達官，而或爲孝廉，或爲明經，或爲諸生，或爲布衣，蒿目滄桑，時懷故國河山之感，以詩文寓其思明斥滿之意，其類三也。宦滇循良，聞風解印，作南荒之寓公，步西山之芳躅，其類四也。翩翩公子，隨宦南來，值社稷之變遷，投崖穴以終老，其類五也。中原鼎沸，避亂遠遊，際易姓代興之時，抱國破家亡之痛，寄跡六詔，賁恨千秋，其類六也。其書分上下兩卷，屬於鄉賢者爲上卷，有文祖堯等九十六人；屬於寓賢者爲下卷，有錢邦芑等五十四人；又補遺趙之炎等九人，共一百五十六人，於其行實，皆有簡要之敘述。而秦氏弟子晉寧方樹梅輯滇南碑傳集，所列明武臣程廣傳（程含章撰）、李玉素傳（蔣宗道撰）、胡一青傳（王夫之撰）、張先璧傳（王夫之撰）、又所列明忠義傳宗龍、馬乾、龔彝、那嵩、楊以成、段高選、張化樞、邱存忠、周二南、李兆旂、楊應祚、席上珍、薛大觀、林啓俊、申甫、程文俊等十六人，及附錄之郝太極、吳尚賢、宮裏雁之傳記，其人多爲成仁取義之人，其事皆爲可泣可歌之事，流傳後世，感人也深。明之士也，雖亡於崇禎煤山殉國，正統告終，而福王立於金陵，唐王起於閩嶠，明祚尚未絕也。厥後弘光、隆武相繼失敗，而永曆猶偏安一方，志圖光復也。永曆播越西南十餘年，而在吾滇建邦設都，開科取士，回旋於金碧蒼洱間，亦歷有年所，及至鐵壁出奔，國運將盡，金嶂遇害，明祀遂終，於是民族意識與反清反帝之思潮，隱蓄潛滋於全滇，對辛亥革命以至乙卯起義，皆有極大之影響也。（上編）

雲南起義在

歷史課本上嚴重錯誤之糾正

李宗黃

一、史實歪曲、逾半世紀

雲南起義史實，在歷史課本上嚴重的錯誤，種因於梁啓超先生之「貪天下之功以爲己力」，及蔡鍔將軍之急功近利欺世盜名」之著作、（確證詳後）其中破綻，不一而足。滿以爲是非自有公論、公道自在人心，必有人起而糾正，以符史實。不料「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爲雲南民族性之特色，加以地屬邊陲、中原人士，諸多隔膜，除我親身經歷，深抱不平，迭在南京重慶中央紀念週迭次報告，並寫論文十餘篇稍加糾正外，很少人予以詳加論列，嚴加斥責。來臺以後，所有各種史料、及歷史教科書上，依然積習未改，採納蔡梁兩氏的前後矛盾之說，不符事實之作。這才憬然悟及，長此以訛傳訛，事實愈久愈晦、歪曲淆亂，勢所必然。纂竊雲南鐵血換來之名譽事小，貪天之功以爲己力，欺國欺民誣辱歷史之罪實大，所以雲南人也好，其他各省人也好，再也不能自甘緘默了，乃於民國五十四年十二月廿五雲南起義五十週年紀念日，遍邀在臺之參加雲南首義護國各省人士，執筆爲文，詳述護國一役真實經過、輯印「雲南起義擁護共和五十週年紀念特刊」，印贈各界，備作參考，而資修正。

起先以爲教育部、教育廳負責編審各級學校教科書的諸先生，會採納這許多身歷其境者所提供的真實資料，將各級教科書中關於起義史實的謬誤部份，有以更正。然而事隔兩年，教科書中的錯誤依然未改，所以筆者乃在民國五十五年七月卅日，致函國立編譯館（詳下），並將副本抄送教育部及教育廳，詳述雲南首義史實不符之處，請予修訂，以明是非、定功過、嚴褒貶、貫徹史家公、信、嚴的精神。這一封公函去後，國立編譯館倒是作了一次修改，可惜積重難返，錯謬仍多，於是筆者又和當年在雲南參加首義僅有同志之一的監察院副院長張維翰兄，聯名再函該館陳述具體史實，其後所得到的答復是：允於下次印刷時再予修訂。但修訂的，顯然避重就輕，並不圓滿。今年（58年）國民教育頒佈新法，所有教科書責由教育部直接編印。維翰兄和我除再函教育部請予修訂外，一面由筆者就發表回憶錄之便，特撰雲南首義身歷記一書，刊載於香港「春秋」雜誌，就教於邦人君子之前。一面尚在遍邀在雲南中央級民意代表、國代立監委員全體，繼續向有關方面呼籲。一面請國史館公平改正。爲直捷了當計，特約國

史館黃季陸、教育部長羅雲平、國立編譯館長劉拓餐敘，提醒了三位先生。總期能將一錯半世紀有餘的重要革命史實，在歷史上教科書上嚴重錯誤，糾正過來，庶幾不負當年首義之役，拋頭顱、洒熱血，長眠地下的諸先烈！

二、請國史館、公平改正

但從五十五年至六十年五月廿九日止，計五年之中，我們迭次請教育部轉飭各種歷史教科書編審委員會、或國立編譯館照實修正。但始終並未執行，坐視國民小學、國民中學、高級中學之歷史教科書，成為偽史，實屬有虧職守，有愧於心，將來必然影響到治史學家及中華民國國史。我與維翰兄義不容辭，經過再四斟酌，為求根本改造計，乃將有關正確史料，函請現任國史館長黃季陸先生，並附「擬請修正國民小學、國民中學、高級中學歷史課本意見書一份」素仰黃先生公平正直，且係——職掌所在必能將偽史，改成信史，而毫無疑義。原信如下：

季陸館長吾兄史席：關於雲南起義護國史實，在國立編譯館主編之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教育部審定之高級中學歷史課本中，均根本錯誤，抹煞國父領導革命討袁及唐繼堯先生首義冒險犯難之功、而為梁啓超、蔡鍔二人之力，本末顛倒莫此為甚，亟應予以補正各節，前已面為陳述。並送給庚恩賜所著「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民國六年二月，雲南圖書館發行）雲南起義五十週年紀念特刊（民國五十四年十二月廿三日出版）李宗黃雲南首義身歷記各一本（五十八年十一月一日二九六期起，至三〇七期止，連載香港春秋雜誌月刊計十二期）曾經說明須與梁啓超先生所著之「從軍日記，盾鼻集、國體戰爭躬歷談，護國之役回顧談，與報館記者談話一、二、三、三次，五年來之教訓」，及為蔡鍔將軍所編之「松坡軍中遺墨」（中華書局、文海出版社）各書併觀，即可明其真偽。這幾本書，都於雲南起義告成後，在南京、上海發表、（其他各書均在其後）國人多為所惑，凡編教科書以之為藍本，以訛傳訛，極其乖謬。玆各舉二事以證明之。

一、就學術言，梁啓超先生，自是近代的一位大文豪，但其從政，則野心勃勃，惟利是圖，時而保皇，時而擁袁，時而崇唐，時而反唐，時而辱罵北洋軍閥，時而投奔馮段。在護國之役中，雖曾有奔走宣傳之勞，但極盡翻雲覆雨之能事，所著各書中，以惟我獨尊的姿態，自吹自擂，不遺餘力，撒盡天下之大謊。如：

（一）「梁在國體戰爭躬歷談」雲南首義」段所說：蔡（鍔）戴（戡）於民國四年十月到津，在其天津寓廬，決定軍事計劃：「雲南於袁氏下令稱帝後即獨立，貴州則越一月後響應，廣西則越兩月後響應，然後以雲貴之力下四川，以廣西之力下廣東，約三、四個月後，可以會師湖北，底定中原，此余與蔡戴兩君在津之成算也，其後因有事故障，雖不能盡如前策，然大端則如所豫定也，」李劍農氏在所著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中，亦曾評以「彷彿這件事，

就祇有他自己和蔡、戴是發動的人，別人都未曾與聞，未免有專替自己派宣傳功績的意味。」蔡與戴尚有淵源，梁與戴則無絲毫關係，今竟如此招搖以欺世人，顯係貪天下之功，以爲己力，自造僞史，灼然可見。」

(二)梁氏在肇慶百計圖謀，得到撫軍一席，可謂躊躇滿志，但一聞馮國璋勸袁退位，段祺瑞行將復出之消息，立刻不顧一切，連父親之喪，亦不發表，而趕到上海，與馮勾搭，並派蹇念益、湯化龍到北京，與段通款，祇圖個人功名，拋棄原有職責，並電勸唐息兵，勿作堅定之主張。

二、蔡錫將軍雖在四川戰役中，立了汗馬功勳，但急功近利，欺世盜名之處，所在多有，深爲可惜，玆就其軍中遺墨，略舉二事如下：

(一)「蔡將軍於民國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始行到滇，雲南早已開秘密會議三次，一切準備停妥，（見雲南首義擁護共和始末記十四頁至十六頁，時間：爲九月十一日、十月七日、十一月三日）故於廿五日即行起義，此爲第四次會議。蔡先生到滇不過一週，遽天之大幸，加入已成之局，暴得大名，應該知足。乃於一月五日，親筆致梁啓超先生一函，大吹大擂的說：「莫廣（繼堯字）以未得吾人意嚮（可見事前與雲南毫無接洽）：一意靜聽，在再數月，莫得要領，（唐大權在握，早已自作主張，豈有一意靜聽於無辜無勇之人的道理），暨聞敝寓被搜……王伯羣到滇（與蔡同時到滇，未發生任何作用）莫意遂決……」（見松坡軍中遺墨六頁附影印親筆原稿）。梁蔡之意，以爲沒有他到雲南，就沒有雲南起義，昧着良心，將唐氏與雲南事前準備齊全的起義之功，據爲一己所有，而將其迷（今開遠縣）遇險，唐氏救命之恩，及委爲第一軍總司令的持達之知，竟忘得一乾二淨，開始如此，其後尤甚，對長官爲不忠，對朋友爲不義，欺世盜名，莫此爲甚」此可惜者一也。

(二)據「松坡軍中遺墨」一一六頁，蔡錫先生親筆擬稿，與張敬堯支電私自言和，竟僭稱滇黔軍總司令（附影印親筆原稿），依當時軍制，並無滇黔軍總司令之設置，而蔡先生竟敢如此僭越，依照軍法，實犯冒用職銜之詐僞罪，應負嚴重的刑事責任，此種詐僞行徑，個人人格，大成問題，何能爲國民爭人格，急功進利欺世盜名昭然若揭，此可惜者二也。

以上所述，梁、蔡兩先生，確有「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貪人之功，以爲己功，及「急功近利，欺世盜名之實錄」不惟欺騙了編教科書及治史學者，且抹煞了國父主持全國革命討袁，與唐繼堯總攬雲南首義護國，以及各軍仁人志士，鮮血換來之共同榮譽，共同事業，竟被一二人所盜竊，實屬根本錯誤，以致國史蒙羞。即起梁、蔡兩先生於地下，亦當無詞以對。素仰

兄台公平正直，且係職掌所在，玆將「擬請修正國小、國中、高中三種歷史課本意見書一份，隨函附上，敬請明察始末，迅交教育部轉飭國立編譯館從速照實修正，俾成基本信史，無任感禱之至。端此奉達，藉頌勛祺附擬請修正國小、國中、高中歷史課本意見書一份及有關函二件

張維翰

李宗黃

拜上 六十年五月廿九日

三、國小部份、首被提出

擬請修正國民小學、國民中學、高級中學歷史課本意見書小部份首被提出。

第一次致劉館長拓函

國立編譯館惠鑒：貴館所編國民學校歷史課本，高級用第四冊暫用本，第十三頁，三、袁世凱的皇帝夢，第十五頁、第十行，文曰：

「接着高舉義旗出兵討袁的是蔡鍔將軍，他原任雲南都督，後被袁世凱調到北京，他深知袁氏的詭計，就假意敷衍。袁世凱稱帝，蔡鍔乘機逃離北京，輾轉回到雲南，組織護國軍討袁，當時護國軍的總數不過三千人，而袁氏的爪牙部隊，却在五萬以上。蔡將軍出兵四川，和袁軍苦戰，支撐危局。」

前文與雲南起義事實，完全不符，略述如下：

一、雲南起義時之領袖爲軍都督唐繼堯，所部分爲三軍，第一軍總司令爲蔡鍔將軍出川，第二軍總司令爲李烈鈞將軍出粵，均由唐派唐繼虞至香港海防迎護入滇。李於十二月十七日先到，蔡於廿日抵省，因唐事前早已準備就緒，故李蔡入滇後，不過一週，即行高舉義旗。（此種大事，豈一週所能濟事，以話劇來說，亦非一週所能演出）。唐自領第三軍，居中策應，指揮一、二兩軍並由護國各軍推爲撫軍長。原文僅及其部下汗馬功勞之蔡鍔將軍，而對總攬全局之首義領袖唐繼堯，毫未提及。當然因襲梁蔡著述及以前上海自派系與商賈之所爲，影響國民視聽，抹殺國家體制，淆亂真正歷史，此應請更正者一。

二、雲南起義時，開武將軍督理雲南軍務，爲唐繼堯先生，其部下正式軍隊，計爲兩師二團，第一師長張子貞，第二師長劉祖武，第一混成團長唐繼虞，第二混成團長趙世銘，皆係精練之師，約爲三萬餘人。蔡鍔將軍帶往四川的，將近兩萬人，戴戡、劉存厚、黔川軍尚不在內。袁軍部隊，計第三師曹錕，第七師張敬堯，第八師李長泰，第六師馬繼楨之一部，均已到達前線，約六萬餘人，並繼續調精兵入川。加以陳宦所轄川軍，連巡防營與新招撫之楊啓元部、馮玉祥吳祥楨李炳之三混成旅在內約爲十萬人以上。（見「雲南起義護國五十週年紀念特刊」第三章雲南起義護國之眞像）而上文所載，則謂「當時護國軍，總數不過三千人，蔡在「松坡軍中遺墨」中謂所部祇有三千人其實演軍陣亡者，尙不止此，編教課書者認以爲眞，始有此記載之錯誤。而袁氏的爪牙部隊，却在五萬人以上

。」云云。實屬大錯特錯，此應請更正者二。

明是非，定功過，嚴褒貶爲治國平天下之大經，亦爲編譯人員應具之史德。（公信嚴）貴館係國立編譯，應特別注意正名。此役事前由 國父派呂志伊到雲南指授唐以對袁方略，起義後又派李宗黃駐滬請示機宜（見上述特刊十六頁「雲南起義與 國父孫中山先生」章內）迨起義告成，國父又電請黎總統，定雲南起義日爲國定紀念日，並予唐督軍等以慰賞。民十五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明令褒揚唐繼堯並予國葬。（見上述特刊賞功頁內）此都信而有徵，歷歷可數，當時參加起義，今尚健在者不少，敬請一一查詢明白，迅予重行編輯，以符名實而存正史爲荷。肅此奉達，藉頌

公綏 並候
回玉

附送特刊一本。國民大會通過照舊舉行雲南起義紀念日提案與決議文一件。唐繼堯先生像片一張。

弟 李宗黃 拜啓 五五、七、卅

副本抄送
教育部

臺灣省教育廳

第二次復劉館長拓函

泛弛館長惠鑒：九月十七日大函奉悉，關於宗黃鄙見，多承謙衷採納，至用心佩。爲鄭重計，當與維翰按照事實公平商酌，共同敷陳修正意見如左：

一、主文方面

雲南起義 雲南將軍唐繼堯，早有討袁準備，密邀蔡鍔、李烈鈞入滇，共同歃血爲盟，組織護國軍被推爲都督，於十二月廿五日起義討袁。由唐任蔡鍔爲第一軍總司令出川，分遣黔軍戴戡、王文華兩部出川東、湘西、先後與北洋軍六師之衆血戰，均告克捷。任李烈鈞爲第二軍總司令出廣西、挺進軍總司令黃毓成與陸榮廷聯絡，繳僞定滇軍龍觀光部直趨廣東，迫龍濟光獨立。唐兼領第三軍總司令居中策應指揮全局外，復將竄入滇東南擾亂後方的龍體乾、黃恩錫等僞軍先後剿平。各省紛紛響應，聲勢大振。

袁氏敗亡 袁世凱鑒於軍隊慘敗，衆叛親離，乃於五年三月撤銷帝制，仍然想做總統。護國各軍，於五月八日復組織軍務院，推舉唐繼堯爲撫軍長，堅持袁世凱退位。六月六日，做了八十三日皇帝的袁氏，遂氣憤而死。但他的軍閥餘孽，竟危害民國達十年之久，始告收平。

二、圖片方面

依當時軍階次序事實，應用唐都督繼堯像片，始爲名正言順，爲變通計，即用前次奉送唐、蔡、李三人像片亦

可。

以上拙見，千真萬確應請採擇，若再有商榷之事，當約請面談，或由維翰等趨前請益，以期盡善而存信史也。

撰安

副本分送

教育部

臺灣省教育廳

張維翰

五五、十一、八

李宗黃

其後得到劉館長拓復信，謂已採納吾人意見，將國民學校歷史課本重新改編，原文如下：

「接著高舉義旗出兵討袁的有唐繼堯、蔡鍔、李烈鈞等，他們以雲南為根據地，組織護國軍。蔡率第一軍出四川，李率第二軍出兩廣，唐率第三軍居中策應。蔡將軍和袁氏的爪牙部隊，在四川展開血戰。護國軍無不以一當十，以少勝多。李將軍在兩廣方面也獲大勝。

袁氏敗亡，反帝制的兵力本來有限，但全國人民認為袁世凱做皇帝是不應該的。幾個月後，各省紛紛獨立，甚至袁的死黨，也見風轉舵了。同時國際情勢，對袁也不利。袁世凱怎敢和全國的人為敵，民國五年三月，通電撤銷帝制，但他仍想做總統，護國軍堅持袁氏退位。那年六月，做了八十三日皇帝的袁世凱，氣憤而死。但袁的爪牙仍在，軍閥勢力已形成，新生的民國，憂患重重，爭擾不已。」

這兩段，雖已將唐繼堯、李烈鈞兩位將軍加入。即兵力方面，亦已照改，但將唐繼堯將軍的都督及撫軍長兩種重要職位，輕輕落去，未免疏忽。而且不公。像片方面，不列高級長官唐繼堯，而列其部屬之蔡鍔，於理於法於情諸多不合。仍不能認為信史，曾經迭次函請教育部加以改正，迄無結果。

四、國中部份、諸多失實

國中部份，亦諸多失實，「自從國會停頓後，國父覺得要重新革命，非恢復同盟會時代的精神不可，便在民國三年七月，將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等到袁世凱實行帝制之後，國父命陳其美在民國四年十二月五日，領導肇和軍艦在上海起義，因力量不足失敗。但經界局督辦蔡鍔却從北京逃到雲南，發起反袁運動。他先和雲南將軍

唐繼堯等電請袁氏取消帝制，再於十二月二十五日組織護國軍，實行出兵，宣言「爲國民爭人格而戰」。於是黔、桂、粵、浙、陝、川、湘等省紛紛順應。袁世凱知道大勢已去，祇得在民國五年三月，下令撤銷帝制。「洪憲」紀年，共計不過八十三天。到六月間，他終於憂憤而死。」

前文與史實，大多不符，指明如下：

一、原文第一段「自從國會停頓後……等到袁世凱稱帝之後」云云。據國父發布之中國革命史一書中說：「自民國二年至五年，國內之革命戰爭，統名之曰討袁之役，並自述自二年、至五年之間，與袁世凱奮鬥不絕」並曾於四年十月，命陳其美赴上海，居正赴山東，朱執信赴廣州，呂志伊赴雲南，俱在袁氏稱帝（五年一月一日）之前，而非在後，竟被一筆抹煞。此應指明者一也。

二、原文第二段「但經界局督辦蔡鍔，却從北京逃到雲南，發起反袁運動。他先和雲南將軍唐繼堯等，電請袁氏取消帝制，再於十二月廿五日組織護國軍，實行出兵」云云。竊此段意思，以爲非蔡到滇，絕無討袁之可能，其實當蔡鍔將軍未逃出北京之前，唐繼堯將軍即在九月十一日、十月七日、十一月三日，開了三次秘密會議決定起義。後聞蔡氏到香港，即派其介弟唐繼虞赴海防香港迎護。袁世凱聞訊，即電其親信之進步黨人，蒙自道尹、周沆、阿迷（後改開遠）縣長張一鯤予以劫殺，除唐繼虞隨軍保護外，並經唐電令駐蒙自師長劉祖武嚴密防護，始免於難。迨蔡於十二月十九日抵滇，先遣出川部隊，業已出發，隨於廿五日由唐繼堯與巡按使任可澄、電請袁氏取消帝制，蔡氏亦未曾列名。益見主動者實爲唐繼堯、襄助者爲蔡鍔，李烈鈞等所謂發起反袁運動，絕非事實，而編者又僅將蔡之像片編印書中而唐之像片反付缺如而對於國父派人分道討袁之事實，亦併未提及。此應指明者二也。

根據上面指明應加更正如左：

自從國會停頓後，國父覺得要重新革命，非恢復同盟會時代的精神不可，便在民國三年七月，將國民黨改組爲中華革命黨。繼續向袁世凱奮鬥。並於四年十月命陳其美赴上海，居正赴山東，朱執信赴廣東，于右任赴陝西，呂志伊赴雲南，分頭進行討袁。

雲南將軍唐繼堯亦於同年九月廿一日起，迭開了三次秘密會議，決定起義，後聞李烈鈞、蔡鍔抵港，即派人迎護入滇，於廿四日電請袁世凱取消帝制，袁氏無報，遂於廿五日正式起義，分道出師，各省紛紛響應，袁氏理窮勢蹙，乃先取消帝制，後欲仍作總統亦爲唐所痛斥，終於憂憤而死。

五、高中部份、錯誤更多

一、護國軍的起義

二次革命失敗，

國父爲重振革命精神，於民國三年改組國民黨爲中華革命黨。帝制運動甫

起，國父即發佈討伐宣言。四年十二月五日，陳其美在上海舉義，雖未成功，但革命聲威爲之一振。各地繼之而起。

中華革命黨之外，進步黨領袖梁啟超及蔡鍔亦爲反帝制的主要人物，蔡鍔的關係尤大。蔡鍔曾任雲南都督。帝制揭幕，秘密自北京回滇，與雲南將軍唐繼堯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宣布獨立，組織護國軍，進向四川。貴州首先響應。護國軍與袁軍戰於川南湘西。蔡鍔的兵力不過數千，餉械不足，所恃的是人心向義。

二、帝制撤銷 日本對於袁世凱的帝制曾予誘惑，意在製造中國不安，乘機干涉漁利。英、俄不願東方多事，均不以變更國體爲然。四年十月，三國提出警告，勸緩實行，法義亦一致行動。十二月，五國二次警告，日本且暗中協助反袁運動。及雲、貴師起，世凱益爲狼狽，宣告延期登極。五年三月，廣西獨立。北洋派大將馮國璋等亦露骨表示反對。世凱被迫於是月二十二日撤銷承認帝制案，八十三天的「洪憲」告終。

帝制不成，袁世凱仍想戀棧，自居總統。護國軍堅不承認，不久，廣東、浙江、陝西、四川、湖南相繼獨立，衆叛親離。六月，袁世凱羞憤而死。副總統黎元洪繼爲總統，實權則在國務總理段祺瑞之手。在護國軍力爭之下，臨時約法及國會重行恢復，馮國璋當選爲副總統。但北洋派終無守法誠意，軍閥割據之勢已成，從此中國分崩離析，混戰不已。」

前文與史實、亦多不符，指明如左：

一、護國軍的起義「帝制運動甫起、國父即發佈討伐宣言」其實 國父討袁，在民二、三年即開始並非自帝制運動甫起。且 國父於五月二日，派居正爲東北革命軍總司令，召朱霽青、吳大洲、薄子明等，攻克離縣、進薄濟南、搖動北方根本。事極重要，而竟予以忽略，必須補入。此應指明者一也。

除 國父主持全局討袁外，當以在雲南主動起義之唐繼堯爲首功，而乃以屬之於梁啟超、蔡鍔兩人實爲大錯，蔡爲唐所屬之第一軍總司令，在川苦鬪立功，當然有其地位，但以名份及功績論，絕不應列在唐之上、且蔡鍔係應唐之約入滇而非回滇。兵力在二萬左右，而云數千，竟因松坡遺墨自述，而一再錯誤。至梁啟超反反覆覆、惟利是圖、時而擁袁、時而倒袁、時而崇唐、時而反唐、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貽害國家甚大，護國神聖：竟被列入爲主要人物，可恥孰甚。此應指明者二也。

二、帝制撤銷 全段可以保留，但文字可以縮減。此應指明者三也

「護國軍堅不承認」句下，應加乃由護國各軍於五月八日，組織軍務院、推唐繼堯爲撫軍長，各省都督及總司令爲撫軍以示對抗，而表決心。實權則在國務院之手。應加仍無恢復約法召集國會之意， 國父乃邀約海軍總司令李鼎新，在上海宣布獨立，約法始得恢復、國會始得召集，此應指明者四也。

根據上面指明應加更正如左：

護國軍的起義 二次革命失敗後， 國父即派人分道進行討袁，五年二月、特派居正爲東北革命軍總司令，率

朱霽青、吳大洲、薄子明，攻克維縣，進薄濟南、搖動北方根本重地。革命聲威、爲之大振。

中華民國四年雲南將軍唐繼堯在雲南首起義師，於十二月廿五日宣布獨立，組織護國軍，被推爲都督、派李烈鈞第二軍黃毓成挺進軍兩部、入粵、迫龍濟光獨立。派蔡錕第一軍率劉雲峰、顧品珍、趙又新等三梯團，與袁軍十萬之衆苦戰於川南。滇軍勇敢善戰、紀律嚴明、無不以二當十。一月後貴州響應，三月後廣西獨立，各省繼起、逼袁撤銷帝制。

帝制撤銷 帝制雖然撤銷，袁氏仍想懸棧，護國軍堅不承認，乃組織軍務院、推唐繼堯爲撫軍長，各省都督爲撫軍、主張恢復約法國會以示決心。不久廣東、浙江、陝西、四川，相繼獨立，袁氏羞憤而死。副總統黎元洪繼爲總統，實權仍操在國務總理段祺瑞之手，仍不肯恢復約法、召集國會。國父乃密邀海軍總司令李鼎新在上海與北洋政府斷絕關係，臨時約法及國會始得恢復，馮國璋當選爲副總統，但北洋派軍閥毫無守法誠意，仍然分崩離析、混戰不已。

張維翰

六十年五月廿九日

李宗黃

六、宴請主管、當面指陳

我與維翰兄將上面致黃館長季陸之詳信後，牽延數月，而仍無確切回音。乃於九月六日，約同維翰楊家麟（雲南旅臺同鄉會理事長）兩兄，東邀黃館長季陸、教育部長羅雲平、國立編譯館館長劉拓筌叙，承推我以兩小時之時間，將梁啓超蔡錕兩先生如何「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以及「急功近利欺世盜名」之實錄，從他們著作及親筆函電中一一指證明白。復由張楊兩兄補充，故三位主管恍然大悟，僉稱無訛。劉館長尤爲明朗，曾於九月十八日回寓吾等於僑聯賓館，並出示他認定親書之「雲南起義」（國小、國中、高中歷史）計爲五項，曾以影印通知標準教科書編審委員會各委員，極爲客觀公道，原文如下：

雲南起義（國小、國中、高中歷史）

1 希依照張其昀先生所著（「黨史概要一冊一七三——一七四頁更正。

2 希參考張李兩先生於五五年一月一日向編譯館所提主文、旁文及圖片修改。

3 標題「討袁之役」，希改爲「雲南起義」。因「雲南起義紀念日」，爲國定紀念日之名稱，且第二次革命，吾人亦稱爲「討袁之役」，恐易混淆。

4 希強調在蔡赴滇之前，國父已早命呂志伊等赴滇與唐繼堯商洽宣布獨立通電討袁事，以顯示推翻洪憲帝制，再

造共和之全國性運動，係 國父暗中主持，通盤策劃，並非爲一般人所誤解由梁啓超及蔡鍔師生二人發動。
5 插圖：最好用唐繼堯、蔡鍔、李烈鈞三人像片，若爲篇幅所限，可用唐一人之像片，或甚至全無亦可。但不可用蔡一人之像片爲雲南起義之代表。

七、國中歷史、大致不差

以上五項，均經吾人同意爲修正國小、國中、高中歷史之真實依據，但劉拓館長於退休之前仍未編好。乃將此事原委，轉告新任王天民館長特別注意。我爲爭取逾半世紀歪曲史實之必須予以澈底修改起見，曾不時向該館問訊。本年六月廿一日承以電話相告，謂國中、高中歷史課本，已精印成冊不日即行出版，我堅請其將原稿取回，由我親往一校，較爲一勞永逸。幸蒙謙虛公道之王館長金諾，當即親往該館，始悉國小教科書，已略去歷史部份。國民中學雖曾概述，但均未全照我與維翰兄致國立編譯館及致國史館之建議，亦未如劉拓館長所提示之五項辦法，且範圍既定，祇好從權略爲修改，所列圖片，僅有唐蔡兩人，而無李烈鈞、余主張全列，或僅列唐一人，該館亦未同意。所附之圖，唐都督繼堯，固然在先，而蔡鍔則大服，唐繼堯則爲軍常服，於體制諸多不合，乃將唐之常禮服亦易爲大禮服。經過相當時間的斟酌，雖未完全滿意，而事實尚無大差，原文如下：

當袁世凱「帝制自爲」的陰謀尚未完全暴露的時候，國父即洞燭機先，曾函勸袁氏辭職一被拒乃命李烈鈞發動湖口起義，不幸失敗。國父覺得要重新革命，非恢復同盟會時代的精神不可，便在民國三年七月，將國民黨改組爲中華革命黨。等到袁世凱實行帝制後，便命陳其美於民國四年十二月五日，領導肇和艦在上海起義，又告失敗。先是國父派呂志伊等赴滇，運動滇督唐繼堯獨立。前任漢督蔡鍔時被袁氏調爲經界局督辦。羈留北京。目擊袁氏叛國行爲，密作討袁準備，終於逃到香港，由唐派其弟繼虞，迎護蔡與李烈鈞至雲南，乃共同歃血爲盟，組織護國軍，於十二月廿五日起義討袁，蔡任第一軍出川南、所向克捷，李任第二軍出廣西，亦奏膚功，唐兼第三軍留滇策應，至是黔、桂、粵、浙、陝、川、湘等省均紛紛響應。袁氏被迫於民國五年三月，下令撤銷帝制，所謂「洪憲」紀元，僅八十有三日，袁氏隨以憂憤死。

八、高中歷史、未如理想

高級中學歷史方面，修改程度尚不如國民中學歷史之完整，經吾請求必須將唐繼堯都督被推爲軍務院撫軍長重要事實予以加入。乃因限於範圍，而仍付缺如，非常可惜。祇好補編救蔽，略爲修正，諸多未如理想。原文如下：

護國軍的起義 二次革命失敗，國父重振革命精神，於民國三年改組國民黨爲中華革命黨。帝制運動甫起，國父即發表討伐宣言。四年十二月五日，陳其美在上海舉義，雖未成功，但革命聲威爲之一振，各地繼之而起。

中華革命黨之外，進步黨領袖梁啟超及蔡鍔，亦爲參加反對帝制的主要人物，蔡鍔的關係尤大。蔡鍔曾任雲南都督，帝制揭幕，秘密自北京逃港，由唐繼堯派人，迎護至滇，與雲南將軍唐繼堯於十二月廿五日宣布獨立，組織護國軍，進向四川。貴州首先響應，護國軍與袁軍戰於川南湘西。蔡鍔兵力薄弱，餉械不足，所恃的是人心向義。

帝制撤銷 日本對於袁世凱的帝制曾予誘惑，意在製造中國不安，乘機干涉漁利。嗣以英俄不願東方多事，均不以變更國體爲然，亦相附和。四年十月，三國提出警告，勸緩實行；法、義亦一致行動。十二月，五國提出二次警告，日本且暗中協助反袁運動。及袁、貴師起，世凱益爲狼狽，宣告延期登極。五年三月，廣西獨立。北洋派大將馮國璋等亦露骨表示反對。袁世凱被迫於是月廿二日撤銷承認帝制案，八十三天的「洪憲」告終。

帝制不成，袁世凱仍想戀棧，自居總統。護國軍堅不承認。不久，廣東、浙江、四川、湖南相繼獨立，衆叛親離。六日，袁世凱羞憤而死。副總統黎元洪繼爲總統，實權則在國務總理段祺瑞之手。在護國軍力爭之下，臨時約法及國會重行恢復，馮國璋當選爲副總統。但北洋派終無守法誠意，軍閥割據之勢已成，從此中國分崩離析，混戰不已。

總之，「好的開始，成功一半」、「壞的開始，貽害百年」、雲南起義本係最光輝燦爛之歷史，乃經「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以及「急功近利欺世盜名」之人，有意予以歪曲，從民國五年起，流傳至民國六十一年止，計爲五十六年之久，即我從民國五十五年七月卅日向劉館長拓提出修正、到現在已滿六年。我們全憑事實甚於雄辯「公道自在人心」，得以真擊僞，以正破邪，將孫唐蔡梁安放於一定位置，雖不能謂之爲旋乾轉坤，然已用盡無數的心力，始得此初步之改造，歪曲易，糾正難，深望後之來者，保愛此段信史，不斷予以宏揚，不勝企盼之至。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十一月廿二日寫於臺北寓所

由黔移師督滇道中偶成

唐繼堯遺著

遊黑龍潭

李宗黃

甲馬旌旗又此行，兩年依舊一身輕。

山花放卷情常定，林鳥飛投意總誠。

歷史千秋留泡影，神州百戰盡蝸爭。

瘡痍滿地何年補，慚愧前途父老迎。

極月古滇中，泱泱大國風。

地靈出人傑，天意老英雄。

宋柏沖霄漢，唐梅照梵宮。

獨惜潭水小，不足養蛟龍。

雲南二六政變親歷紀

段克昌

民國十六年二月六日的雲南政變，爲雲南境內革命同志與國民革命力量結合的一大關鍵。監察委員段彼峯先生，曾躬親其事，在所著八十年錄中，敘述甚詳，特徵得其同意編輯爲此文，以享讀者。

編者謹識

民國十六年二月六日，滇省政變。此一政變，爲胡若愚、龍雲、張汝驥、李選廷等所發動。雲南人稱之爲二六政變。當時在宜良會議，商討辦法，龍主張只清君側，胡主張徹底改革，意見懸殊，幾至決裂。兩軍幹部，居中調停，余亦參與此事。後採折中主義，推唐繼堯爲總裁，胡若愚、龍雲、張汝驥、李選廷等均爲省政府委員，以胡若愚爲主席。唐只虛名，實權操之胡龍等。唐本雄才，何堪處此，竟以憂憤成疾，於五月二十三日病歿，卜葬於昆明城內圓通山之陽。一代偉人，遂長眠地下矣。

余自隨軍回滇後，蒙龍軍長保請以縣長任用，在案，當時擬委余爲呈貢縣長，仍兼軍需處事。余得知此消息，往告舊長官周文人，徵詢意見。周主張在保山、宣威、鎮雄、箇舊等縣中酌擇一縣，勿庸到呈貢去，機會不可多得也。余以大縣恐難治理，曲靖駐軍多年，風土人情均較熟習，以到曲靖縣爲宜。龍軍長乃函達民政廳提出省務會議，發表余署理曲靖縣知事。六月一日到任視事。

當時迤東各縣，常遭匪患，余到任之日，西區即報匪警，派團隊擊之。第三日，北區又報匪警，又派團隊擊之。曲城只有團兵一中隊，約六、七十人。另駐有前任魏縣長招安之土匪亦約六、七十人。余查悉情事之嚴重，因約地方正紳劉雨村高乃勳二人組織團防局，並會商辦法。余以前任縣長招安之匪首鄧光廷，迄仍率匪駐紮城內，外來匪警實由彼造成之；欲清除匪患，應先由根本着手，剷除鄧匪及其匪黨。余深然其說。遂議定：次日由余召見鄧光廷，就縣署擒之，但不能讓其帶武裝兵來署，其餘匪黨，可由團防局率團圍剿，一舉而肅清之。次日，鄧光廷應召來署，並隨帶武裝兵四名。縣署向無武器，法警皆係徒手。余睹此情形，深感擒賊辣手，幕友王翰馨、梁匡州均恐發生危險，勸余不可輕舉，免遭不測。余以事經決定，若不能實行，則貽笑地方，身爲長官，何以服人；且鄧匪放走，地方更從此糜爛矣！籌思至再，騎虎之勢，萬難罷手。乃出而接見鄧光廷，從容言曰：「汝帶武裝兵來縣署何爲，應速遣去。談話後，我同汝到團防局，改編部隊，委汝爲第二中隊長。」鄧聞之，甚爲欣喜，即將武裝兵先行遣回。閒談良久，意在延長時間，使武裝兵歸隊，以免漏網。度已至，乃告鄧曰：「汝先回去，我隨後就來編隊。」

「鄧即告辭，行至臺階，向余行禮，即督令法警圍擒之，鄧匪時拔出手槍，將向余轟擊。余指鄧曰：「汝敢開槍，我即殺汝。」鄧隨繳槍就擒，暫拘縣署中。余即下令團防局圍攻匪徒，當場斃悍匪七人，餘皆就擒。據報後，立將鄧光廷綁出槍決。此乃余接任縣長第六日事，亦冒險矣。

自鄧匪解決後，各處小匪，聞風遠遁，半月以後曲靖全境，竟無匪踪。鄰縣霑益、馬龍、陸涼、平彝等縣之匪，亦皆絕跡。地方安寧，人民歌頌不已。後此曲靖兩次被攻，兩次失陷，萬分危險，幾及於難者屢矣，幸均能化險為夷，絕處逢生，皆種因於勦滅鄧匪，為民除害，人民衷心擁戴，竭誠合作所致。人之生死，冥冥中殆有神以操之者，亦奇矣哉！當鄧匪案正辦理呈報中，忽聞省中又發生六一四政變之事。即六月十四日，胡若愚、張汝驥，因嫉龍雲深得唐氏警衛團之支持，並治軍嚴明，又得民心，欲亟圖之，以除後患。乃乘龍氏不備，突率所部襲擊龍軍於北較場，並圍攻海子邊龍公館。龍軍失利，孟友聞全旅，盧漢旅之十四團及周文人旅之十三團，均向滇西撤退。龍氏經法國領事之調解，出見胡張，被禁於五華山軍械局鐵房內。孟友聞、盧漢化裝出走。周文人被監視於省垣。盧孟離昆明後追及所部，率其西上。第六團朱旭，亦率團趕至，齊集雲南驛編整。不日，張汝驥追至，盧孟等合力迎擊，張軍大敗，盧軍尾追至祿豐，張閉城拒守。盧派兵二部圍之，大軍即向昆明前進。胡若愚在省垣聞之，非常焦急，而王潔修部駐巫家壩，又將生變，響應滇西唐繼虞，情勢岌岌，胡遂挾龍東走。行至板橋，與龍訂板橋條約；其主要者為：（一）龍回昆明主持省政；（二）胡張率軍北伐；（三）北伐餉械，由龍接濟等語。遂釋龍回省。未幾張汝驥由祿豐繞道來會，乃退昭通。

余在曲靖聞變，以為滇省多事，應計劃未來。當省城發生戰事時，第五軍官兵，知余在曲靖，多有携械來歸者，余均予收容之，數達八十餘人。本欲率其西上，參加戰役。後聞龍氏已獲回省，度警衛必需人孔急，乃尋周之瑞（周文人之姪）到縣署諭之曰：「龍軍長已被釋放回省，勢必需人警衛，特將日來所收容之八十餘名士兵及槍彈，一律交汝，速率領到省，作龍公衛隊，汝亦可藉此發展。茲厚給旅費，經過沿途，不得擾民。」周率兵到省時，龍氏左右，無一兵一卒。龍大喜，編周為警衛隊長。後此龍常語余曰：「我之有警衛隊，皆汝之力也。」

胡張退昭通後，未幾，違背板橋條約，又率軍回省，戰敗後向滇東撤退。龍軍長由電話告余曰：「胡軍退滇東，必過曲靖，我派丁團附國棟，助汝守城，追兵隨即到矣。」奉令後，余約丁團附來署，告以任務，並商防守事宜。丁雖軍人，聞胡軍兵多，談話中似有懼色。余曰：「胡軍雖衆，後面有我軍尾追，守城一二日，即可解圍，此責任余願共同負之。」丁允諾，乃決定西北門由丁部士兵防守，東南門則由余率團防局士兵守衛之。未幾，胡軍抵馬龍，丁團附率兵夜遁；守城兵數十人，又被高乃勳調走，少數敵兵已逼近城下，警察報知，余萬分焦急。欲守城則徒手空拳，難資防禦；欲自殺則城不保，徒死何益。再四籌思，乃携印出走，尚可留有用之身，再圖效力，藉此立功贖罪，以補愆尤。遂倉皇出城，家眷矢陷，馳赴團兵所在地，率其前往南城。越日龍軍追至，胡軍閉城拒守。當

時龍軍全部，已改編爲師，孟友聞任第一師師長，盧漢任第二師師長，朱旭任第三師師長，張鳳春任第四師師長，張冲任第五師師長，均先後到曲靖圍攻。盧師長派人尋余，負籌糧、僱夫及準備攻城用具責任。余雖在城外，幸人民信任愛戴，仍照常執行縣長任務。嗣龍軍長以曲城久未攻下，又派胡瑛爲前敵總指揮，統一指麾在曲各師長。圍攻四十餘日，仍共同協商，讓出曲靖，龍軍回省，胡軍撤退至陸涼羅平，余回曲靖縣長任。不一月，胡若愚勾結黔省主席周西成，派師長阮德炳，率全師七、八千人進犯，已到舊盆。余即閉城拒守，並電龍軍長曰：「黔軍阮德炳，率全師七、八千人，已到舊盆，日內必攻曲。職爲省格計，爲職責計，當盡力抵禦。現已閉城拒守，大義所在，生死置諸度外也。」此電發後，胡張又由陸涼回師，余率團兵七十人，連同曲城民衆，登城死守。此時阮軍約七、八千人，駐曲靖西門外；胡軍約萬人，駐北門外；張軍約八千人，駐東門外。南門因有河道，胡只派少數兵駐圍。歷攻九晝夜，城未下。一日胡若愚派該部副官長在城下說余曰：「胡主席爲一省之主席，縣長乃其僚屬。主席到此，理應親迎。你閉城不納，未免失禮。但胡主席也不同你計較，只要開城歡迎，除縣長仍舊外，加委你爲團防督練分處長。」等語。余聞之，慨然答曰：「胡先生勾結黔軍，侵犯滇土，已失主席立場，我拒之，義也。大義所在，雖死弗顧，尙何功名之足動我心哉！請你回語胡先生，彼盡力守，我盡力守。城若破，分屍聽之。」（因余拒守，胡駐北門馬廐內，且對入滇黔軍面子太不好看，曾說過，破城後，將余屍，懸之四城門之語。）

九月十一日夜九時，守西門團兵，被胡軍旅長龍秀華勾引叛變，將西門開獻，敵軍遂入城。余方巡城至西門，突聞變，乃轉至北門，欲調兵迎戰。時敵軍已在城內喊殺連天，余知事已無救，即拔侍從槍將自殺。侍從唐紹燦施玉清二人奪其槍，擁余至一民家，戶主爲崔培元。因余自辦鄧匪光廷以來，人民愛戴，崔見余至，即引入密室，設膳招待。余以守城事急，不食已三日矣，今城已失陷，生死置之度外，反覺心胸坦然，入席受膳。膳後崔出街偵查敵情，知胡軍入城，對人民無事。乃改變初衷，決意出走，時午夜十二時事也。曲城開變，家家戶戶，焚香拜禱，祝余脫險。迨天降大雨，連續二小時，平地水深尺餘。二時以後，雨甫歇，余即帶施玉清由崔培元引導，從天池邊城牆縫下。行二里許，渡南門河，至河營村王團首家中，略事休息。四時騎無鞍馬向宜良小路前行。在曲日夜巡城，達九晝夜，途中疲憊不堪，馬上隨時瞌睡，幾至墜下，困頓難行，乃就宿於黃菓寨。此寨距曲城五十里，若胡派兵來追，必就擒矣。次日宿馬龍月照山，第三日抵家。萬分危險，得以解脫。

當城陷之日，有勸說胡若愚派人分道追捕余者，胡以曲靖城被圍，四面皆軍，插翼亦難飛過。況余乃文人，率團拒守，城陷後決不敢行動，必隱匿城內無疑，只須在城內搜查即可。不採其議，乃鳴鑼示衆，如藏余不報者，上七下八皆槍斃。獻余者賞五萬金。搜查三日，竟無踪影。誰料此時余已到宜良家門矣。到家時即見父母，以九死一生，幸能重睹慈顏，皆祖宗之遺德，雙親之福蔭，不禁潸然淚下。次日即馳赴昆明，報告軍情。先是在曲靖閉城前一小時，余擬將內子蘭畦及子女四人送回宜良，內子不肯，願共同生死，再三婉勸，乃向曲紳孫懷富借旅費一百

元，派縣署秘書王翰馨，護送回家。因最近曲靖事急，蘭畦赴省探聽。是日上午十時，好友楊自修（現任團長）來見，告以前日軍事會議，決定放棄曲靖，飭兄守城無援，甚爲懸念，說畢淚下。內子聞之，以政府既不援曲，久守必陷，對余似無生還之望，放聲大哭。自珍以吉人天相，再四安慰而去。至十二時余忽到來，一旦見面，宛如隔世！內子兩日未進勺飲，今忽見余，喜出望外。親下廚房，爲備午飯，彼此進餐，快慰無已！

是晚，龍氏召見於寓邸，龍因胡軍攻擊時，眼部被破片炸傷，時正將養，不見賓客，余以老部下關係，且欲詳知曲靖敵情，因召見。余歷陳先後失守曲靖情形，並請罪。龍慰之曰：「前次應守汝不守，此次不應守汝又要守，幾乎送了性命，能得生還，亦云幸矣。速組織滇東謀查部，由汝負責，物色校官十人，尉官二十餘人辦理之。」余以鋒鏑餘生，無心任事辭。龍又勉之曰：「今日大敵當前，進則生，退則死。我眼創如此，尙扶病視事，汝輩能偷安乎？」只好唯唯聽命。次日，胡英盧漢約余在省府見面，將昨晚龍氏面諭之事告知，胡盧謂：「謀報事不急，恐胡若愚張汝驥進攻昆明，軍糧重要，盼即日到宜良購辦軍糧一萬包，運省備用。」余以軍糧重要，自應遵辦，但余只負採購之責，軍需局負給價之責，胡盧允之。余即日到宜良，立刻召集米商商購軍糧一萬包。宜良係我家鄉，米商勇於負責，不到五日，即辦畢運省，面見胡盧銷差，大蒙嘉獎。

未幾，龍氏派胡英率部東征，組織總司令部，胡英任總司令，派余爲軍需處上校處長，隨軍東征，二三四五師均赴曲靖作戰。攻擊二十餘日，曲城糧盡，胡張乃突圍而出，向羅平方面退去。曲城克復余仍回曲靖縣長任。兵燹之後，滿目瘡痍。縣署已被胡張拆燬，無地辦公。而大軍雲集，一面籌糧運濟；災民遍野，一面發款撫綏。迨至大軍陸續撤省，乃修復各地橋樑，以利交通，並重建縣署，修復破壞城垣，積極辦理善後。用款多由府稅收入中余應得私款項下撥支，並未呈請政府撥款，亦未動用地方公帑分厘。又以曲靖連年兵燹，民力凋敝，乃呈請省府，豁免田賦一年，禁烟罰金一年，兵役一年。幸蒙允准，民困得以稍蘇。

民國十七年兵事既息，人民休養生息，無絲毫負擔，地方平靜，似有太平景象。

民國十八龍氏以周西成胡若愚前此互相勾結，派兵侵滇，此時胡軍敗退，黔軍回黔，正可乘勢討伐，以除後患。遂於三月派朱旭張鳳春兩師入黔，討伐周西成。適長子希文由講武學校十九期步兵科畢業，派朱師服務，路經曲靖，來署叩見，余勉以勇敢善戰，爲國効忠等語。希文旋即隨軍進討。未幾，滇黔兩軍大戰於貴州之黃草樹。黔軍大敗，周西成渡河溺斃，黔軍無主，滇軍乘勝追擊，遂克貴陽，並向黔西挺進。在克復貴陽之後，朱旭張鳳春二人，小有意見。龍氏恐誤軍事，影響前進，乃親率軍一部，馳赴貴陽，路過曲靖，休息一日，召集地方官紳，垂詢戰後損失情形。余及地方紳民報告後，當即奉發糧秣費二萬元，由李議長文清具領，分別發放，俾實惠及民。次日，龍氏即率部向宣威出發，經貴州之水城，到達安順，離貴陽三日途程，胡張又聯合孟友聞師，應黔軍之約，全部由昭通南下。正進行中，盧漢聞訊，急電安順，請龍回師。龍以滇省事急，電飭朱張兩師，由貴陽撤退，龍亦由安順

返旆。此時胡張所部，已抵東川附近，情勢岌岌。余以曲靖爲滇東重鎮，戰事發生，龍氏必駐軍在此，一切準備，非款莫行。時省政府係盧漢主持，乃將此意由電話告盧，請由曲靖撥禁烟金二萬元，以備應用，事後報銷。此時龍氏已由安順抵達曲靖，告余曰：「此次戰爭，關係我軍存亡。一切準備，須汝多多出力。」余應之曰：「前方軍事，請主席縝密計劃，不必分心；後方勤務，職自盡力負之。」遂決定由余辦理犒賞三四兩師官兵之酒肉，及攜帶作戰之糧秣炒麵草鞋雨具等，限兩日內齊備。並設一後方醫院，以醫治傷病官兵。一切倉卒應急，賴紳民合作，私幸尙無隕越，故軍隊皆能遵命出發，馳赴前線作戰。後三日，龍由小道直達宜良。時省軍正與胡張孟等大戰於碧鷄關，省軍大勝，龍由宜良抵省，計劃追擊。隨即親率劉正富旅、高蔭槐旅、朱旭全師、張冲全師，向胡張孟軍窮追，直至四川金沙江邊。孟友聞渡江淹斃，胡若愚逃入川境，張汝驤被擒，解至大理槍決。強敵亡散，滇亂遂平。此一戰役中，龍氏削平內亂，奠定滇局，厥功甚偉。但各地軍民，飽經痛苦。連年用兵，庫帑支絀。經數年之休養生息，方告恢復。

七月，中央派王柏齡來滇，與龍氏多所商洽，雲南始正式擁護中央，爲國効命。八月一日，改組雲南省政府，以龍雲爲主席，盧漢張鳳春朱旭等爲委員，滇事遂定。

宿地郎通判署中

顏檢遺著

丁巳嘉平九日宿他郎通判署中復得思茅驚報待旦冒雨而行是歲凡三至此詩以紀之

叢爾花封幾度游，都從官閣暫勾留，寒消積雪多成雨，他郎于初景閱殘冬却憶秋九月曾羽檄有時來境外，征車衝曉出城頭，與人漫教肩難卸。我亦疲羸負重牛。

思茅除夕有感

勞勞車馬久徂征，欲賦歸歎願未成。執掌自完臣子分，團樂難忘弟兄情。（予與諸弟別數年矣）。羅山望遠添鄉夢，鳩沈宵沉靜折聲。（班鳩沈在思茅城十餘里）。十七年來評宦況，襟期原是一書生。星移斗柄恰當寅。（嘉平十七久立春）又向邊城度好春。（去年除夕余在威從戎今復以邊事赴思茅）塞外風光同綽約，階前桃萼已鮮新。年華虛擲空回首，事業無成愧此身。却喜芳樽調柏酒。勸酬多半故鄉人。（時司馬幕僚半皆親故）

怒江西岸松山攻克紀畧

申慶璧

一 前言

在八年抗戰中，滇西及緬北反攻戰役，是最重要的一戰役，始於三十三年七月九日攻克我雲南境內，怒江西岸的松山，終於三十四年三月三十日與英印軍會師於喬姆克。何應欽先生，在八年抗戰之經過一書中，於叙述這一戰役後說：「我軍冒困難地形，及惡劣氣候，堅苦奮鬥，打通中印公路，蜚聲中外。」在空軍作戰經過概要一篇中又說：「敵自進據臘戍後，即以一部繼續北竄，企圖一舉攻取保山，進窺昆明！……使日軍未能渡怒江，滇西得反敗為勝，昆明得以固守。」在全戰役，松山攻圍戰，無論就防衛言，反攻言，都是一重要關鍵。時負責這一攻圍戰的是陸軍第八軍，當時的軍長是李彌將軍。敵方為第一一三聯隊，官兵四七二三人。筆者以松山的攻圍，是滇西及緬北反攻戰役勝利的關鍵，曾撰「怒江西岸松山攻圍戰前形勢」一文，刊於本刊創刊號。第八軍是於七月一日，奉到擔任松山的攻圍任務，即積極策劃，經九次的攻略，始奏大功。

二 第一次攻略

第一次的攻略，係於七月五日實施。當時的計劃，是以主力攻佔松山，以一部攻擊滾龍坡，期一舉而進出於四九二〇高地，平子地那掌之線，將敵軍壓迫於陣地外，捕捉殲滅。是日三時十五分起，由砲兵集中火力，對攻擊目標，行地區破壞射擊。至五時，由榮三團主力依砲兵射擊的成果，向松山頂，及其北側高地敵陣，施行突襲，一舉入敵陣，至五時四十分，確實佔領其北側高地及松山頂。惟到達松山頂部隊，受敵各方火力猛射，傷亡甚重，雖一再增援，仍無法立足。而敵方係於其反側面構築陣地，並於谷地密林中，構築多數之側防機能，砲兵無法破壞，步兵難以尋覓。不得已於松山頂下約百公尺之直下方，構築工事，準備再興。

三 第二次攻略

第二次的攻略，鑒於第一次的攻略，未成中央突破的態勢，亦未成包圍之形勢，且松山地形複雜，步砲兵協同

不易。遂決定先破其兩翼，縮小正面，俾於末期圍攻。自七月七日下午五時開始，榮三團以主力由子高地山腹利用砲火掩護，迫近山頂，於下午七時後突入山頂而佔領之，因四方敵火集注，無法擴張戰果。

榮二團三營由陰登山，向已高地攻擊無進展。第二四六團以一部攻擊大塢口，曾佔領敵堡壘三座。主力則由核桃菁及紅木樹方向於下午七時利用砲擊之成果開始攻擊前進，於下午八時，先後佔領兩處高地。惟是兩地堡壘，均圍攻不下。戰防砲因步兵過度接近，亦無法支援。而敵火由四方集注於其堡壘近傍，並於陣地前與陣地內，均編成濃密之火網，復以火力隔斷我預備隊進路，復集結兵力，分頭襲擊，我雖作壯烈犧牲，仍無法立足。

四 第三次略

第三次攻略，決定攻擊時機，爲七月十二日上午五時開始。爲迷惑敵人及斬殺敵人，消耗敵戰力起見，先於十一日下午三時，於陰登山發動小規模之攻擊。我傷十八名，殲敵六十餘名。

至決定時間，依預定計劃，以砲火集注於松山及滾龍坡乙、丙、丁三高地約二小時。步兵利用我砲火之掩護，逐次接近。上午七時，利用我砲火轉移之瞬間，一舉突入。榮三團主力接近敵人陣地約五十公尺時，敵之側防機能，由松山西北側及南側高地突然出現，無法前進，雖一再以砲火支援制壓。惟敵於密林叢荊中，以機槍行三發五發之點射，無法確知其位置，行砲兵之地域射擊終無效果，攻擊陷於困苦之境地。其左翼之榮二團三營，得佔領敵壕，約進展五十餘公尺。

二四六團向大塢口紅木樹甲高地之線攻擊，於敵反八字陣地中，受敵人交叉火阻止，未能奏功。

三〇七團主力，先佔領兩丁兩高地後，再攻佔乙高地，及近接至丙、丁之敵陣約五十公尺時，敵始開始射擊，對丁高地攻擊部隊，遭受丙高地反斜面山脚下側防機能的斜射，以及乙高地敵火之集注，傷亡過半，進展困難。其左翼雖於蒙重大損害後，佔領丙高地之稜線，仍不能滅除其右翼的痛苦。激戰至黃昏，連挫敵二次逆襲。黃昏後砲兵之支援失效，敵復作第三次的逆襲，因彈藥告絕，無法抵抗，又壯烈犧牲，而未獲戰果。

五 第四次攻略

依照計劃第四次攻略，應於七月二十日開始砲擊，二十二日步兵開始突擊。惟是我砲兵雖如期開始破壞射擊，而連日陰雨，復加以濃霧瀰漫，步兵突擊，不得已順延。

二十三日十時天氣始見開朗，砲兵按計劃，續行破壞，於馬鹿塘附近，發現敵人約五十餘名，以五三五〇高地

砲兵射擊消滅。

十二時十分敵機十二架臨空，投下供應品約二十餘包。並向我地面部隊掃射轟炸。經我高射武器，拒敵高空，故無損失。時我以砲火集注於敵供應品投下地域。敵冒險搶拾，被擊斃十餘名，並毀其一部包裹。

至下午二時，我砲兵之成果，已將子、丑、卯、庚、乙、丙等高地的堡壘摧毀。其四週之交通壕、散兵壕及機關槍巢，亦見崩潰，我頗認為滿足，即令砲兵轉移火力，步兵開始突擊。

右翼隊的榮二團三營，突擊已高地，因受松山火力之瞰制，攻擊終日未獲成果，致其主力未敢斷行攻擊。

中央隊主力，於砲兵轉移時，一進入庚高地。即利用其陣地，修改固守，並以一部推進於大埡口南方，約二百公尺的公路旁，嚴密警戒。當夜敵集結約百餘人，由大埡口及已高地方向反搏四次，均予痛擊，拂曉後遺屍約四十餘具。被我截擊於大埡口南側公路的敵屍約三十餘具。

左翼隊的三〇七團於砲火轉移的瞬間，約六分鐘，即佔丙、丁兩高地。旋即突擊乙高地，當接近乙高地頂點時，已被破壞之乙高地頂的堡壘中，仍出現濃密的火力，集注於我。攻擊部隊，並受左側谷地，殘餘機槍的側射，傷亡殆盡，未能奏功。復由甲、乙、戊三高地，向我丙丁兩高地逆襲，經惡戰後，卒將敵擊退。下午四時頃，敵又乘大雨濃霧，向我丙、丁兩高地反復肉搏。迄黃昏時，丁高地一度落於敵手，至下午七時恢復，丙、丁兩高地，始確實佔領。

二十四日，陰雨濃霧，步砲協同困難，未能擴張戰果，而敵乘雨霧，猛撲丙、丁兩高地，三〇七團副團長劉倬，第一營營長劉家驥，於塵戰中負傷。入夜敵復向丙、丁、庚三高地逆襲，均被擊退於庚高地附近，又遺屍二十餘具。

二十五日拂曉，我中央隊之一部，以切斷公路之目的，向大埡口南側已高地，右下方公路進出，與敵四十餘名遭遇，當即斃敵二十餘名，奪獲山砲一門。

此次攻略，我兵員損失約五營，敵遺屍一百二十具。而戰果則為確實佔領庚高地，切斷大埡口，滾龍坡間的交通，並佔領丙、丁兩高地。於二十三日我猛攻滾龍坡期間，有當地人民五名，由敵方逃出，經撤查訊問，有助於明瞭敵情。

六 第五次攻略

松山攻圍，至五次攻略時，決定從新調整態勢，繼續擴大戰果，按照計劃，應自二十九日開始。先是二十六日晨，左翼隊，開始以交通壕的端末作業方法，逐步前進，清掃丙、丁反斜面的敵人，惟敵頑強，

尺寸必爭，清掃工作，至爲艱苦。中央隊亦以近迫作業，逐漸向乙高地清掃。

是日下午一時，敵機十二架臨空掃射我第一線部隊，並投下供應品十八包。經我防空部隊，不顧危險猛予射擊，擊毀敵九八式驅逐機一架，墮於馬家坡敵我陣地中間。

自二十七日起至三十一日，連日大雨，步砲戰鬪無法協同。惟於二十九日曾命令各部隊，自覓戰機強襲敵人。三十日夜間，三〇八團一部，利用端木作業成果，一舉襲入戊高地，擊斃敵人於堡壘者十餘，驅散敵人二十餘名，而告完全佔領。

連日利用天氣開朗的瞬間，繼續破壞敵人工事，及一〇三師的清掃工作，將敵逐漸壓迫於乙高地大堡壘後，用交通壕的端木作業法及單砲的封鎖，於八月一日下午四時三十分，步兵一舉接近於大堡壘約二十八公尺附近，掩護噴火器，注射於槍眼內，旋見濃烟突起，直衝雲霄。我以傷亡二十餘人的代價而佔領，惟因火勢甚猛，無法進入堡壘，以行清查。

其右翼已逐次驅逐敵人，迫近壬高地西側各地，破壞敵入水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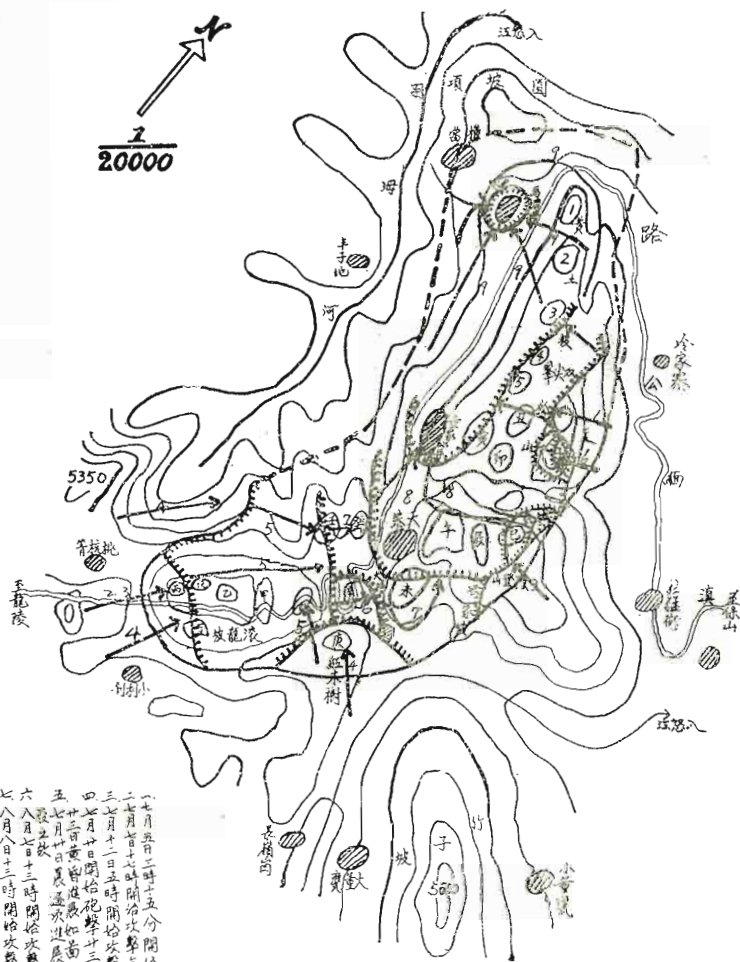
八月二日下午一時，天候漸次開朗，即令各部向指定的目標，自下午二時開始突擊。砲兵集注火力於甲、巳兩高地，是時將砲火移於未及甲、巳間的無名高地。中央隊迅於十五分鐘內，躍入己高地，而佔領敵前半部陣地。敵則頑強據守其後半部拼死不退。陰登山砲兵，迫不得已，不顧我部隊之損害，予以痛擊，使我步兵能佔領敵陣地三分之二，而能確保。

左翼隊一〇三師的右翼，於突擊開始時，躍出丁、戊陣地。由東西兩方猛突甲高地。於三十分鐘後，我步兵進展至甲高地堡壘前約二十公尺處，即見我噴火器兵突進，於堡壘門前注射，旋見敵由東西兩堡壘頂上，各躍出約四、五十人。經我步兵的猛突，斬殺大半。滾落於甲高地北側的交通壕內，稍加整理意圖反攻。而此時竹子坡、陰登山砲兵、戰防砲兵及美高射砲機槍，均集注於是區。中央隊亦抽出重機槍四挺，不顧犧牲猛烈射擊支援。左翼隊之右翼，亦於甲高地之西北方包圍痛擊。激戰至下午五時許，將敵斬殺罄盡，無一幸免，八月三日拂曉後，中央隊，依陰登山火力的支援，復擴大戰果，於十二時將己高地敵，完全肅清。

此次攻略，自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三日，共計五天，天氣不佳，連日鏖戰，滾龍坡敵全部肅清，其傷亡除砲擊被埋被燒不計外，於甲高地堡壘附近遺屍六十八具，內有少准尉官三員，獲大小砲五門，重機槍一，輕機槍四，高射機槍一，步槍二十餘枝。被摧毀的堡壘，據專家視察其強度，非戰重砲兵，所能破壞者。

七 第六次攻略

陸軍第八軍圍攻松山戰鬥經過要圖



一、七月五日二時十五分開始攻擊，至十七時中止
 二、七月廿七時開始攻擊，至八日五時
 三、七月十一時開始攻擊，至十一時
 四、七月廿日開始攻擊，至廿三日步兵開始攻擊，至
 五、七月廿日晨進攻，至八日二時南清溪
 六、八月七時開始攻擊，至八日五時
 七、八月八日三時開始攻擊，至八日五時
 八、八月八日開始至九月三日戰鬥進展，至
 九、七月四日至九月七日將敵完全圍殲於馬
 鹿塘。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松山子高地，經數度猛攻，均難予佔領，重砲兵轟擊，未見破壞痕跡，輕砲兵於最近距離，又苦無陣地可資利用，第六次攻略的目的，是決定以坑道顛覆來佔領，計劃開始的時間，是自八月七日的下午一時，攻擊開始。

八月三日以後，砲兵開始軟化己、辰、午、未諸高地的敵人陣地，至六日大概達成預期目的。至預定行動時間，左翼隊實行伴動，僅前進十餘公尺。而中央隊的右翼榮二團第三營主力，則分波突入己高地敵陣地肉搏二小時，屍體平壕，卒爲我佔領。但敵仍據守己高地之後半部，拼死不退。迄黃昏，敵我相距十公尺，成膠着狀。而第三營的一部，對辰高地攻擊，被敵拒止於陣地前。

二四六團謝營，躍進距午高地百公尺附近，突遭辰高地之側射，傷亡慘重，營長謝夢熊陣亡。雖一再以砲火誘導，期攻勢再興。迄黃昏清點人數，謝營僅餘八名。而黃營雖於一開始，即一舉突入未高地而佔領。惟於庚高地，及未高地左側，行包圍反攻，鏖戰達三小時。中間雖曾由三〇八團派兵一連增援，未能及時到達，傷亡過半，無法支持，黃昏突圍脫出，僅餘十名。

左翼隊自八月四日以後即逐步以迫近作業清掃前進，至七日晨肅清辛高地。其左翼的三〇七團，於六日將壬高地佔領，即遭辛高地腳隱伏的側防機關槍側射，無法前進，七日午後始予撲滅，故增援未高地的兵力抽出頗遲，遂致被挫。

迄七日黃昏止，右翼隊榮三團僅前進十餘尺，榮三團二營佔領己高地一半後，僅餘戰鬥步兵二十餘人，二四六團傷亡殆盡，未獲戰果。三〇七團，到達大埡口，壬高地線。

八 第七次攻略

攻圍松山的部隊，經六次的攻略，傷亡極重，重加編整，能使用突擊的兵力，大約僅有一團。第八軍遂呈請以所屬，原派守備保山機場的一營，和守備雲南驛機場的三〇九團歸建。至八月十九日，各部完成攻擊準備，於二十日，開始第七次的攻略。

二十日拂曉，各部隊開始活動。以榮三團吸收多數敵人於子高地，近目的地即行攻擊。迄九時十分未實現，經予查詢，榮三團的攻擊部隊，尚未完全退出。迄九時十五分，突見黑煙自子高地上空，衝出雲霄。

九時半榮三團主力活躍於子高地上，與殘存子高地斜面的敵擊戰，約一小時後，始將敵擊潰，經戰場掃出，埋於土內者不計，地上有完整敵屍九具。內有中隊長、大尉、准位及曹長各一員，並俘敵五名，其中一人，於解送途中，以齒咬解送士兵被槍斃。另有敵四名，於坑道內活動抵抗，爲士兵填塞悶斃於坑道中。獲平射砲一門，輕重機槍各一挺，步槍十二枝。爆破漏斗孔，其直徑爲一百六十公尺，位於東北；一約二十餘公尺，位於東南，共爆破敵

陣地三分之二。

當爆破陣地時，二四五團，攻擊己高地，爲己高地反斜面下死角內的敵堡壘阻止，無法前進。辰高地之攻擊部隊，又爲己高地尾，及午未間無名高地的交叉火所阻止；雖於砲火制壓，仍無效果，步兵傷亡殆盡。

三〇八團，對未高地的突擊，於九時半，一舉而佔領，獲機槍一挺，步槍十枝。

九 第八次攻略

第八次的攻略，由八月二十八日起，至九月二日止。初三〇九團以地形雖偵察詳盡，而敵人的配置及陣地狀態，一無所知，請求威力搜索。乃於二十八日晨開始以一排向丑高地搜索，十一時接近丑高地及其北側無名高地，曾撲入壕內，格殺敵人七名後佔領，奪獲山砲一門，步槍四支。午後一時敵機八架臨空掃射，於黃土坡投供應品八包。

三〇七團對大寨中部的攻擊，逐日以來，受北方火力的瞰制，難於進展，遂移主力於北方，惟激戰終日，得而復失。

三〇九團於二十八日夜間，遭兩次逆襲，均予擊退。二十九日十一時許，復向寅高地及五號高地威力搜索，使用兵力，仍於一排，進入陣地佔領，當即投入一連，以期確保。旋敵猛烈反攻，經我砲兵支援，激戰至下午三時，將敵擊退，黃昏敵復增援，反撲兩次，經予擊退，我又增加兩連期能固守。

二四五團爲策應三〇九團，抽集兵力一部，於拂曉利用我子高地南側，及陰登山砲兵對己高地堡壘掩蔽破壞的成果，一舉肅清殘敵，敵遺屍十二具。三〇八團，亦爲策應三〇九團，於午後強襲午、未兩高地間無名高地，佔領其南半部。

三〇九團於午後與敵激戰，未、己、寅高地的工事無法構築。入夜以後敵連續猛撲，迄拂曉多達七次。據守寅高地的營長黃人偉，身負三傷，猶喋血督戰。於拂曉卒將敵擊退，我傷亡約二百餘人，以刀傷爲最多，敵遺屍八十餘具，犧牲的壯烈，堪與榮三團的子高地爭奪戰相比美。

三十日拂曉後，以兵員損失過重，將各部任務重新調整，而天候不良，至下午一時十五分，始開始攻擊，激戰二小時後，將寅高地稜線以東完全佔領。殘敵仍據守已被砲兵破壞的堡壘頑抗不退，經噴火器注射兩次，始予焚毀。下午五時進展在稜線西側，潰退敵人，不下八十餘人，逃向黃家水井，中途爲我三〇七團以火力截擊，傷斃三十餘名。寅高地南端頂點西側有敵大掩蔽部三座，黃昏時爲我尋獲封鎖，入夜後，一座以噴火器焚燒，一座工兵炸毀，一座爲步兵，以土囊封閉。各掩蔽部中，敵屍各不下三十餘具。

三〇七團，是日將大寨西部北方的無名高地佔領。

三十一日，三〇九團於下午二時半，向四號高地攻擊，至下午五時佔領。榮三團於昨日進攻時，即派兵十餘清掃子、己兩高地間的谷地，於叢草中，突遭敵二座堡壘的阻擊，僅四人歸回。本日復以兵二十餘人前往，並推進陰登山砲戰砲一門於己地東北端，不顧損害直接射擊，於摧毀後佔領。是隊兵士向前搜索，遭遇子高地西南脚下，死角中的敵堡射擊，無法前進。又抽調兵士一班由子、丑高地間谷地出擊，斃敵七名，逃走五名。獲輕機槍兩挺，步槍三支，至此時，松山至陰登山間的交通，始予溝通。

九月三日，三〇九團，由四號高地，續向三號高地攻擊。惟以進出密林，到處為敵阻擊。不得已伐木開路，傷亡大，而進展慢。工作終日，僅前進二百餘公尺。二四五五團當面的辰、午兩高地，已成孤立。遂以榮二團三營，攻擊午高地。榮三團更抽兵力任谷地中的清掃。我砲兵分別破壞辰、午兩高地及其反斜面的敵堡。下午一時步兵開始行動。十五分鐘，即佔領辰高地，僅傷一人。下午二時，午高地亦佔領，下午五時許，谷地內的敵人，亦完全肅清。午高地稜線下，有大掩蔽部一座，經我封鎖後，陸續衝出的敵十餘人，均經擊斃，黃昏時予以焚毀。

三〇八團，也將午、未間無名高地北部，完全肅清。自此大寨的敵軍，成釜底游魂。

敵機九架，下午二時四十五分臨空，投下供應品七包於黃土坡北端而去。

九月二日，軍竹子坡戰指揮所，推進於子高地。砲兵第四連，亦由是推進於公路標七七四公里附近佔領陣地，支援黃土坡的攻擊。第五連推進於滾龍已高地附近，歸一〇三師指揮。三〇九團，因昨由密林向三號高地攻擊前進，傷亡過重。進往陰登山為預備隊。午前十時許，到達距三號高地百餘公尺處，為敵火阻止，無法前進。遂轉主力，由双尖峯附近進攻。至下午二時許，主力攀登急峻的斜面，奮勇直上。惟受敵隱匿各方的側防火集注，傷亡過半，營長負傷。副營長率隊復奮起突進。旋亦負傷，連長亦相繼傷亡，由連附一員代理指揮，終無法前進。與敵相距，約五〇八公尺，陷於膠着狀態。

是日拂曉後，榮三團主力、榮二團三營、二四五團、三〇八團、三〇七團，均相互協同開往大寨。榮三團主力的左翼，與三〇七團右翼銜接，向釜底猛撲。敵仍頑強，作困獸鬪，寸步不讓。我官兵亦認為全局成敗的轉捩點在松山，莫不奮勇搏戰。黃土坡第三號目標的攻擊，激戰到黃昏，得佔領其最東端的大堡壘一座，我僅十餘人固守。對大寨的圍攻，是時亦告佔領。至次日拂曉清掃戰場，除掩蔽部內，被焚燒炸斃，砲轟埋於地下者不計外，敵屍遍地狼藉，約三百餘具。

十 第九次攻略

第九次的攻略，始自九月二日午夜，至九月七日而結束。

九月二日夜，三〇九團，以全力猛撲第三號高地未逞，而傷亡慘重。三日拂曉，榮三團到達其右翼，即加入向第一、第二號高地攻擊。三〇九團於下午一時，佔第三號高地最東端的堡壘一座。入夜敵反撲得而復失，團長奮不顧身，抽集雜兵，通信兵及重武器兵約二百名率領反攻，拂曉仍持衝鋒槍於距堡壘百公尺處督戰。榮三團與第一、第二高間的敵人，迄黃昏仍陷於膠着狀態。五〇七團於二日夜轉攻黃家水井，激戰至三日黃昏，僅佔領黃家水井邊緣家屋一座。數度突進，均為敵消滅，迄四日拂曉，已無兵可用。

九月四日晨，榮三團再向第一、二號猛撲，至十一時許又佔領第一號高地東端堡壘一座及第二號高地。此時我攻擊第一號高地的士兵僅餘六名，戰果無法擴張。

三〇九團於十二時恢復第三號堡壘一座，而團長身受重傷。指揮部派補一團團長王光偉代理，而該團團長，仍不退避，協助指揮，激戰至黃昏，續攻陷第三號高地堡壘二座。

三〇七團獲二四六團加強連及一〇三搜索連增援，再度猛攻，於上午十時許，突入黃家水井，佔領堡壘兩座。午後敵約百餘人，突然攻擊第三號高地我得的堡壘，一時陷於混戰，各部聞訊，自動設法救援。榮三團團長集雜兵三十餘馳援，親持衝鋒槍，突入三號高地。三〇七團團長，率其所預備隊工兵連及其右翼的搜索連，親督猛撲黃家水井，身負重傷，仍不休止。五日拂曉，補一團團長亦負重傷，卒將反撲敵人擊退。王、陳、趙三團長，幸獲歡會於堡壘內，而黃家水井，亦為我佔領。敵屍滿谷，除房內及掩蔽部內不計外，遺屍不下百五十餘具，獲敵砲一門，高射機槍一挺，步槍無算。

我三〇九團僅餘二十餘人，二四六團加強連，僅餘八人，工兵連、搜索連傷亡殆盡。

九月五日晨，三〇九團，併由榮三團趙團長指揮，努力擴張戰果，先攻佔第一號高地西端堡壘，以工兵營及特務營，接替二四五團，確保松山的任務。抽調二四五團，並配屬軍搜索第一連，由第四號高地攻擊第三號高地西端的敵堡壘。一〇三師即以三〇八團向馬鹿塘攻擊，為期早日結束戰爭，並請准調怒江東岸守備隊二四四團的一營參加戰鬪。

二四五團將松山守備任務移交特工營，即併軍搜索連，由黃高地的反斜面，經五號四號高地，向三號清掃，通過密林，困難無比。入夜清掃至四號西北端反斜而下，攻佔其堡壘一座。再行前進，遭敵火阻止，進展甚緩，惟右翼已與三〇九團取得連絡。三〇八團越過黃家水井，與二四五團協同，沿公路兩側，向馬鹿塘搜索前進。沿途受潛伏於公路斷崖的敵人阻止。午後前哨雖已進抵馬鹿塘約三百尺附近，而主力遭第三號高地的側射，無法前進。

九月六日，二四五團晨實施嚴密搜索。三號四號高地間，復有堡壘一座，並有通公路方向的交通壕一條，長約百公尺。敵憑以據守頑抗，激戰至下午五時，始佔領。再行前進，又為來自我佔領三號高地堡壘附近的敵火阻止。

經派兵搜索，於將近三號高地時，突遭左方的側射。敵射的位置，又在我直前的谷地中。再經嚴密搜查，偵悉敵於谷地內有堡壘三座。右側防三號高地的直前，左側防公路，步兵既難搜索，砲火亦無法破壞，遂決定夜襲。午夜榮三團撲左方側防，連撲數次，未能奏功。二四五團撲右方的側防，接近後用火力射，繼以工兵爆破而佔領。敵由右方向二四五團左翼堡突，經予痛擊消滅。續行搜索其他堡壘，已無敵踪。拂曉榮三團再度猛撲，殲敵二十餘。二四五團左前方，敵橫屍十餘具，炸斃者約二十餘人，而壘經爆以五十個黃色藥包，猶未動其分毫，其大可容二十人以上。

三〇八團，於六日拂曉後，仍無法進展。一〇三師以特務連於公路下迂迴攻擊馬鹿塘激戰終日，曾一度佔領馬鹿塘的一部，後被迫放棄。二四四團第一營兼程趕抵松山。入夜接替四、五號高地及特務營守備任務。九月七日晨二四五團以全力攻擊三號高地殘餘的兩堡壘。激戰三十分鐘，已獲佔領。榮三團抽出在第三號高地所有的兵力，增加第一號高地，十時許完全肅清。復抽調一部兵力，向馬鹿塘攻擊前進。並令二四五團向左旋迴，不必顧慮反斜面的殘敵，速行通過。連合一〇三師之右翼，圍攻馬鹿塘。反斜面的清掃由特務連負責。

一〇三師盡其所有兵力，統歸三〇七團長程鵬指揮，由公路直撲馬鹿塘。下午一時許，突入馬鹿塘敵陣內，反覆肉搏，慘烈空前。下午二時，榮三團由馬鹿塘北部，二四五團由馬鹿塘東端突入，併力奮擊，頑敵不支，意圖西竄。被我截擊退回，下午四時，被我完全聚殲，無一生逃，敵屍狼藉，不下五六百具，松山圍攻戰，大功告成。

十一 結 語

第八軍在未完成美式裝備及教育，即擔任圍攻松山的重要任務。時軍直轄部隊計有特務、山砲、戰砲、工兵、通信等五個營及輜重兵二營。統率榮一師，轄二團三營及第三團；八二師轄二四五、二四六兩團；一〇三師轄三〇七、三〇八、三〇九等三團。配屬部隊計有砲十團、砲七團配合營，七一軍山砲第一營，第五軍山砲第八連，工兵十五團第九連，全部參加戰爭。計官一六二員，兵一四一四員，馬一〇七匹。時經二月又四日，經九次的攻擊，重武器及雜兵，大部均抽編為步槍兵。我計犧牲官一〇七員，兵三〇三八名，馬一四匹；傷官一八八員，兵二七四一名，下落不明的十八名，殲敵三千餘人，無一漏網。

松山的攻圍戰，只是中日八年戰爭中，若干萬戰團之一，其慘過此的，尚不知有若干。當我執筆撰此文時，隱隱陳現於眼前的，不是白骨，就是鮮血，竟分不出誰是敵骨？誰是敵血？誰是我骨？誰是我血？隱隱盈於耳的，不是寡婦哭夫，就是嬰兒哭父。也分不出誰是來自天南？誰是來自三島？心為之酸者再，淚為之墮者再。松山頂上，白骨未寒；怒江中流，碧血尚在。而田中角榮，竟又與共匪勾搭，妄想由經濟大國，而政治大國，而軍事大國。此事發生於天南之地，而犧牲者又多天南之人，田中角榮可忘，而我生於斯，長於斯者豈可忘？！

附註：承李炳仁先生借閱「陸軍第八軍怒江西岸松山攻圍戰鬥經過概要報告書」，使本文之作，有所本源，圖為程有容小姐代繪，並由田幼佛先生校正，使閱者一目了然，併此致謝！

爭滇緬界務奏稿

秦宥橫遺著

爲前勘滇緬北段界務失敗已甚，延未定案，敬陳管見懇賜採擇飭部籌辦事。竊惟外交以信義爲指歸，不得以詐虞釀燎原之禍。疆臣以封圻爲性命，豈容以隱忍干割地之誅身在蜀即聞滇緬界圖，波及西藏。卹乎有憂之，而猶幸其未翔實也。蒞任後鉤稽十日，乃知外務部及前督臣丁振鐸與英人相持不下者，誠迫於無可如何。悲憤爲之食不下咽。此案必不可許者六。必可爭者九。往復文牘，備存架閣，不俟縷縷也。謹撮其緊要，思所以應付者，爲我皇太后皇上陳之。故事我與英人爭者，恩梅開江以西，昔馬以南無論已。退而有滇緬界務，實騰野界務耳。何則，騰越屬。野人山固滇緬之甌脫也。大金沙江在騰西，可言也。龍江騰東潞江又在龍江東，不可言也。砥糠將及米邪？必不可許者一。外務部所譯英文圖，指明恩梅開江畔之分水嶺。以地望準之，正今之扒拉大山。與高黎貢何涉？必不可許者二。即劃自扒拉大山以西，已失罵章黃鐵數百戶。此皆食毛踐土數百年之赤子也。該部以英人辦有成案，不復峻拒。已忍心害理爲之。更欲深入其阻乎？必不可許者三。何嶺非分水，何分水非嶺。尖高山以北北段界。尖高山以南南段界。南界欲以「公明山」影射遼絕之「孔明山」，則妄以孔明山爲分水嶺。北界欲以「高良工山」影射遼絕之「高黎貢」山，則妄以高黎貢山爲分水嶺。狡焉思啓，指鹿爲馬。巧於諧聲。北界不正，如南界何。必不可許者四。若自高黎貢起，則北通巴塘裏塘，西包怒狼票，東薄保山十五喧。暖暖南下牧馬。騰越已入其彀中。更何仿三角租地之可言？必不可許者五。原彼東漸之謀，權與石我獨木。迨則窺大啞口，又道則以雪山爲壘斷。始焉蠶食。終乃鯨吞。雄心四據。猛氣紛紜。幾分水嶺而滇不泯滅邪？必不可許者六。理有曲直無強弱。論有是非無難易。傳曰，國不競亦陵。與其不言而彼有默許之疑，何如提議而我有主權之望。前署滇西道石鴻韶，與英故駐騰領事勒登，上憑會勘非會畫。可爭者一也。彼此調印，辨圖之真僞。註明「不爲定評」。彼安得有完全之報告？可爭者二也。譯圖具在，蒼黃反覆。持彼之矛，入彼之盾。可爭者三也。部局函答，均扼定小江匯入恩梅開江之處。其以小江爲界，小江之流。非小江之源也。正與扒拉大山線脈脛合。可爭者四也。勒領雖故，薩使雖易。約牘依然延未載事。商請派員覆勘之而後畫，自爲公理。可爭者五也。若以爲無可藉口，或將我原勘之員，暫予薄懲，以便開議。彼必無辭。可爭者六也。英號文明，素敦睦誼。駐兵一節，偶爾恫喝，必非實語。且海牙會在，野蠻行爲，諒能阻之。可爭者七也。英信義之邦也。而此次顧不免詐虞者，豈本心哉。徒欲幸免茨竹派賴命案之賠償耳。命案儘可和平辦理，牽涉界務何爲者。可爭者八也。若以命案牽涉界務，萬一滇民於緬境殺一不辜。我亦將席捲新街，囊括南棍，以爲護符乎？此亦罕譬易喻矣。可爭者九也。是否當否，伏候聖裁。

按：片馬在騰越西北，爲登埂土司轄境。分上下二寨。地當黎貢山與扒拉大山之間。西以恩梅開江與江心坡爲界。爲由緬入川藏要道。清光緒時滇緬屢次勘界，均未劃定。宣統二年英自密芝那派兵佔領片馬。滇人大爲震憤。迭由清廷與英交涉，迄無結果。此文即爭界務時之作。第一歐戰起，英人不暇東顧，撤退駐軍。民國十一年重復進佔，並築路建營。十八年江心坡案起，滇人激憤，英始撤一部分駐兵。二十四年政府組織中英勘界委員會，從事重勘。尙未有結果。片馬始終爲中英邊境一重要爭議。

附楊一峯先生：記鄉賢秦宥橫先生

一、天資穎異

河南在前清未季，固始縣有一位傑出人才秦宥橫先生。先生名樹聲，號乖庵。生於咸豐十一年。童年穎異。纔一歲時父抱置膝上，能指識楹聯上字，一一不差。四歲進私塾，詩書文字，一讀就能背誦講解。六歲修完五經。作文下筆驚人，鄉里喧稱神童。同治十二年，先生十三歲，縣試列前茅。次年光州州考得冠軍（時稱案首）。光緒元年舉秀才。舉後羅鴻韶出經古題是「鄭監門上流民圖」。見先生卷起句「萬家赤赤之形。一簞丹青之筆。」大爲欣賞。光緒八年鄉試，卷本列第一。主試官因文筆過於古典，改爲第六名舉人。九年入京會試。名士多與交遊，文名震首都。

衣物買書，不顧家中飲食有無。任會典館總纂，專修地理志，對於闡經沿革，悉心糾正。平時行文宗秦漢，兼長駢體。下筆千言，不作齊梁後語。光緒二十五年主講畿輔學堂。門人中如劉春霖（光緒末科狀元）、尚秉和等，多成一時名流。光緒二十七年實授工部郎中，記名御史。二十九年應經濟特科考試，得截取知府。

三、廷對遭嫉

日俄在東三省大戰開始，先生異常憤慨。九月初慈禧太后和光緒帝召見。帝問在部所辦何事。對云：「朝政現在廢弛。大臣招權納賄，小臣奔走營私。臣職卑微，無事可辦，唯有閉戶讀書。」帝又問對時事有何聞見。先生慷慨陳說東三省危急情勢，並歷述大臣無能，遇事敷衍蒙蔽。太后厲聲說：「如你所說，軍機裏就沒一個人才嗎？」對云：「臣愚昧不知人才何在？」因續說朝臣疆吏，懦弱誤國實況，聲淚俱下。帝后聽了，也深爲感動。先生由此大爲權貴所嫉。光緒

三十年先生將補御史。慶親王和軍機們說：「這人若當言官，更要在朝亂說。還是趕到萬里雲南去吧！」因補雲南曲靖府知府。

四、治滇政績

先生到府任後，捐廉辦學校，設模範工廠。教民息訴訟，興實業。以新學開通民智。光緒三十二年調雲南府知府（滇省會首府）。依例要對督撫站班候。先生說：「人各有能有不能，站班趨奉非所能」。督撫以先生向有直聲，准其特免。那時英人想取得修滇緬鐵路權，先生據理力爭，英人計不得逞。三十三年調進東道。英人藉中英滇緬勘界，出兵想奪取片馬。先生向總督錫良力爭，不可喪失國土。並代擬奏稿中原有「外交以信義爲指歸，不得以詐虞釀燎原之禍。疆臣以封拆爲性命，豈容以隱忍割地之誅。」英人畏忌先生，函總督謂必將遠道他調，交涉方能結束。因調任滇西道。道署在騰越，接近緬甸，中英交涉特多。英領事到道署談判時，態度傲慢，頓足狂叫。先生說：「英

二、通籍力學

先生光緒十二年成進士後，入工部任主事及員外郎。尙書潘祖蔭特加器重。先生終年博覽羣籍，黎明起動輒批讀到深夜。常典

國也算文明國家，何以有這樣不知禮的野蠻代表？」領事自覺失儀，頗為愧悔。後來交涉，都合理解決。先生初行警政。防營官兵滋事，不守警章。搗毀警署。先生將一管帶二什長治罪，軍人從此不敢擾民。英人想利用邊區南甸千崖等四十一司，引誘他們學英語，歸英化。先生捐廉修路，使易和內地往來。在弄璋、蠻允各地普設漢文學校。土司纔有祖國觀念，誠心歸附。滇西道兼管稅關，每年例分得開規十萬多兩。先生竟然不取說：「官吏在俸祿之外，多收一文錢，就是貪污。」因指定全數改撥作地方教育農桑基金。紳民一致驚服說：「想不到會有這樣廉潔的官！」

五、由滇入粵

光緒三十四年清廷詔舉人才。安徽巡撫馮煦保奏先生學優識廣，才堪大用。因奉旨陞見。雖滇時紳民萬眾攀轅不捨，各地立去思碑。過緬甸時僑民都熱烈歡迎「秦青天」。陸見時，面陳滇邊防務重要，奉命補進南道。道治在普洱。民智落後，因送土司子弟入省校，擇優保送日本留學。嚴厲執行禁鴉片。不久調雲南按察使，實施司法獨立。清廷那時嚴拿革命黨。提學使某以省校有幾十學生倡言排滿，捕交先生法辦。先生謂青年僅無知妄言，撤戒後全數釋放。那年英人又出兵佔片馬。滇督圖苟安，怕先生抗爭。密奏清廷，調先生任廣東提學使。到任後甄別各校員生，整頓學風。以道德學問勉勵學生

。辛亥革命成功，先生雖粵赴滬。

六、修史寫字

民國三年先生受清史館聘任總纂，專修地理志。十年完成，稿凡三易。對桑梓事無不盡力。為教育旅京鄉人子弟，助設河南中學於嵩雲草堂。有暇就臨池寫字。晚年書法，出入鍾王歐褚。鬻書所入，除教育子女外，儘量協助親友。一生始終刻苦自勵。以周易自強不息，佛說不退轉作座右銘。民國十五年秋八月十九日逝世。享年六十六。子瑜（字佐如）、璣（字象石）留美習礦冶經濟、珣、瑄、珏（字象石）畢業大學，均服務社會。著作有讀書劄記，南北史唐書刑法會要，乖庵文錄，清史地理志，西洋歷史概等。先生文字，平時多不留稿，惜多散佚！

七、鄉諡榮典

民國十六年河南旅京鄉長馬吉祥等二百餘人在嵩雲草堂，集會追悼。共上鄉諡為「貞文先生」，茲附錄其啟事如下：

「諡法德尊自成周。私鍾著於東漢。楊文父、陳文範、朱文忠尚已。次則朱頤諡貞宣、蔡校諡至定。雖以子而襲親。亦無嫌於溢美。至若晉陶靖節，隋王文中，唐蕭文元，宋程明道，元吳淵穎，明黃貞文。或謚謚出門人，或易名自鄉諡。例雖重僕，義各有歸。維前清廣東提學使固始秦有橫先生。早歲通藉，博達

羣書。大廷召封，面劄權貴。凜然有古靜臣之風。速歷官滇粵，政績懋著。廉勤剛正，遺愛在民。民國成後，意愈慕修清史。寒暑十易，無間初終。凡所撰著，卓卓可傳。文辭淵奧，並世鮮儔。品格端清，舉國共仰。而且遇物擊識，見義勇為。好古勸學，老而彌篤。綜其懿行，有合諡典。謹案諡法：「清白守節四貞，不隱無屈四貞。道德博聞曰文，慈惠愛民曰文。」凡我京津汴寧同鄉友好，僉謂宜諡曰「貞文先生」。衆論既翕，社祀宜先。茲諏吉於夏正丁卯年正月十一日，在京師宣南嵩雲草堂，舉行「鄉諡禮」。用昭隆重，永矢尊崇。嗟嗟！哲人云遙，緬德輝而未沫。嘉名九副，庶於式於來茲。夙欽風義，敬附馳陳。鑒察為幸。

壬子重九華岡登高

張維翰

双十旗開重九光，鄂滇相繼憶當年。青天白日微猷遠，碧血黃衣照映鮮。佳節登高崇舊夢，興邦多難記新篇。揮戈草檄頻催帝，在莒寧忘責在肩。

論「雲南人的性格」

林 柯

兼與曲江先生論「雲南人」的優點與缺點

前 言

「新中國評論」第四十一卷，第六期，刊出了曲江先生的「中國民族性第三次分區研究」，有關雲南人性格的分析，看到了與自己故鄉有關的論文，難免要仔細閱讀，結果很感失望，覺得這是一篇非常不謹嚴而草率的文字，不得不提筆來討論一番。

我寫本文除了要爭一個「是非」之外，還牽涉到治學方法的態度問題，特別是有關學術性、地方性的「研究」，涉及千萬人的大事豈可隨意亂下「結論」。無可諱言：今日社會瀰漫着一片虛偽氣氛，虛虛假假，無是無非，但也正是真理顯現的最好時機。

雲南人富有「神秘性」嗎？

曲文中一開始便說：『雲南人不僅在西南各省中，就在全國人中，都是一種最富有神秘性的民族。至於雲南人何以獨具這種神秘色彩。當然不是由於遺傳，而是由於環境，談到雲南地理，是山城中的山城；雲南的山勢和南北各省都不相同，他們既不像廬山，峨眉等秀麗，也不像華山、嵩山等雄奇峻拔，却是獨具一種陰森鬱勃的氣象。……其次，雲南的氣候，又是「四季無寒暑，一雨便成冬」的氣候，有人說雲南人性格不可捉摸，就是受這種氣候的影響。』

如此說來，『神秘色彩』，『性格不可捉摸』便是曲文中所謂為雲南人的第一特性了。其理由之一是『雲南的山勢』，『獨具一種陰森鬱勃的氣象。』其實就以雲南的省城昆明的地理而言：其秀麗得使滿清的皇帝在北平建立一座昆明湖來懷念它。並非雲南人的陳兆麟先生讚美『雲南土地肥沃，山川秀麗滇池『湖面遼廣，堤柳依依，樓臺亭閣，煙波魚舟，比之杭州，應無遜色。』』（見『清廬隨筆』之二十二，『新中國評論』「十卷九期」）再以滇池的金馬山、碧鷄山；曲江先生不妨問問到過昆明的「外省人」有甚麼『陰森鬱勃』的『氣象』呢？再說滇西的蒼山

洱海也都秀麗如江南。至於『雲南的氣候，又是「四季無寒暑，一雨便成冬」的氣候。』這句話又錯了。『一雨便成冬』雖是形容昆明的氣候，但這個「冬」字也只不過是稍微「涼快」之意，並非冰天凍地的酷寒。『昆明……它是位於雲貴高原的盆地，海拔一千九百公尺，受印度洋暖流的影響和雲嶺橫斷山脈與湖風調節的關係，構成一種涼爽舒適的溫和氣候，既沒有嚴寒，也沒有酷暑，……普通人有一套單衣和一件毛衣，就可以適應全年的氣候變化。』（李雁蓀，「花都昆明」，「啓聰」，六一年五月號所以昆明的氣候常被形容為全中國，甚而全世界氣候最好的地方，其他各地氣溫相差也不很大。居住在『山川秀麗』，氣候溫和地方的雲南人，如果用地理、氣候來說明：應該是和平善良才對，如何又會變成「性格不可捉摸」和「神秘色彩」呢？所以曲江先生的第一論點是不能成立了。令人好笑的是：曲文中又說：『近代雲南代表人物，歸納起來，不外兩種方式：軍人多傾于英雄思想，文人多傾于特立獨行。』這不是很自然的事嗎？軍人若不崇拜英雄，那恐怕真要變成「狗熊」了；如果文人不「特立獨行」恐怕便要變成權勢者的奴才或附庸了。如上所述，此「兩種方式」都毫無「神秘色彩」可言，自然更不是「性格不可捉摸」了。

再進一步而言？曲文對於雲南人的「神秘色彩」「不可捉摸」都沒有在後文中任何的說明，雖曾舉出了幾個雲南人如趙藩、唐繼堯、李根源等，但都是論一般人所論，無任何特殊見解，也不能代表甚麼？說明甚麼？

是否該向雲南人致歉

曲文中又說：『不過雲南分為三迤，各區人的性格，也多有區別。大約迤東的人民，在多政治上、文化上有所表現；迤西的人民，多在軍事或商業方面有所表現；至于迤南的人民，多在商業或草莽方面有所表現。』這些話，前兩項也多是一般人的看法，沒有特出之點。而且也值得修正，譬如迤東在民國後，在軍事方面發展者甚多。至於末句却大有商榷之點；所謂「或草莽方面有所表現」這是甚麼意思？商務印書館之「辭源」申一七頁之解釋：「草莽——猶言草茅。（孟子）在野同草茅之臣。再依照「中國辭典」（大中國圖書公司印行）八〇頁之解釋：「草莽——草野之地例草莽流寇。②喻民間例草莽之臣。又見八〇五頁的解釋：「草莽之臣」——稱辭官在野的人。「草莽流寇」——稱流竄的盜匪。曲江先生「草莽」二字是指何而言呢？就「迤南人民，多在商業或草莽方面有所表現」一句來看：如係「草莽之臣」，那應該是屬於在「政治上、文化上」的表現。否則便是前言不搭後語，自相矛盾。而且既屬草莽之臣，還有何「表現」而言。如果是指「草莽流寇」而言：雲南人恐怕要提出嚴重抗議了，雲南人在中國歷史上，到底出過多少「流竄的盜匪」，如果「拿不出證據來」，想必曲江先生一定會向雲南人公開表

示「道歡」（特別是雲南人）——這是一個中國讀書人應具備的基本做人道理。

曲文在結論中說：『雲南人的性格，優點：大智若愚，大勇若怯，篤行實踐，吃苦耐勞。弱點：氣度狹窄，臨機善變，同鄉念重，工於復仇。雲南人在一般西南人中，最富於神秘性。其次排外也是雲南人的特色。』

值得警惕的問題

感謝曲江先生提出這些雲南人的優點，是否如此？這些稱讚留予世人作公平論斷。對於缺點方面。筆者却不敢完成苟同所謂的「氣度狹窄」來言：可說是任何一個多山地區居民們的共同「問題」，各自處在山巒的懷抱中，往往在潛意識中固守着「自己的獨立王國」，缺乏大力助幫助別人，提拔後進的胸襟。也難以向外作大的發展和開拓。但所謂「見大量大」可用「後天」的多讀書，多體驗來改變，身為雲南人者，對此實值得特別警惕！

以血肉之軀對抗日軍垣克的雲南人

再說所謂的『臨機善變』這是否與「優點」中的「篤行實踐」有點相互矛盾呢？這是否有點癩蛤蟆跳井「不通」——「不通」呢？再以現代史中雲南人的表現來說：如果是『臨機善變』，雲南人也不會以「小小的一省」來反抗袁世凱的洪憲帝國；以抗日戰爭來說：在臺兒莊作戰的雲南六十軍健兒，用用十字鎗來「對付」日軍的裝甲車，用血肉之軀細綁着手榴彈與日軍的坦克同歸於盡。這那裡會是「臨機善變」的「聰明人」幹的事呢？如果要以盧漢的例子來說：那末陳明仁、劉文輝、鄧錫侯又如何解釋呢？大陸已經淪陷二十年了，但至今在滇緬邊區，仍有成千上萬的雲南人繼續在最艱苦的環境中，為自由而苦戰到底！所以雲南人是最不『臨機善變』的人。

所謂「同鄉念重」

至於所謂的『同鄉念重』，這根本也是自然的事，中外皆然。『民族主義有一個根源，這根源可說是愛鄉主義或是愛國主義。這兩個名詞洋文是“Patriotism”，意思就是「愛父母之邦」，「愛父親的地方」。假如在臺北生的人就愛臺北，……推而言之廣東人喜歡廣東，北平人喜歡北平，我是黃陂人就喜歡黃陂。因我生於斯，長於斯，我從小就看見一條河流，一棵樹木，一座山，或是一位小姑娘一位，老太婆等，覺得喜歡。……所謂愛鄉主義，就是愛本鄉本土，愛父親住過的地方，媽媽生的地方。無論野蠻人，無論女明人，沒有人沒有正當的愛鄉之心。』（胡

秋原：「六義」，「中華雜誌」，一一二期，二八頁。曲江先生難道不特別關切他的同鄉？

所謂「工於復仇」

再曲文中所謂「工於復仇」，才真是「半路殺出一個程咬金」；也彷彿是「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胡適有一句話說得好：『拿證據來！』雲南人的「工於復仇」是根據甚麼樣的「資料」而來。又有多少的歷史事實。如果拿不出證據來，豈非胡說？再說「復仇」也並非完全不對，如果一個人的父親被別人任意殺害，這個兒子用盡各種方法復仇，我們能說他的「工於復仇」。是「缺點」嗎？相反底，中國人常常強調所謂底「大丈夫恩怨分明」。世界名著，「基督山恩仇記」，便是敘述一個為奸人所害的青年想盡方法尋仇的動人故事。至於聖人或宗教家的「寬恕」，那是一種特殊的人生「境界」。非一般人可及。

「大胆假設」而不「小心求證」

如上各種分析。可以看出曲江先生是一個根本不瞭解雲南山川地理，風土人情的人，但是他却如此的『大膽假設』，而却一點也不『小心求證』，不知道從何處隨手抓來了一點第幾手的『資料』來胡說一陣，在最後的一句中，居然如此放膽的結論說：『排外也是雲南人的特色。』這種「法官」似的審判口吻，這種獨斷的指責，是根據何來？難道真認為天下人的讀書人都死光了，莫非也蔑視雲南人中就沒有一個讀書人，敢向他要一個「公道」！

「外省人」眼中的「雲南人」

隨便原舉一個例子，便可反駁曲江先去的謬論，並非雲南人的吳訥孫博士，（筆名鹿橋）原是西南聯大學生，在雲南住過多年，他的名著「未央歌」一書，便是描寫西南聯大學生在雲南的情形。他不斷讚頌『起居絃誦於美麗的昆明及淳厚古樸的昆明人之中，』（「前奏曲」一頁）『這地方人情自來多麼厚道！』（「一一七頁」）該書為臺北南務印書館出版。期望曲江先生一讀此書後，將來再寫一篇「像樣」點的「雲南人研究」。筆者也期望雲南同鄉人能一讀此書，繼續發揚「淳厚古樸」的雲南人優良傳統。

再以實例證明：昆明的文明街，幾乎全是江西人的商店。金碧路則幾乎全是廣東人的天下，雲南人是否有過排斥他們的行為。

前引陳兆驊先生的大文中，從另一個角度來讚揚雲南：『滇省近家，黃泥土圍，環以翠竹，屋簷庭院軒敞雅麗

我國西南文物，似宜以雲南爲代表。即從歷史文物與資源豐富的綜合研究，亦應如是論斷。」

其實，研究雲南人的性格，應該不能忽視雲南的開拓歷史，從歷史記載，漢武帝在元封二年（公元一〇九年）便派兵入滇，『與國（滇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益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列傳」）這是中國文化與雲南的最早接觸。在歷史的發展中，『滇國，哀牢，南詔及大理等古國，可以說是雲南各民族「自相君長」的代表：因爲這些古國已具備國家的規模（有中央及地方政府），自立一方，有完整的主權。同時這些古國與中土大國的關係，不論是處於臣服或對立的地位，影響非常的大。』（后希鑑：「雲南古國與土司制度」，雲南文獻，創刊號）

雲南人的本色

值得特別重視的是，明、清兩代，中原與江南地區大批軍民的「南征」與移民，他們便是現代雲南漢民族的主要來源。這些是中國文化下產生的標準中國人，他們轉戰或遠走千萬里，自必具備有鍛鍊成一種特殊的氣質與毅力，才能够征服和開拓新的環境，他們具有北方人的豪邁（如滇西保山縣居民的口吻極似山東人）和南方人的柔和（如昆明附近「玉溪」縣民口音便極似南京人）也保持了如上述吳訥孫博士所設的『淳厚古樸』這就是現代雲南人的性格。想一想孫中山先生五十年前與唐繼堯氏說過的一句話：『只要有滇軍十萬人，便足以統一全國。』（至於後來部份滇軍在廣東的「蛻化」，那與曾國藩的湘軍，李鴻章淮軍的「蛻化」屬於另一個問題）在孫先生逝世後的十五年，雲南人用血肉之軀來與日軍的坦克搏鬥，而五十年後——中國大陸陷落廿年後的今天，仍有成千上萬的雲南人，在最艱辛的環境下，仍爲自由而苦戰在滇緬邊區。——這就是雲南人的性格。我們不能不佩服孫先生的遠見，希望雲南人好自爲之，開創更輝煌的歷史！

壬子北伐行營

唐繼堯

行營寄內

前人

羅列諸峯放杏花，春光偏在野人家。
三軍豪氣冰應解，萬姓歡迎意轉嗟。
大地風雲嘶甲馬，胡天雷嘯化龍蛇。
澄清事業尋常舉，一戰功成未忍誇。

無端花鳥又春風，天意催人演大同。
別債十年償未得，深閨應怨海棠紅。

遮頂之亂與

十二版納之設流

李拂一

清宣統間，曾震撼滇南思普區之遮頂戰亂，其原因雖多，而猛海土弁之爭襲，實爲其唯一之導火線。十二版納各猛土職之承襲，就地方歷來慣例，用長舉賢兩法並行。猛海原屬小邑，雍正間，其先有叭龍版納者，以功授土便委職，以後子孫世代頂充。同治初，其旁枝有詔香者，爲地方所擁戴，獲襲世職。杜文秀之亂，元江他郎寧洱威遠及思茅一帶漢土居民，避難至猛海者衆，詔香安輯流亡，令皆得所，極盡賢勞，深得民心。年七十，禪位于其嫡長子詔雅洪。詔香于禪位後十餘年棄世。臨終遺囑：『後世子孫，不可因爭襲生內訌，致骨肉殘破』。詔香死後，地方議事庭長詔冠，漢語稱爲二官者，漸攬權勢，逮詔雅洪死，土便委一職，遂爲二官所把持。詔雅洪遺有二子，長子詔雅合、三子詔臘（次子詔光早死）及異母弟刀柱國，均不獲預聞地方事。柱國叔姪等憾之。後因二官爲貪取一孟良擺夷賭棍之賄賂盧比五百盾，准其在猛海地面放賭抽頭，致各村寨頭目及人民等，多被盤剝，輿論譁然，咸不直二官之所爲。於是柱國叔姪，乃乘機糾集人民，攻殺二官，並滅其族。二官既滅，按支派當屬詔雅合，但雅合自少即染嗜好，衆意不屬；而公推其叔刀柱國承襲。推舉既定，柱國亦慮雅合不懌，乃劃猛海最富出息之蘇帖黑龍塘一帶爲其食邑。初亦叔姪相安。光緒末年，柱國赴緬朝佛，將土司事務，權付雅合，於是不滿柱國者，遂從而挑撥之，謂土職當屬雅合，柱國不應奪其世襲。有爲雅合主張，他日柱國歸來，勿須交還土務者；更有爲雅合籌畫，密遣心腹，預伏要途，待柱國歸而邀殺之者。雅合終以祖父遺言在耳，不忍出此。柱國朝佛歸來，仍將土務交還料理。柱國尋悉有奸人鼓動，乃隨時暗中防範。旋六順土舍王光熙王佩坤及猛往土便委刀繼美，銜六順土把總刀繼善之命，至猛遮說刀正經絕車里之婚約（註一），並暗召詔雅合詔臘兄弟往猛遮共謀逐柱國，擁雅合爲猛海土便委，置猛海于猛遮勢力範圍，期削弱車里宣慰勢力，而別有企圖焉。

六順土把總刀繼善，其先乃玉溪東山漢族王氏，自言爲中原人，先世隨沐英來滇，任軍職，後入贅刀氏刀氏衰微，遂獲承襲土司世職。今全族仍王姓，僅承襲土職之一人，爲應付官方，乃冒刀氏。所居接近漢地，土司家族，兼通漢土語文，與漢官交往素密，洞悉官方情弊。勿論大小漢官過江有所公幹，皆賴其鄉導並派充舌人。漢官多不諳夷情，不通夷語；而土人亦多不識官方情形，漢官語文，其中不無故爲輕重顛倒，以遂其私圖者。凡經由六

順土司派充舌人處理之邊事，每于事後橫生枝節焉。六順土司以車里宣慰使刀承恩庸懦無能，不得民心，積日漸久，遂萌取代之念，因勾結強大之猛遮千總，以爲應用，猛遮土千總刀正經，以職位較高，且有兼管八猛（註二）之權，轄地既廣，民物衆遮，不滿於宣慰使刀承恩之所爲，互以兵戎相見者，已不止一次，對於宣慰一職，時思有所廢立，以遂其稱雄十二版納之野心，遂亦樂與周旋，互相利用。刀正經有一得力心腹大頭目曰叭康亮者，最稱慍悍，復多智謀，猛遮工務，多所取決于彼。正經依之如左右手焉。叭康亮與六順土司經常狼狽爲虐之事，各方皆嘖有煩言。光緒二十六年，車里與猛遮之衅，後經普洱鎮總兵高德元查明，將叭康亮加以革斥示懲，然未能懾服其心，亦未能奪刀正經對彼之信任也。彼時猛遮土使委，忽被人暗殺絕嗣，六順土把總刀繼善，命其弟刀繼美，土舍王光熙王佩坤等蒞猛遮，央刀正經致函猛遮，授意猛遮所懼，乃回信拒絕，聲稱猛遮人民，足可自治，勿迎立土司之必要，繼美得書，大爲愧恨，斯時主持猛遮地方事務者，爲刀柱國之外戚，遂遷怒于柱國，因此乃有懲患猛遮千總，暗召詔雅合詔臘兄弟前往猛遮共謀逐柱國之舉。幸此事爲柱國所偵悉，多方安撫雅合兄弟，阻其勿往，其事方寢。後因詔雅合之弟詔臘前往猛遮借穀，擬售作建屋之需，猛遮土千總刀正經乃嗾其趕返猛海，迫雅合即起兵攻逐柱國，爲言若奪回世職，自勿慮區區建屋之費，詔臘心動，歸迫其兄，告以刀正經願爲鼎力，助成大事，並已飭叭康亮完成準備，隨時可資調度等語。雅合一時竟爲所惑，掀然大波，於焉遂起！

當事變之前，外間即頗有流言，人心惶惶，猛海大佛寺總主僧，爲安定地方，避免生靈塗炭起見，曾爲之調處，以教主地位，命刀柱國詔雅合及詔臘叔姪三人，于佛前盟誓，以後應和衷共濟，不得別生異心，塗炭生靈。殊未及五日，詔雅合詔臘兄弟二人，竟夥同叭蠻與、叭乃蠻及各寨不逞之徒，會合叭康亮，于晝夜突襲刀柱國於其土署，柱國因已隨時提防，聞變，急由展樓跳出，漏夜奔猛遮，時宣統元年二月初一日也，猛遮本柱國外戚，柱國在猛遮部署月餘，糾合逃亡，並得漢商之助，乘雅合兄弟不備，大舉襲猛海，雅合兄弟不敵，遂奔猛遮。時各猛土司，在名分上雖隸屬於車里……受車里宣慰使司之管治，惟因宣慰使刀承恩庸懦無能，各猛土司，大都各自爲政，尤其猛遮千總刀正經，以職位較高，且有兼管八猛之頭銜，多年以來，即未接受宣慰使之約束，同時詔雅合兄弟，又在其庇護之下，柱國乃分星里猛遮，請派遣頭目前來猛海，代爲調解叔姪間之糾紛。聲明將來勿論如何，總以維持地方安寧爲重。雅合兄弟在遮，亦揚言願接受和平之解決。

四月初，車里宣慰使刀承恩，爲接受柱國之請求，派遣左將軍都龍賽。率宣慰軍二百名到達猛海，駐紮蠻與佛寺，擬俟猛遮方面派員到來，再共同會商調解辦法。殊猛遮千總刀正經，詭詐異常，一面派頭目率數十土練邊遮海大道前來，進駐猛海太佛寺，聲言一切唯車里之馬首是瞻，虛與委蛇；一面挑選精壯七百餘名，于初二日深夜，由其子刀忠良、頭目叭康亮及詔雅合詔臘統率，啓道蠻稿小路，星馳前來，繞由蠻賽，經蠻拉悶，徒涉流沙河，逕襲

駐于蠻興之車里宣慰軍，先駐猛海大佛寺之部，復突出來擊。左將軍都龍賽倉皇應戰，身中七槍，死。宣慰軍十餘人。車里軍以事出意外，且衆寡懸殊，不敵，退回車里。刀忠良叭康亮等，乃乘勝直搗猛海城子，刀柱國卒不及防，驟遭攻擊，復倉皇奔猛滑，旋又逃至緬境猛挖（一譯猛瓦，或譯猛窪）。同時猛海猛滑壩子附近各寨居民，亦紛紛遷避。詔雅合兄弟，初本聲明不擾漢商，繼廉悉漢商張棠階曾助刀柱國逐己，乃糾合刀忠良叭康亮等，不分皂白，對漢商住區，肆行焚掠。漢商見來勢兇猛，紛載貴重銀物逃走，不料中途又概被攔劫，損失財貨萬餘金。漢商李潤庭楊憲章及川籍商人數名，並遭殺害。張棠階雙身脫走車里。刀忠良等，遂滿載而歸。

張棠階至車里，先求宣慰使派兵彈壓，並追繳失物。宣慰使以新敗，猛遮勢方張，無必勝把握，不願出兵。乃分別具稟思茅廳龍文，普洱鎮謝有功，迤南道杜慶元，請派兵剿辦。張並齎文親赴思茅投訴。鎮道得稟，不即派兵，先命思茅廳同知龍文，前往查辦。龍年邁畏瘴，行至六順，即不敢再進，另派六順土舍王光熙王佩坤及猛往土便委刀繼美，率土練十餘名，至猛海調解。時民多逃散，來者又勒索供應，僅存之民，不堪其擾，具稟上控，旋均被撤回，而龍文遂坐是撤職。

九月，迤南道杜慶元飭新任思茅廳同知費從光與委員鄭培田李孔訓等，普洱鎮總兵謝有功則派哨官黃殿英帶兵一哨，共同前往猛海查辦此案。費仍帶同王佩坤隨充譯人。後王以漢官不諳夷情，思于中漁利，招其堂弟詔相，冒爲猛龍土司，向費請襲，企圖奪取猛龍土司世職，事爲張棠階所覺，密囑波猛向費揭露，奸謀未逞，被費斥革離境，自後譯員一職，遂由張棠階所取代。刀柱國展轉逃避至緬境猛挖之後，迄未敢歸。費命張遣人招之，乃回國來見。惟已一無所有，謁費時僅以香蕉一梳爲贄。其姪詔雅合則贊以四平頭鹿茸一架。費詳詢支派，遂決取宗祧，以詔雅合爲合法繼承人，令襲猛海土便委職；其刀柱國所損失者，則判由詔雅合籌償紋銀三千兩。此諭一下，民衆駭然，蠻董老叭，尤致憤慨，遂約各寨頭目人等，整行行裝，準備離境。僉以詔雅合一且襲職，則彼等終無容身之地也。臨行入見費從光，瀝膽陳情，述民向背，作最後之努力，冀能扭轉。並具言：『今大人命詔雅合承襲土職，責其償紋銀三千兩，此款始終仍須由人民頭上攤派，人民左右是死，若不蒙收回成命，則民等祇有棄大人在此之時，偕同刀柱國一道逃亡耳』。費聞言，志不能決。張棠階素左袒柱國，遂亦乘機進言：『猛海土職承襲慣例，舉賢爲尙，宗祧良非所重』。時有報人民襁被離境者，一時費頗感棘手，又慮別生他變，乃容納蠻董老叭之建議，取消前命，並派員安慰民居，宣示土司職務，仍由刀柱國繼承。詔雅合見事中變，復潛往猛遮。費曾屢調猛遮土千總刀正經及頭目叭康亮來猛海會商善後辦法，均違命不至，久之不能解決。而李孔訓帶往猛遮之兵，復因叭康亮，時由草叢中放槍恐駭退回。費以無法達成查辦任務，遂于冬月崑返思茅廳治所，具稟上峯。留下黃殿英一哨駐紮，爲保商之用。惟此時內地商人，所餘無幾，哨兵嘗因糧餉不繼，意欲撤退，漢商張棠階等，誠恐駐軍一撤，叭康亮等，將復爲亂，不能安居，籲請哨官黃殿英暫勿遽撤，至糧餉不繼，彼等願代張羅借墊。隨總兵謝有功復增派楊華堂一哨

到來，共兩哨之衆，分防猛海猛滑兩地，以資鎮壓。

宣統二年春正月，雲貴總督李經羲，飭已革知縣黎肇元查辦烏得及猛海亂事。時烏得已平，黎乃帶同巡檢陳誠，並一部份粵軍，經六順逕至猛遮，仍帶六順王佩坤隨充譯員，初意擬僅究治叻康亮一人，餘均安撫，並經稟請上峯核准。不料到達猛遮之後，終爲王佩坤所簧鼓，對叻康亮寬縱未究，即行前往猛海。王以回護叻康亮之任務已達，託辭需返六順。黎抵猛海，刀柱國乃倩李夢弼具稟陳訴歷次被害經過，稟中詳述叻康亮與六順土司之挑撥離間等情形。黎初不以爲然。繼後訪問漸廣，又親歷各受害區域，但見敗瓦瓦垣，滿目荒涼，不覺淒然。同時張榮階等漢商因損失慘重，亦痛陳叻康亮等之種種罪行，猛遮土司刀正經之強霸事實，六順土司之陰謀等等。黎爲感動，於是札調刀正經叻康亮來猛海，藉名商討善後，欲俟其到而執之。乃屢經札調，皆不受命。最後刀正經以無可推諉，方遣其子刀忠良來見。黎面諭刀忠良曰：『汝如能取得叻康亮首級來者，當賞銀三百兩；並可保全汝家土司職位。』刀忠良乃回商諸其父，刀正經曰：『汝欲取叻康亮之頭，莫若取父之頭更好。』刀忠良遂不敢再言。自是刀正經防範日密。叻康亮並帶土兵數百名，據蠻費寨佛寺，具擺夷文戰書，邀黎會戰。其略曰：『汝欲取吾首級，請速來；否則余將至猛海，取汝之首級也。』黎得書，知不可無輯，乃電請剿辦，報可。遂分派黃殿英及刀柱國，各率所部，由猛滑進；楊華堂率哨兵，車里大頭目都龍發號及宣慰使幕友李夢弼率宜慰軍由頂真進；並飭漢商張榮階招集義勇保商隊，會同車里猛海一部份土兵由猛海進，總共七百餘名，約期三月初九日拂曉，分四路同時向蠻費進攻。義勇隊隨一部份官兵取正面一路；其餘官兵，復分二路爲左右翼，分由田壩繞進；一路截堵蠻費後山，則純由土兵擔任。分派既定，各路兵漏夜向指定地點進發。當逼近蠻費時，值大霧。但已爲叻康亮所覺，先鳴槍抗敵，勢甚兇猛，官兵奮力圍攻，由曉至暮，不稍懈。時官兵已陣亡六人，傷數人，各路仍奮勇進攻不已。賊見勢不敵，相率由後山遁走。其負責截堵後山之土兵，因膽小，以黑夜，不敢取後山，仍由田壩助攻，致叻康亮等得由後山脫逃也。匪巢既得，官方遂分兵守之。當官軍合攻蠻費，鏖戰方酣之際，猛遮土總刀正經父子，詔雅合兄弟，僱匪李張國及猛阿土把總詔眞德翁等，竟各率所部，躡官軍之後，悄然入據頂真城子，深溝高壘，恃險抗命。土人諺曰：『蝦蟆叫，漢人心兒跳』。蓋以昔時漢人經商十二版約一帶者，大都來自較高海拔或較高緯度地帶，多不耐暑熱。每屆清明，不計盈虧，無不紛紛結束業務，重返家園，形同大敵之即將歸囊其後者。其偶有不暇作歸之人，又多數感染熱帶性瘧疾，即所謂煙瘴，或失醫而致死。清明後十日爲擺夷元旦，又曰潑水節，潑水節過後，即漸入雨季。雨水下地之時，四野青蛙，鳴聲如雷，羈旅之客聞之，心懷無不惶惶者，以是土人遂有此諺。咸以爲雨季一到，漢人決無忘命再留之理，兼以頂真地勢險要，彼時武器不甚犀利，實有其所恃之處。官軍圍攻蠻費之日，已在潑水節後之第三天，雨季在邇，是以愈長其狂妄之念也。

四月，迤南道柱慶元據報，遂電省請調兵剿辦遮頂叛酋，李督復電允可，隨派鎮邊廳丞劉成良督辦遮頂軍務，

思茅廳承費從光爲會辦，黎肇元爲參謀，分路進剿。劉成良率孟連宣撫刀派永，雅口都司李文科、土兵管帶李文才，猛允土弁刀金寶、猛濱土目罕定國，各率土兵，進圍頂眞；保衛隊長柯錫光偕劉成良之幕友陳倫品等駐猛遮。旋于猛遮捕獲刀忠良及頂眞土便委刀金貴囚之。刀忠良隨破押逸去。時官兵已前後調集四營之衆，並土兵數千，但屢經進攻，皆不利，副哨劉萬興陣亡，土兵管帶李文才亦因傷重致斃，駐紮頂眞北城外蠻養法佛寺之罕定國亦受槍傷就醫，不能作戰。斯時官軍勢危，而賊勢則日熾。隨再電省稟告，頂眞天生險要，非佈長圍，難望攻克。於是調柯錫光管帶接防蠻養法佛寺，仍補以罕定國李文科之部圍其北；調費從光率護思營、周國華率保衛第二營駐頂眞後山，管理開花礮，截其東北；調孟連宣撫率土練防其南；東南一帶，則由鐵路營胡錦堂周連標黃殿英易榮黔各管帶分別扼要駐紮；車里宣慰軍駐頂眞正東荷花池邊；劉成良則西駐猛遮城子，遙爲接應。鏖戰數月，終以頂眞地勢險阻，壘高塹深，四圍竹木密茂，叛酋居高臨下，易於制我，官軍暴露四野，無法得窺叛敵所在，仰攻困難，毫無進展，而耗費彈藥亦已甚多，時當雨季，雨水盛發，官兵日立風雨之中，感染瘴毒，病亡過半。傷病兵昇送至思茅就醫者，五六百里，絡繹不絕。

七月內，督辦劉成良，因探知叭康亮已潛離頂眞，轉往英屬孟良借兵，而刀正經是否尙困守頂眞城子之中，亦頗有種種揣測之謠言，以爲縱將頂眞攻克，而首要不獲，亦覺難以爲詞，又懼引起外患，適感瘴毒，乃稱病辭職，旋竟瘴故于其猛遮行營，而其幕友陳倫品，則因弄權舞弊，被逮入獄焉。計自三月初九日圍攻蠻養起，經已四月，漢土兵練萬有餘名，迄未能將區區彈丸之頂眞攻拔，論者有謂指揮不能統一，攻擊之時，此張彼弛者；有謂主其事者，欲故延時日以縱敵，將來藉爲要功地步者（註三）；有謂煙瘴劇烈，官兵染瘴過多，致攻戰無力者。劉故後，總督委黎肇元繼爲督辦，解除費從先會辦名義，飭其專責辦糧，供應軍食。黎奉令後，再電請總督益兵助攻。總督以管帶柯樹勳部在河口一帶，素著戰功，河口爲雲南著名瘴區，能耐煙瘴，乃電調其全部，並周虎臣一營，星馳增援。柯部于七月尾開抵頂眞，奉派駐紮頂眞南面之蠻留寨。次日巡視地勢，與各營會商合圍方略之後，即督率所部，晝夜攻戰，以期速捷。連攻數晝夜，賊居高放槍，柯部由坡仰攻，頗有傷亡，部衆漸有退志，柯乃優懸重賞，多方激勵，同時視冒槍彈，督戰愈力，士卒復鼓勇奮進，遂直薄賊城，並奪據其城外之礮壘碉堡三座，逼近城濠。東西北三方面圍攻之部隊，亦同時放槍響應，賊勢漸蹙。

八月初六日，普洱鎮總兵蘇掄元，銜總督命，統其軍到前敵督戰，於是各方面之圍攻部隊，始盡力猛攻。因敵見官軍並不因雨水盛發而撤退，反日漸增強，遂有私投官軍者，于初十日，斬賊夥李張國之首，投周國華部哨弁邵元臣處來獻，總兵立予優賞。十一日，因敵又有潛出密報于柯營者，詢悉刀正經等首要，因李張國被殺，內部不穩，有乘夜突圍，另謀再舉之議，乃送之蘇總兵，並爲要求寬宥脅從，無罪良民，總兵皆許之。總兵於是密傳各營，嚴行戒備；並諭各路包圍部隊，務獲首犯，不許漏網。設有脫逸，當罪其所經之營。惟是頂眞四圍廣濶，包圍之衆

雖已萬餘，而勢難步步爲防。能否截獲首要，各部亦殊惴惴。柯部乃新增生力部隊，對此消息，至感興奮，認爲良機難得。可望早日結束戰鬪，藉免邊氓轉徙流離，日受鋒鏑之苦。但叛敵黑夜突圍，何者爲首要，而其突圍之點何在，皆最關重要。一面激勵所部，加意提防；一面重價募土人，得潛通其傳更之夫，約定正經所至，更鑼隨之。同時命其哨弁柯運森，佯疏其所防而盡伏以待。是夜五鼓，刀正經及其基幹，果率衆四面突圍，一時槍礮大作，聲震四野，各部官兵士線，皆加緊包圍，以密集之火力，予以還擊，獨頂眞城子北面，槍聲疏落，刀正經及其親隨，遂由此方濠溝缺口，悄然而出，更鑼戛然鳴至此而止。伏軍聞聲盡起，出者咸就擒，無一漏網者。天明，經土人辨認，一屍約金釧十數者，即首要刀正經無訛，遂梟首以獻；同時並將擒獲之重要禍首詔雅合叭烏提認眞德翁等十餘人戮之。蘇總兵傳首招降夷衆，安撫居民。至是因猛海土弁爭鬪而釀起之一場遮頂變亂，勞師糜餉，遷延歲月，乃始克之，而官兵士線之傷亡瘡痍者，亦已不可勝數矣！事聞，在事出力人員，均叙獎有差。柯樹勳保直隸州知州，遊擊胡錦堂周連標均保副將；其餘亦各有陞獎。各營先後班師回防，留柯樹勳督帶第五營駐守猛遮頂眞，負責招撫土民歸田，使各安生業。

宣統三年二月，黎肇元開復知縣，受任思茅廳兼副營務處。六月，赴猛遮辦理善後，督辦改流事宜，分猛遮頂眞猛潛猛海及猛阿五區，出示變賣田地，議請設一直隸州及三縣。委駱負圖陳兆廉陽榮輝周世清及鄒位燦爲編戶招墾員，並抽收棉茶捐，以充經費，嗣因陳兆廉陽榮輝瘴故，另委韋炳章李佐華接辦。九月八日，柯樹勳奉飭往孟良商請英方引渡逃犯叭康亮。英方以政治犯爲辭，不予引渡，交涉無效，乃就而考察英之所以治孟良者。是月，編戶委員周世清、督辦黎肇元，先後瘴故于猛遮，幫辦蔣可成及各編戶委員，均畏瘴辭差而去，邊事之員經理，棉茶捐亦無形停辦。時本省光復，都督蔡鐸，曾電黎以南非軍事重託，不料黎先于九月二十四日染瘴身故，邊務主持無人，地方騷然。柯樹勳因孟良不予引渡叭康亮，又聞本省光復，乃匆匆歸國。行次猛板，奉令調署思茅廳兼副營務處，先命李夢弼馳往車里，宣傳光復宗旨，並布告邊民，各安生業，分派既定，隨即赴思茅就任，率帶第五營防軍，保護地方，閭閻不驚。

民國元年一月，都督府以普思界偏兩強，邊防重要，命劉鈞巡按迤南。劉鈞至思茅，適逃匪叭康亮散佈謠言，聲稱即將入邊報仇，邊民驚恐。迤南道方宏綸巡按使劉鈞，以夷情反覆，伏患未除，非威信素著，不足以資鎮懾，乃電稟都督，命柯樹勳督辦遮頂五猛善後，督帶邊防各營兼副營務處，管帶黃殿英駱家倫均歸節制。柯至車里，即分區派員廣續辦理編戶事宜。又以車里宜慰使刀承恩，對五猛改流之議，表示反對，遂決意設善後總局于車里，擴大設流範圍，作一勞永逸之計，並就近監視其行動，報請委任鄒位燦爲幫辦，駐猛遮；李譚黎祚陳錦昌陸唐唐健臣充編戶員。惟時國帑空虛，經費無着，幸商得思茅紳商同意，復抽棉茶捐，共獲四千餘元，權以支持。七月，遮頂五猛編戶完竣，柯乃斟酌邊地情形，並參以英之所以治孟良者，條陳治邊十二條，當道許之。於是于民國二年正月

，擬設普思沿邊行政總局于車里，兼第一區；以次設立第二區行政分局于猛遮；第三區行政分次于猛湑（旋移猛海）；第四區行政分局于猛龍（後移治猛往）；第五區行政分局于猛臘（後移治猛捧）；第六區行政分局于易武；第七區行政分局于普文；第八區行政分局于官房。分區設流，作將來改縣之地步（註四）。並奉命就地籌措經費，呈准除赤貧頭目外，每戶年征戶捐銀一元六角，半歸土司，以作養贍，革除舊日土司一切攤派；半充總分各局行政經費。又戶征折工銀四角，專作修築道路橋樑及興建各區局署之用。保留土人原有其田之土地村有制度，不予變賣猛遮等五區田地。邊民樂輸，政費有着，遂停棉來捐。設流而不改土，於是六百餘年來半獨立狀態之車里土司十二版納，始獲正式躋於中華民國政治之平等地位，同時邊民遂亦免於兵戈擾攘，水深火熱之中（註五）。因猛海土弁之爭襲，致掀起遮頂之亂，而勞師動衆，而分區設流，進而改縣，是又不得不詳紀顛末，以資參考也。

（註一）光緒二十六年，車里與猛遮之畔，普洱鎮總兵高德元蒞臨查辦，勒令具結敦好，並主持將刀承恩之四女孟室利挽那許字刀正經之長子刀忠良。六順派人說猛遮絕車里婚約即指此。

（註二）八猛指猛湑、猛海、猛阿、景眞（頂眞）、猛滿、猛昂、景洛、猛康。

（註三）參謀黎肇元前參與中越界務，擅在法人界圖簽署，導致我國喪失猛烏烏得兩土司地，因被革去知縣職務及摘去頂戴。此次參謀邊事，爲待罪立功。清例不滿百日之役，不爲軍功，黎參謀其間，故取拖延，期能以軍功而開復，故普遍有此傳說。

（註四）普思沿邊八行政區于民國十八年，已分別改設爲縣及設治局。

（註五）十二版納在土司自行治理時期，承襲爭奪，變亂頻仍，稍注意此方史事者，無不爲邊民之水深火熱，深致慨嘆！土人嘗爲余言，過去每至秋收完畢，即須將穀子埋藏山中，每家各春製火藥二斤，預備爭戰，自設流之後，已多年無此必要矣！

編後記

把最後校樣看完，雖然鬆了一口氣，但因付印的匆促，沒有足夠的時間校對，在滿盤珍饈中，撒下了若干沙子的，又勉心硬着讀者的牙，又加以篇幅有限，把大塊文章送入牛角尖裡，閱讀也不便祇得借這一塊空白，先寫下道歉的話。

這一期的作者中，顏檢先生字惺甫，乾隆丁酉拔貢，歷官至河南、貴州、浙江巡撫，直隸總督，兵部尚書，閩浙總督。著有耘圃詩稿及詩集等，子伯燾字魯興，嘉慶進士，欽點翰林院庶吉士，歷官至雲南巡撫，閩浙總督。父子清史均列有傳。各詩係顏代表澤滋提供。

謹向惠稿及提供資料先生致最高的敬意！

大明建文皇帝 在雲南的遺跡

↓鶴慶觀音山下眠龍洞

張人和

明太祖的長孫——建文皇帝（即明惠帝）年紀尚輕，執掌了大明江山。他的叔王就是後來的明成祖，那時是鎮守北平的燕王，實力最強，本來專門是防止元朝的死灰復燃。因此也就養成了燕王的自尊，於是雄心勃勃，光大明室的大一統山河，發動了靖難之師，調動大軍由北而南，直搗南京，奪取建文皇帝的寶座。

建文皇帝知道他的叔王與兵南來，「爭天下者不顧家」，既不能相與抗衡，如果勉強抵禦，必定遭致生靈塗炭，作最大的流血犧牲。左思右想，總是凶多吉少，計無所出，焦急萬分，隨手檢出了先軍師劉伯溫的錦囊妙計；打開一看，原來是剃頭刀一把，幾件袈裟。這位聰明絕頂而又悲天憫人的建文皇帝，立即下定決心，「忍人之所不能忍，行人之所不能行」：把頭髮一剃，匆忙裡帶領了忠心耿耿的內侍兩人，鑽出了後宮的隧道，連夜化裝成為僧人，逃出南京，沿着滾滾長江，風餐露宿向西方大道沿門托鉢、行腳萬里，經過兩湖到達了川黔各省，真是千山萬水，也看盡無數的名山大川，連普賢王菩薩的道場——峨嵋山，他們君臣三人，都不屑一顧，一直朝滇西繼續前行。

到了鶴慶的大門——牛街，相隔四五華里的觀音山下，有一眠龍洞，可容六、七人，冬暖夏涼，在大同村西面，四圍蒼松翠柏，春夏桃紅柳綠，此起彼落的奇花異卉；氣候溫和。真是「四季無寒暑，一雨便成秋」。滿山長遍了映山紅的花朵，還有由瓜拉坡，山長白滾滾而來的洱海之源的河流，映帶眠龍洞左右，高山流水，環境清幽，山川鍾毓，物產豐饒。相隔不遠的祥雲山鹿野寺和淨土菴這些名勝，他們三人都不願去住，却選擇了這空無所有的眠龍洞，作為安身立命之所。好像釋尊的苦行林。

現在隔離南京一萬幾千里，走遍了大江南北，雲貴高平的叢山峻嶺，棄國捐王，無人識得建文皇帝的廬山真面目。且把萬緣放下，虔修梵行，兩位丹心赤誠的從亡者，仍然是必恭必敬的侍候着；十幾年來上不怨天，亦不尤人；這兩位侍者，十幾年間先後去世，建文皇帝一一予以安葬在眠龍洞口，還為他們修建了兩座石條砌成的圓型墳墓，永遠鎮守在眠龍洞的兩傍，供後人的瞻仰，也成了鶴慶的名勝古跡。

武定獅子山做了住持

建文皇帝孑然一身，認為眠龍洞已非久居之地，可是不願到附近有名的鷄足山，或大理永鎮山川的三塔寺，獨自一人來在武定獅子山的佛廟裏任住持，對雲南特有的茶花，最為欣賞，在獅子山的佛廟裏培植的也最多，春寒盛開，其紅如火，粉白的就好像牡丹芍藥，鮮艷無比。

每年正月十五日獅子山佛廟有一敬香禮佛的大盛會，遊人如織，有一年的正月十五，縣太爺的傭工把他的小少

爺帶往趕會，這驕生慣養的小孩子玩皮成性。順手採下廟裡名貴的幾朵茶花，在手裡玩弄，不多時又任性的再去採拆，於是這位建文和尚非常怒惱的罵道：「你若再採茶花，我將要打你了。」話雖如此，並未真的打去，傭工也就敢怒而不敢言的抱着小少爺回到武定縣衙門。

到了半夜，這位小少爺又驚又哭，面現青腫，縣太爺的夫婦兩人就暴跳如雷的根究傭工，被何人打傷，在縣太爺發狠的毒打之下，這個傭工只好將白天帶往獅子山趕會，在廟裡一再披拆茶花被老和尚怒的罵經過一五一十的招認出來。

於是這縣太爺聞聽之下，更是火上加油，立即派人到獅子山把這老和尚捉來關在監房裡。聽候法落。這位老和尚遭到飛來橫禍，無可奈何把手指咬破，立刻寫一血詔叫禁子（管獄的人）星夜跑去昆明，指定沐英將軍接旨。要他派兵到武定縣救駕。昆明方面的救兵急於星火的趕到，縣太爺在逃亡裡拒捕戰死。才迎接老和尚回到昆明，從此建文皇帝又重現於世。

掛單昆明大西山的太華寺

這時明成祖早已不在人世；建文皇帝由壯而老，自從逃出南京，雲遊四海，到了西南邊陲的眠龍洞裡與武定縣的獅子山，虔修出家人的戒定慧，「志求無上菩提，願出生死苦海，」一心要救世人濟度衆生，更不須要再做大明皇帝的美夢。仍然掛單於昆明大西山太華寺裡，種植他所心愛的山茶花，現在僅存太華寺既高又大的兩棵，已六百餘年，依然大放光彩，枝桠上掛着「建文皇帝手植」的木

牌兩塊。據說這位皇帝老和尚功圓果滿，還是回到江南復上祖若父的墳墓而圓寂。

明太祖從小和尚做到了開國的大皇帝，他的長孫建文帝是由皇帝而做到了高僧，古人說：「一子出家，九族生天」。完成了明太祖所未完成的遺志。

清末民初，鶴慶楊進士郊遊眠龍洞，為紀念這兩位忠臣，曾作了如下的憑弔長聯：

七百里燕子飛來，叔不以父命為尊，姪惟知天倫彌重，四十年龍潛無用，君竟得骸歸故土，臣長此魄散他鄉。

由霑益至馬龍卽景

洗耳聞泉響

過霑泉塘

茶亭有曲阿。

又過茶亭塘

雲因收雨薄

。風為近山多。欲向前山去。還從小澗過。蒨籬花漸老。秋去意為何。

過馬龍州

一城為斗大。秋色望蕭條。歲稔無多黍。山空半種菽。艱難謀粒食。來往過星軺。長史勤求莫，須令瘠土饒。

避難佛海的

一位緬甸

愛國高僧

李拂一

這一位緬甸的愛國高僧，名琪琇敏薩，自言爲緬甸王子，一般人稱之爲緬甸和尚。身軀矮小，瘦癯，膚色栗褐，狹面廣額而隆準，神全氣足，兩目尤灼灼攝人魂魄。於民國八年，即緬甸被英滅亡後的第三十四年，以無數次的反英復國運動失敗，且年事已高，乃展轉避難至佛海（當時稱爲猛海，爲普思沿邊行政第三區分局治所，十八年始改設爲佛海縣，與緬屬景棟土邦接壤），由佛海殷商張棠階君爲佛海縣，與緬屬景棟土邦接壤，由佛海殷商張棠階君之緬甸太太，於其後院，別營一菴以居。其臥處滿鋪鵝卵石，即以鵝卵石作臥榻。和尚除隨身書籍佛像印信及袈裟一襲而外，別無長物。無間寒暑，寢即和衣臥於鵝卵石上。不藉不被，不枕不帳。佛海冬令氣溫，有時降達冰點；而夏秋蚊蚋尤盛。有慾其或冒寒染瘧疾而佈施以被褥枕帳者，和尚皆堅辭不受。言：『不得復國，不覆被藉褥』。亦猶勾踐臥薪嘗膽之意。每日中食一次，過午不食，不病不藥，數十年如一日。和尚精於巴利語文，佛學湛深，道行高潔，尤念念不忘其故國之規復。亦兼治英日文字，爲言：有族人散居英日兩國，仍音問時通，共謀所以

復國之道云。平日跏趺靜坐，或誦佛經，或摩石，石，臥榻之石，均摩挲得油潤光澤，幾可鑑人，間爲人禳解治病，但咒而不藥，往往有奇效。邊地擺夷，崇奉備至。近之者，以獲親手摸其腳掌，然後加手於自己之頭頂爲榮幸。尊稱之爲『詔翁』。徐爲光任普洱道尹時，慕其名，與迎至普洱道尹公署供養，禮之甚虔。其後，徐爲光以思普區稱兵獨立，兵連禍結，生靈塗炭，琪琇敏薩乃辭歸佛海。後於民國三十四年小曆九月黑分初三日（乙酉六月十九日）圓寂，壽一百一十五歲，葬景買村外張棠階君之墓園。遺有錫質孔雀印一枚，圓形，徑約二英寸，中鐫孔雀開屏圖。四圍鐫緬甸文，即緬王子印云。再三年（西元一九四八年），緬甸方脫離英帝國之統治而獲得獨立，惜琪琇敏薩已不獲親見。和尚生前禁人爲之拍照，無遺像留傳。張棠階君之緬甸太太見告；琪琇敏薩確係緬甸王子，其父王泐語稱爲『困懷懷孟董』。孟董似即緬王曼同之異譯。按曼同於西元一八五三年繼其兄蒲甘曼爲王，在位二十六年而卒，年六十四歲。其生年爲西元一八二二年。民國十四年（西元一九二五年），余晤琪琇敏薩於佛海時，承告其年爲九十五歲，推得其生年爲西元一八三〇年，僅小於曼同八歲，不可能爲曼同王之子。且曼同王之子七人，於曼同幼子錫袍繼位後，已循緬王室惡例，概被屠殺。據外籍記載，曼同諸子中，僅讓延、讓烏二人，以逃入英國使館獲免。讓延於英滅緬甸之前六個月即已亡故，和尚所言散居英日者，不知是否有讓烏在內，抑別有所指。和尚平素仇英，似亦不可能即爲當日投庇於英使館之一之讓烏其人。疑和尚爲曼同王之兄蒲甘曼王之子，而非曼同王之子。否則其於民國十四年所告之年齡，至小當有十

年左右之差誤，而其壽數亦當減爲一百零五歲左右，二者必有一誤。但張棠階君的緬甸太太則堅稱其確有一百一十五歲。惜和尚生時，未及一詳詢之也。

和尚不得復國，不捫不被，無間寒暑，僅袈裟一襲，寢臥鵝卵石上之苦行，給予滇南邊地居民之印象，異常深

刻。大陸陷匪，今已二十餘寒暑矣！雖復國在望，然每當吾人一天工作完畢，歸寢到被煖席豐的所在之時，即不禁想起了這位緬甸愛國高僧的堅貞志行，以及無量數的大陸同胞，尙展轉呻吟於共匪暴政之下，慘遭奴役，飢寒交迫而爲之身心如焚！

思茅籌邊一首柬許定甫明府

顏檢遺著

策馬驅邊城，凜凜歲云暮。一歲我再來，景光相理互。昔者暑雨咨，今也朔風怒。亂雲舞寒颺，頃刻成積素。三冬農望殷，此會能幾遇。對之懷抱開，艱難忘行路。行路敢辭艱，邊籌頃借著。緬彼緬匪愚，凶頑信天賦。瘴厲日侵尋，漁獵紛馳驚。長矛插短蓬，利刃縛敝袴。門很習慣成，殘殺爭趨附。其性與人殊，其人難理諭。不過羈縻之，治述在善馭。胡致彼猖狂，龍江竟潛渡。警報日以聞，披星戒徒御。產里會二程，瞬息即馳赴。中宅集哀鴻，合宅栖荒戍。遷徙復流離，老莊偕咸孺。聞風競遁逃，匿影尚惶怖。或以刼奪傷，或以顛連訴。急若待哺雛，窮如涸轍鮒。對之涕淚潛，惻惻不忍顧。嗟哉我良民，何乃膺疾苦。平心徐與情，多被長官誤。巡防沿虛文，簡閱失典故。但匏溪壑謀，肯為蚩氓慮。因循長桀驁，鞭扑誰煦嫗。捍衛法多疏，吾國何以固。失職不自思，乃復委之事。臨風一長吁，點計良滋懼。慚予樗櫟材，栽培承雨露。旣感知遇隆，况復頭銜署。任重難仔肩，力孱怪僵仆。瞻馬有良朋，往復幾延悵。開緘寄我言，懇懇仰垂注。彰信懷以德，豁達示大度。（定甫來函云：信懷德不難潛移默化，故報之以此）此誠安邊策，彼昏焉能悟。黽勉事斯語，庶幾無乖忤。上游公道存，民隱聊宣布。采風或不遺，穆然有餘慕。

我所知道的袁樹五先生

王世昭

袁先生雲南石屏人，諱嘉穀，字樹五，一字樹圃，別字山筏主人，又署臥雪堂主人，蓋以愚公自況，又以袁安自隱也。

余識先生，始於肄業東陸大學時，時先生以雲南省鹽運使兼主東陸大學國文講席。課學生以詩文辭，曾出版東陸詩選，講義用古書疑義舉例，與滄浪詩話等。

余初學詩，先生批云：「照燭三才，輝麗萬有，靈祇因之而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旨哉言乎！生初從我遊，即學我吟，謂之結習，則同病相憐，謂之真樂，則同心相應。大海無邊、滄波曷極，大雅可作，企余望之矣。」

又有批云：「從吾遊者，學唐宋人多，學六朝人少，不佑稍明選體，生亦善學顏謝，爲之欣賞無已。」

先生講學，主考證義理文章並重，不拘守一家言，卽：是則是，非則非，真則真，假則假，無門戶之見，將予以廣大也。

先生云：十八歲於縣青一衿，二十二歲於省補廩，月獲膏火銀二兩，遂得板輿奉母，引爲至樂。

先生既以試最被薦入京，以經濟特科第一名中式，（是科江蘇張一鵬第二，廣東梁士詒第十。）遂補翰林院編修。初放浙江省提學使司（卽學臺），後任日本留學生監督。羅振玉曾薦王靜安爲監督署書記，世昭肄業東大時，時到先生家請益，適王自沉於北京頤和園內昆明池消息見報，先生遂及之。

先生能作三體書，卽：大篆、楷書、草書。篆學古籀

，楷學褚書聖教序，草學十七帖。先生篆書骨力雄強，楷書秀勁，草書清逸，皆能變古人之法而自抒杼軸，非亦步亦趨者可比擬也。

余至先生家，每喜侍先生筆硯，先生亦不見外，於握管時每命世昭伸紙，遂了知先生執筆之法。然先生固無法也，問誰師？曰：「師自然。」

民國十六年冬（一九二七年）世昭將之東南亞，求先生書聯，先生爲書云：

「嗣宗口不言人過，季野心自有陽秋。」

又求先生書四屏，先生振筆草書十七帖四條，都於國內動亂中失去。惟四條十七帖，當世昭任荷屬廖內端本學校校長時，曾命學生鐫於木板，加以油漆，今四十五年矣。世昭去國之日，謁先生請訓，先生云：「東洋北洋予曾到，南洋未到過。今子南弘吾道，南遊諒不遠矣。」

先生著作有「演繹」，「臥雪堂詩文集」等。先生於二十六年逝世，余得息後輓之云：

「九龍池舊館，想應依然，猶憶絳帳傳經，漢學溯源，師語吾：惟馬鄭知己；

臥雪堂存詩，何堪重誦，從此昆湖月冷，高山空仰止，誰許我：以顏謝後身。」

眞之書家，自錢南園先生以下，多學顏魯公，逮民國，趙樾村藩，陳因叟榮昌其著也。先生上師古籀而入右軍之堂廡，蓋亦取法乎上之意。書如此，詩如此，文如此，先生固嘗以此詔諸生也。

從事雲南黨務工作十二年

裴存藩

我從事雲南黨務工作，與陳果夫先生的認識，有不可分的關係。我和果夫先生訂交，大約是民國十六年底，就在北伐的革命軍總司令部見到果夫先生，他待人平易而誠厚，分析問題深入而透闢。他的吳興鄉音，直到今天還是那麼清新的遺留在我耳際。

事實上，從十八年起，我可以說在黨務工作上就接受果夫先生的指導和啓迪，對我個人來說，雲南的黨務工作從北伐完成後開始，就是由我實際負責責任，一直到大陸陷匪，盧永衡變節投共，我隨張岳軍先生從昆明乘機經河內到香港爲止。這長達廿餘年，我都沒有脫離開雲南黨務工作的崗位。民國十七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已近尾聲，我當時只是一個剛剛離開黃埔軍校的學生，在北伐軍中工作，今總統蔣公當時以國民革命軍統帥和國民黨領導人身份，對於雲南的黨務工作極爲重視。特在黃埔同學中挑選新進的滇籍學生，付以整理雲南黨務重任。由於雲南在唐虞廣先生統治時期，對國民黨黨務工作頗爲冷淡，十六年唐氏逝世，雲南軍政領袖經過一段鬭爭後，即由龍志舟先生出主滇政，龍氏與國民黨關係更爲生疏，所以雲南的黨務工作可以說是一塊未開墾的處女地。正因為這個原故，當時在革命軍總司令部中，好些人都不願意接受任命赴滇整理黨務，我是一個新進的

黃埔學生，有一天，果夫先生約我去談話，告訴我，校長要派我率領黨務學校的第一期畢業學生陳玉科同志等廿餘人回雲南辦理黨員總登記工作，我奉到這個命令後，真是驚喜參半，驚的是這個任務重大，以我這樣一個沒有經驗的新進來負責，不知能否圓滿達成任務？喜的是校長和黨的領導階層能如此賞識我，付予我這樣一個大任務，真使我受寵若驚。當時一幕情景，如今已隔四十餘年，可是我仍歷歷在目，我記得果夫先生曾親切的問我的家世、學歷和對雲南的了解，又不厭其詳的教我如何辦好黨員登記工作。同時殷切的告訴我，要以和藹、誠懇、熱情、真摯的態度從事黨務工作，爲人民服務，要認清楚黨務工作不是做官而是做事。三天後果夫先生又陪我謁見校長，蔣公也訓勉我好好辦理雲南的黨員登記工作。

我於十七年冬天回到昆明，立刻就獲得龍志舟主席的接見，龍氏對於國民黨雲南省黨務工作，予以積極的支持，命令各廳處長及政府公務員全數入黨，龍氏並以身作則，率先登記，由於龍氏態度的熱烈，因此滇省黨務工作意外的順利，十八年八月一日雲南省政府在中央任命下正式成立，國民黨雲南省黨部也以新穎的面貌在雲南出現。

由於雲南省黨務工作的有效開展，所以在短短三數年間便有了很大的成就，這種成就使雲南在廿三、四年共匪兩股流竄入滇時，受到很大的考驗，也正因為國民黨黨務工作已在雲南全省佈下基礎，所以共匪竄入雲南後，受到地方堅強的抗拒，使共匪不能在雲南立足，只好匆匆逃竄。接着在抗戰爆發後，雲南以有限的人力物力，擔負起抗日工作的重要一環，直到對日勝利，由於龍志舟先生和中央之間存在不少的矛盾，因此雲南黨務工作進行便十分困

難，其間經過有非筆墨所可形容者。因為當時爲了牽就環境，不得不盡量與龍氏左右接近，而過於接近，又怕失去立場，頗有進退維谷之苦。我當時除了負責黨務工作而外，又擔任昆明行營政治部主任，昆明市市長，青年團幹事長等職務。個人才智學力有限，負此重任極感惶惑，每次赴戰時首都重慶訪謁果夫先生，均娓娓不倦指導我如何推展雲南黨務，如何做人做事，受益殊多。果夫先生身體素來並不康健，但精神極好，分析事理極爲細膩，實在是我的良師益友。他對於教育問題有透澈的研究，有獨到的見解，每次爲我深入講述，可惜我在雲南沒有負責教育行政，所以不能把果夫先生的理想，付之實現。

由劉官屯曉發

晨色微分望碧鬟。劉官屯外又躋攀。山丫山凹客來去。（劉官屯十里至大山丫又十里至大山凹）嶺南嶺北雲往還。林逼迴風曉寒重。雨添新漲野溪彎。滇東境接滇西境。我慣勞辛未敢閒。

由彎子鋪至亦資孔

策馬登峯馬不嘶。馬頭高出與雲齊。黔中地擁諸山峻。嶺上人看萬象低。細雨濛濛天遠近。浮烟離合岫東西。征鞍倦倚還如夢。但聽空林鳥亂啼。

過海潮寺

有水皆爲海。昆池我再經。湖光來戶牖。雨氣接空冥。一寺如蓬島。羣山列畫屏。瀟湘圖半幅。移洲使臣星。

過板橋

土人言飲板橋水
者卽當重來滇省

昆海波光日夜浮。板橋有水自迴流。我來還飲橋邊水。舊部何妨一再游。

卅八年冬，滇省主席盧永衡變節投共，適張岳軍先生陷身昆明，盧永衡唯一可取之處即不受共匪的要脅，毅然決然派機送岳軍先生赴香港，我當時亦因陷昆明，乃要求盧永衡願送岳軍先生赴港，盧表示同意，因此遂脫險隨岳軍先生抵香港轉赴臺灣。結束了廿二年的雲南黨務工作。我來臺灣後，果夫先生適由臺中遷居臺北，舊病加劇，羣醫束手，我曾兩赴病榻探視，未能多談，四十年八月廿五日竟告長逝，每念先生奔走革命不屈不撓，任勞任怨，對國家和領袖的忠誠，對同志和人才的愛護，實在是黨的楷模，今距先生逝世廿年，緬懷初識先生，即獲提挈，數十年如一日，感念殊深。

悠遊天下

第一湯畔

楊森

我有一個第二故鄉，在雲南省昆明之西，安寧縣之北，風景幽美的溫泉村，事實是這樣的，早在民國二年，反對袁世凱帝制，其時我在成都一軍校任教育長，率領了部分學生，赴重慶加入熊克武的行列失敗，在貴州軍的黃斐章司令部任參謀，同唐繼堯返回了雲南。

在那時突然唐繼堯接到袁世凱電報，謂有四川亂黨楊森、陳萬仞二人隱伏在昆明，務拿解來京究辦，得到黃斐章葉荃幹旋，因而潛住在這溫泉村，達三年之久，「住在該村一廟宇火龍寺」在這長時間內，今日迴憶起來，確有一些有趣而可笑的事。

在這村住得時間一長，就與當地人熟習，而產生了濃厚的情感。該村當時甚小，只有十餘家人，不過溫泉確很著名。有川人楊昇庵爲明朝宰相謫貶住在那裏，曾題有天下第一湯五字，至今尚存，村人樸實勤勞，和順好客，久之視爲一家人，中有村民，名李三，他會一手三絃琴，晚間集合些人，大大小小，彈彈唱唱，其樂融融，真是置天下雜亂於不聞了。

我生性好馬，該地產馬，一日有張師長來遊，他及護從人員乘馬不少，中有一衛士所乘，在我認爲良駒，張師長送給我，後甚爲優良可愛。我於飼養調教，能作前肢起揚、跳高、跳遠、以及水馬術種種遊戲，且襲步亦頗快，有時表演，視者靡不驚奇，偶乘騎到安寧城裡玩玩要過一

渡口，有一次，河對岸一馬長嘶，我馬見而心喜，即一躍入水，我則以水馬術方法達到彼岸，趕集的人甚多，都是乘着馬在船上渡過，因此安寧北界，「縣境北部各鄉鎮」人人都知道我是火龍寺的楊參謀。

因爲與地方民衆熟習，村內一有小的糾紛，都來請我判公道，我總是三言兩語是非立解，說得大家心平氣和，於是北界各村有事都來找我，總是在我這裏，化干戈爲玉帛，都能除却嫌怨，歡喜如昔。一日縣長來村，正值這樣的事由我了斷，縣長打趣的說：「我這北界的事，倒是省了我多少多少功夫了。村人云在他這裡打官司，不要錢，不住旅館，不請證人，代書，又能很快了結，所以我們來找楊參謀。」大家哈哈大笑。

葉荃有兩個兒子，也住在對面山上，本村無學校「全縣只有縣城有一小學」要我教他，一爲高小三年，一爲小學，他們都不太努力，人也到十三、四歲，以前大家都混熟了，忽然教他，全無敬畏，其父有時督問，只好算術等演題，老師代做了事，我想這不是辦法，態度轉變，督率較嚴，一日他的母親，私下向我求情，務請寬假，因此怕誤人子弟商之縣長暨地方人士，在本村辦一小學，草創之初一切由我主持，教員難請，必得在雲南省會去設法，二年以後，也粗具規模。

在我未到溫泉以前，因該村常有遊人來村欣賞風景沐浴溫泉，因此小旅店也有幾家。一家有一少婦，丈夫從軍遠出，來一惡徒，身上常帶有小刀，與該少婦有染，久之竟成了惡霸，村人莫可如何，此惡徒又常遠去，數月、半年又來，當然是在外非匪即盜，一日復來，村人來告，並請予以制裁，經詳商後，決定驅逐出境省事。我於是帶同

壯年數人前往，該惡徒即出刀威嚇，我即出手槍，云「因我出川時帶有手槍」，到看誰來得快，並大聲說趕快將刀棄去，於是該惡徒將刀丟了，即囑同來的人，將其細綁示衆，經村人指責後，書據永不來村滋事，一場不尋常的事，也就立解，因此村人對我愈加敬愛，成了當地一個偶像。

在近村十來里，有一尖山頗高，「名穿天山」，據云山上有一大蛇，人不致上，我喜冒險，一日帶獵槍往上爬，無路可上，須用手攀草根沙石才達山頂，發見有一百公尺寬闊一大平地，可看到昆明湖，不知何時，有人住過，尚有炊具、水桶、稻草朽腐在那裡，所謂大蛇之說，全屬子虛，想系盜匪等，當時用作隱匿處所，故意大放謠言，免人敢於知其秘密。

該村附近，有一古寺，名漕溪寺，「不是六祖所在的廣東漕溪」內有一曇花，這花與臺灣常見曇花不同，花樹頗高大，其花略似荷花，有香味，其花只半開，若一瓣大開時，不數分鐘即落地，所謂曇花一現者。臺灣所見的曇花，是夜半才開，翌晨即謝，兩花都是一現即了，我以為兩種都可並存其名，不過彼花的樹頗大，花開滿樹，其一現者，只卸一瓣，其全花可留在樹上頗久，且香，看來還是彼優於此。該寺附近有一定時泉，名為聖水三潮，我親自去等了一天，看是否一日三潮，實則此一泉，約有十公分一泉孔，約二三小時可聽得孔裡有響聲，泉即噴出，不定是一日三次，或者有七八次不等，但亦一奇泉也。

該村常有達商貴人來遊，尤其火龍寺，也有不少闊佬人來住，有的多是生活豪奢，帶來的酒類頗多，去時將空瓶棄去甚多，我的養馬的小童，把他收拾好，一空瓶可以有苗人來換一隻大公雞，又他們吃的雞，多是外面買來，

不用殺，只在胸部取兩塊肉來或作什麼用，其餘即全棄去，他們走後，常有二三十隻棄雞，有的還是半死，我的養馬小童用來整理清潔，或炖或炒，可吃數日，有時他請村內小孩同吃，我也偶一參加，見其色與味並不惡，這一方面可知大亨的享用，佣人們的浪費，在我這久經憂患深入羣衆當中的人，看來不禁惕然。

我在當時，剛三十來歲，體格健壯，行動活躍，好友們多來介紹配偶，但時女性，全是小脚，行路艱難，可以說難得其選。一天在安寧城，一友人，他新近來了一位知交名劉某住廣東甚久，其女頗佳，且有相當教育，試先見劉氏夫婦，大為滿意，經完成手續結婚。後回四川，生有子女數人。事隔廿餘年，劉氏已去世，另娶一汪室，在荊朱毛時入滇，帶其復到舊遊之地安寧的溫泉村，見已成為現代化區域，高樓大廈甚多，旅館林立，地方舊友，對我十分歡迎。因我已有相當地位，他們把我當成顯者看待。小校我也學捐了一萬銀元，又大宴村友，百餘席，其隆情厚誼難以言宣。忽來幾位舊識的婦女，已成為白髮的老嫗對我說：「楊參謀你真奇怪，我們都老了，你還是那麼年輕，你這位劉太太還是結婚時那個樣子。」我這位太太也打趣的說：「我結婚時，承你們來道賀真是招待不周」真的他們不知道是另一位人了，又見到彈三弦的李三哥，真是老態龍鍾，又見着一位二十來歲的漂亮小姐，衣着入時，李三哥云，這是我家小娜兒（雲南讀羅）是你當年入川時出生的呢，我太太也送了她一點小東西。

承慶璧兄來函要我在雲南文獻第二期，寫篇文章，並云不論掌故與風土人情，只要與雲南有關即可，森以當日在滇一些小迴憶，拉雜塞責，未悉能獲選否。

大理清碧溪

李霖燦

清碧溪像一個夢，一個寒帶中清涼的夢。

清碧溪以這裡的「武器岩」作第一道山門，在岩的下方雖也有清流白石之勝，但自從來到蒼山之後，通常的景色都不再有顏色了，蒼山十八溪那一個不是都清白得可愛？

左邊是巒崖壁立，往下看幾十丈的崖腳一直插入清澈碧綠的流水中，我們傍着左邊的曲折小徑進山，轉過這個山腳，就可以看到中間一塊奇石，像十八般武器負土而出，刀槍劍戟，都刃鋒畢露，證實這一個武器岩的名字。

路隨着山勢向高處走，巒崖越來越奇削，崖上的老松也更密茂了，這已是深山的情趣。從前在西湖廣化寺曾聽過慧空和尚的『空山遇故人』琴曲，在七絃琴的聲響中我曾感覺到一幅深山寂寂，幽澗水響的圖畫展在我的面前，怪不得清碧溪這麼面熟，它正是在古琴中我看到的那幅圖畫。

只有一些牧童樵夫才會到這麼深的深山中來，外邊的樹林砍伐得差不多了，只有蒼山的深處尚有很密的森林和豐美的草原，馬匹也許是來馱木材的，在綠的世界中可以看到這裏一匹，那裏一匹。

山越來越深越高，水流的斜度也跟着增加，在空山中有水的響聲，我們溯水而上，在綠白藍三顏色砌切的山谷中，你可以一路的聽取這流水鳴琴的演奏。

西湖的九溪十八澗，有點像，把它放大一點，更多賦上些清幽的情味，那就可以希望和清碧溪有點近似了。和

九溪十八澗相同的地方是路在水中曲曲折折的走，但西湖的水那裏能有這麼清？在蒼山才會有的各種奇花異草中，我們溯溪而上，每走一段路便會使你吃驚，這裏的水又比前一段清了，這是可能的麼？我們不是早就以為水只能清到這個樣子？前面還有不盡的曲折，實在使我們想像不出來再前進一段會又有怎樣的一個境界，清碧溪的水的清似乎是沒有極限的。

樵夫牧童也不見了，還可以聽到山頂上伐木丁丁的響聲在迴響。我們完全在山重水複中行，左邊是聖應峯，對面是馬龍峯，站在洱海邊上看到很顯然只是一個峯頭，但一旦身入山中，才知道重重疊疊分不勝分，在馬龍，聖應兩峯似乎是用大斧劈開的空斷處，現在在那面又升出一個像架的山峯，這也許就是通潑潑的後山了，在兩山豁斷處，白雲在晴空中疾馳而過。

路漸漸狹起來，全山中只聽到流水在響，白石越來越大，溯溪而上因此變為不可能了，我們便橫跨過流水，升在山腰裏走，有一條小路引我們到一個石洞的門口。

石洞有烟薰的痕跡，想來樵夫曾在這裏停宿炊飯，這一條小徑到這石洞口再往前就沒有有了。迎面是那條清溪，到這裏水聲更大水也越發清了，坐在這裏休息一下，你可以看到自己完全在峯巒包圍中，峯巒的尖頂松樹更密，由那裏可以聽到那家人唱歌，曼長的歌聲像一條清烟似的橫劃過頂上的空間，傳到對面的山峯上，由那裏又來了相和的歌聲。民家人的歌變化並不多，但遠近聯唱起來也頗

有一種異樣的情趣，在一片碧綠中你可以聽見歌聲，却找不出人是藏在那裏。

斷崖迎面而起，各種奇花異草沿着溪長得格外茂盛，那告訴我們，我們溯溪而上，在百步之內將要有一個結果，不是在高高的花草中藏有一條瀑布，便是水由一個奇異的轉折處轉彎了，我換上了草鞋，在水中逆流而上。

由這裏和水爭道而上，不到百步，便有了報酬——這樣的一個清潭被我發現了。

清碧溪中有三個水潭，假如天久不雨，便來這裏求雨。在我們爬過的兩邊崖石上，可以看到兩篇大文章刻在石上，說些有求必應的事，據說大理有兩個龍潭，清碧溪一個，另外一個在高高的中和峯頂的後面，叫洗馬塘，大理人人知道這個名勝，却很少人到過，平常禱雨便是和我們取同一的路線。

潭水發出一種淡淡的翠綠色，有一種寶石的光，也不知是出自潭底，也不知道是浮自水面，像是整個一塊大的綠色水晶；似乎是一尾紅色的金魚在水中游來游去，後來翻到崖邊停住了才看出是一片紅葉。本地人傳說，龍潭裏不會有葉子的，因為有一種山鳥在看守着，看見樹葉落在潭裏便叫着飛去。這原是一種傳說，那裏會知道有時一片美麗的紅葉會使這樣碧綠的潭水格外有光采呢！

一條小瀑布在石隙中噴沫揚鬚而下，其上面還要有個來源，便拿出猿猴的本領沿着斜坡攀藤附葛而上，啊，這裏才是真的龍潭！

就在兩個山峯的豁斷處，一塊幾丈長的白石板嵌在中間，很顯然那是個瀑布的痕跡，龍潭便以一滿月的形狀平鋪在石壁下。不能說是清，因為一路走上來在下面那個潭

中水已清到一個極限，在這裏就必須在清之外又有一個新的名辭才够用。初和這潭水見面的朋友，那一個不爲他那閃爍的光來征服，那裏還是水，簡直就是一片耀得人睜不開眼睛的五彩雲霞。不過只有五六丈直徑的一個圓池，淺淺的一層水，周圍是嫩黃色的卵石，再往中間一點變成淺紅色，隨後又是純白色，潭的中央是一種說不出的藍是綠的寶石光潔。對着這一面寶鏡把自己都忘記了，像被放在玻璃瑪瑙的世界中，四面八方都是目迷五色的感覺。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到這裏來便一點顏色都沒有了，一切人事上的牽連到這裏便都雪溶冰消，對着這一潭水，可以照見你的靈魂。看過這一潭水，便等於使我們塵俗的心在一個冰清玉潔的夢境世界中旅行一次。我的故鄉，百泉的水算清到絕頂了，但和這清碧潭相比之下，人誰不偏袒自己的故鄉，然而也不能不承認，清碧潭確是較高一籌，百泉的水是清，但此地在清之外又加上光彩的閃爍的「麗」。

在物我兩忘中和潭水對看了有一個鐘頭，水面上有無窮的光彩，一圈圈的漪漣，除此之外，在水面上你看不到一點點其他的東西。我以爲不是葉子落在水面有山鳥啣去，實在是樹葉也不願意往這麼一個潭裏落。倒是有一隻鳥從北邊的懸崖下飛了出來，全身發着灰紫色的光，身子下面是藍寶石色，也只有這種鳥才配住在碧玉之潭的旁邊。下面潭邊就時常有一種白頭黑身紅尾巴的山雀，飛降下來時候總是把尾巴擺了又擺，搖了又搖，這是下潭的鳥，再往外面就只有那些叫得像刮鐵般的野鷄，那就是普通山中的俗鳥了。

坐在潭邊，連心都是冰涼，唯一的朋友就是太陽，不時由雲中來看看我，有太陽的時候不但身上有說不出的舒

服，水底更有無窮的變化，我看出一個問題，這一潭水是這麼清淺，那怎能供給下面那條瀑布不斷的流，迎面石壁雖是大瀑布的痕跡，但現在却早已不再流水，這一潭水怎能流之不竭？

在北邊懸崖的裏邊也可能有曲折的水道，也許水是從那裏流出來的，在攀登北邊石壁失敗後，我想涉水到北崖下一探。第一次失敗了，因為看着不過一尺深的水，竟然是要深到膝蓋以上，我脫去長褲，拿手杖再去嘗試，仍然是把水的深度估計得太低，在北崖邊的水又深在腰部之上，唯一的方法是游泳過去，但無奈實在抵擋不了這潭水的冷，冷得兩隻腿像觸到了冰，一分鐘也不願意在水中停留，只好走出來坐在石頭上曬太陽。

意外的一片白色的杜鵑花，飄飄落在潭中。鳥倒沒飛來啣去，但落的地方正好在北崖的這一邊，很可以一看一看水的流向，藉此證明由北洞來水是否可能。果然，杜鵑花平平地移動，繞着西崖流過來了，是這麼的慢，像是怕驚醒了碧潭的夢，在南崖也一轉便隨着小瀑布奔流而下，水面又恢復了他的寧閉。

一隻大的蝴蝶經過潭面向北崖飛去，似乎是北崖下有氣流阻止他，結果奮開了幾次，蝴蝶自認失敗，飛過流水的石壁向深山中而去，這氣流也許與水流有關係。我在想那一天帶上個大木盆划進去看一個究竟。

我不能不回去了，溪水把我送了出來。我一邊想，世界上的事物可分兩種，通常的都是理想或幻想比事實本身更美麗些，但也有一種是非看到實物不能激起你的幻想。風景也是這樣，通常的一種是理想比真實的風景美麗。另一種太過於神妙的風景則反是，風景比你幻想的還美麗，

你必須看過實在的風景後才能激發你的幻想，無疑的清碧溪和清碧潭的景色是屬於後面的一種。

已經在歸去的半途，我忍不住對清碧潭的眷戀，再轉過身來坐在草地上看，那塊刻着「禹穴」大字的石崖還可隱約看到，那座像筆架的山峯上在晚山深碧中有幾條白線，——啊，那是雪，我明白了，只有雪的白，才會有這潭水的清。

三寶佛殿懷古

陳定山

——大城懷古五之一

列國爭衡瑀蚌中，浮屠斜塔夕陽叢，
洲咸猶在人心裏，香火皈依三寶公。

泰國本名暹羅，大城故都，去曼谷約一百公里，緬緬之戰，都市盡燬，惟佛塔數百，傾斜於藉礫之中，望之如赤林。

三寶佛傳為三寶監鄭和所建，時暹羅所奉為婆羅門教，鄭和斥為邪教，與之鬥法，建三寶佛殿，一夕而成。婆羅門所建塔都不成，至今傾斜無一正者，國人皆尊鄭和為三寶佛公而不名。

滇西特產 弓魚 梨扇 雪梨

中文王

離開家鄉已經半個花甲了，可是家鄉的一切風趣，仍歷歷如在目前，並沒有隨漫長的歲月而消逝；尤其在吃的方面，像弓魚那樣的鮮美，像梨扇那樣的酥潤，像雪梨那樣的香甜，回想起來，更不禁使人有垂涎欲滴，齒頰留香之感；稱之爲滇西特產，實屬毫不誇張，特別介紹如下：

弓魚

弓魚的形狀大小，和沙丁魚極爲相似，大的約長五六寸，小的三四寸，大的是母魚，小的是公魚，產在洱海西面的弓魚洞，（屬大理縣）但是要在洱海東面的下江尾，（作者的故里，屬鄧川縣）有紅水的河溝裡抓到的才是上品；因爲弓魚在春夏兩季，都潛藏在石洞裡，很少游動，要到入秋水漲，東面河溝的紅水衝入洱海，才引動它們成羣結隊，順着紅水，拼命的逆水向東前進，要費很大的勁和很長的時間，才能到達那些河溝裡。經此一番長程游泳的劇烈運動之後，它的肌肉已豐滿了，脂肪也充足了，也成爲魚類中的上品了，而捕魚的人也就在河溝的半中腰把它一網打盡了。

這個在河溝中捉弓魚的玩意，非常別緻，也就是江尾人長袍馬褂，穿着襪，不沾一點水，不濕一根線，而能抓到大批弓魚的特別鏡頭；這話說起來或許有人不相信，其實說穿了也非常簡單，並沒有什麼稀奇；因爲那些河溝

都不甚寬，在適當的地方，用草繩把竹子編成一長排，（就像臺灣的竹籬笆一樣）然後把它栽在河溝裡，成一道英文字母Z字形的竹壩，使水能通過而魚不能通過，魚游到此，已是絕路，遂被一網打盡了。

這個捕魚的人是坐在竹壩後的茅蓬裡（俗名窩鋪），這些窩鋪還相當寬敞，有廚房，有客廳，有臥室，有捕魚人最舒適的固定坐位，他手裡拿一張四方漏斗形的魚網，放在竹壩的跟腳，等魚來時，他就斯斯文文的，把網向上抬，所有的魚就一網成擒而進入魚籠裡了。這不是不沾一點水就把魚抓到了嗎？

在窩鋪裡除網魚的而外，還有烹茶煮飯的，有輪流換班的，還有請來的客人在玩紙牌的，一面摸牌，一面傾談，加上潺潺的流水聲，魚兒的蹦跳聲，又是一種別有風味的魚家樂。在窩鋪裡吃的當然就是大盆大盤的弓魚，也就是最鮮美的河水煮河魚，它的烹調非常簡單，不用油，不用作料，祇要把河水在鍋裡燒滾了，加上一點鹽，然後把活跳跳的魚往鍋裡一倒，再加上一點水泡淹菜和幾塊嫩豆腐，蓋上鍋蓋，煮上半個鐘頭，就香味四溢，使人有過屠門而大嚼之感。那種鮮美和清香的味道，既不膩，也不淡，真是人人喜愛，而百吃不厭的上品。更特別的是這種弓魚，肉多刺少，煮熟後把頭夾起一抖，除脊骨肋骨而外，所有的肉都落在盤裡，可以放心大嚼，不會有魚刺卡在喉管裡，所以家鄉人吃宵夜時候，經常拿它來煮稀飯，那又別有一種風味了。

至於這種魚爲什麼叫它弓魚？這是外地人不容易瞭解的，因爲這種魚本來是流線形的，煮熟後卻變成弓字形，所以叫它弓魚。有些人不明白命名的來由，常說「大理公

魚有子，鷄山和尚有妻」，這些話都說錯了，弓魚當然有子，可是那有子的却是母魚而不是公魚，這是把「弓魚」誤作「公魚」的大笑話；而鷄山有妻的和尚是子孫和尚，是看守山林的和尚，不是真正的出家和尚，不能混為一談，更不可信口開河，有辱佛祖。

乳 扇

乳扇是農家的副產品，產地較為廣泛，大理、鄧川、洱源、鶴慶、賓川、鳳儀等縣均有生產，而以鄧川、洱源兩縣所產為最多，品質亦最佳，行銷區域，遍及附近各縣，更遠至蒙化、祥雲、彌渡、昆明以及保山騰龍一帶，為地方增加不少收入。以鄧川而論，每月生產約在三萬五千斤左右，對農家生活，有莫大裨補。且乳扇上市，必須經過公稱，而所收稱捐，悉充教育經費，故鄧川教育之發達，乳扇應算一大功臣。

乳扇成為農家副業的原因，是因為農田缺乏肥料，不能不養豬雞牛馬等家畜，製造糞肥，以資補助；而家畜中以牛類的糞便最多，故田產多者常畜牛十頭八頭，少者亦畜四五頭，但僅畜乳牛而不畜水牛與耕牛，因除糞肥外，尚可擠奶做乳扇，增加額外收入，可以貼補家用。

把牛奶變為乳扇，不曉得已有若干百年的歷史，也不曉得是怎樣發明的；它的做法，是乳牛奶一碗一碗的舀在小鍋裡，再加半碗酸奶，用微火把它燒滾，乳酪就與水分質而結為固體，然後用竹篾在手掌中把它捍平繞在一架梯形的竹架上，這樣就成一張其薄如紙的乳扇了；（因為它的形狀有點像摺扇，所以叫乳扇，有人把它叫做「乳膳」那就錯了。）

乳扇可以當菜吃，也可以當點心吃，吃甜的鹹的都聽尊便，而做法都非常簡便；要做菜吃，祇要把它放在油鍋

裡一煎，馬上就起泡發香，變成一味上好的下飯菜，吃到嘴裡，不用嚼就化了；要當點心吃，也祇要在木炭火上一烤，同樣的也就起泡發香，把它捍碎，放在碗裡，加上冰糖或砂糖，用開水一沖，就成一盞香噴噴的點心了；那種又酥軟，又潤口的滋味，真使人有一種說不出的享受；如果拿本省所出的亂扇來比較，那真是有天淵之別了。

雪 梨

雪梨出產在賓川縣的雙廊，挖色兩鄉，也就是洱海東岸的幾嶺山上，面積不大，產量亦少，除行銷大理、下關、鳳儀、鄧川等地而外，別的地方就很少運銷了。

雪梨皮薄肉細，極像一團白雪，不曉得甚麼人給它取名雪梨，真妙極了，它和其他的梨一樣，三四月開花結果，七八月成熟，而以中秋節前摘下來的為最好，又嫩又脆又香又甜，水份又多，雖不能稱它為梨中之王，但也可算數一數二的上品了。可惜這種梨培養極不容易，不但接種困難，而發育亦很緩慢，最快要到六年以後才能開花結果，而修枝剪葉，鋤草施肥，趨除病蟲害，並不是外行人所能照顧得了的；更奇怪的是除了那幾嶺山上而外，移植別處，很少能活，間或活了，而味道也完全變了，橘過淮為枳，當然是受了水土的關係，而雪梨也是和它犯了同樣的毛病，無怪出產有限，不能盡使天下同好，一嘗妙品，實屬可惜。

結 語

俗語說：「人在福中不知福」，回想在家鄉時，一日三餐，總有一餐配有弓魚乳扇，飯後也經常有一盤白生生的雪梨，當時祇認為是家常便飯，並沒有什麼特殊的留念，也沒有想到是無上的口福，現在回憶起來，確令人垂涎欲滴，益增今昔之感了。

昆明大觀樓聯話

附補詮

蔣 公 亮

作者按：「昆明大觀樓聯話」一文，係筆者於民國四十三年五月六日，撰刊於「建設」雜誌第二卷第十二期，當時發表後，甚多愛好之友翠加以詢問，且歷年在文藝刊物上對此聯之記述頗多，民國五十五年四月三十日新生報附刊上，承某幾全部引用，足徵此聯之爲國人所重視，爰再加以部份補詮，並刪去部份文詞，以供欣賞，並就教於邦人。

雲南，在抗戰以前，對內地一般人觀念的陌生，還祇是謎樣的邊區地理名詞。昆明，這雲南的首府，當然也無由給人以更深的印象。到了大觀樓的長聯，普遍爲國內的文人雅士所

傳誦，他不僅代表着雲南的文化，也獨佔有中國楹聯史話上極光輝的地位；雖然在雲南文物上還有昭通的漢孝琚碑，和康南海品題爲神品的陸良晉鑾寶子碑，和曲靖晉靈龍額碑，以至雲南獨立文化演變的許多南詔史實，然而還是遠不如昆明大觀樓長聯之普遍爲人所稱道；民國初年，有一次北京大學補考遠遠跋涉的雲南學生，國文試題，祇要默寫大觀樓的長聯，即可完卷，足見其爲人所重視的程度。

大觀樓，抗戰以後，已不算是爲人陌生的一个昆明近郊風景區，她巍然矗立在連接滇池的草海水濱，這一風景區域，舊稱「近華浦」，因爲與她相隔對岸的風景區西山，本名爲太華山，所以稱爲「近華」。她是滇池的昆明古溫頭，到元明逐漸鑿濬五里篆塘昆明小西門內之承華浦以接城內之翠海（亦名翠湖），即明初沐英的府邸，（現猶築有思沐小墅）亦即清初藩王吳三桂之官舍，以前洪化府所建地。（其後爲雲南武校及中央軍分校校址）「承接太華，五華兩山的涵義；但篆塘水道爲後來修葺昆明城牆開口所限，故現時遊人須出小西門外，始能泛舟篆塘與大觀路新村之馬路

平行其而直達大觀樓。沿途馬路旁紅牆綠瓦，別墅交錯，篆塘畔阡陌縱橫，碧野無涯；遠眺太華削壁，湖光帆影，宛如置身畫境，使人有瀟灑出塵之感！

大觀樓始建於明代，幾經修葺，樓凡三層，前臨滇池之草海，有翠堤環抱，例後均闢公園，極花園亭樹之勝；大觀樓正面，懸有對聯凡三：一二兩層均爲昆明邑人孫髯翁所撰的長聯，孫氏爲清初昆明隱士，已佚其名，兩聯所署下款均爲：「昆明邑人孫髯翁撰」。三樓爲清代雲貴總督阮元（字雲臺江蘇儀徵人）所撰的短聯；此外還有一聯經過阮雲臺修正過的孫髯翁的長聯，而不爲昆明人所鐫刻懸掛者，這當中曾有一段風雅的文壇佳話；現在先把孫氏的原作，即懸於一二兩層樓而未經修改，但稍有異同者錄下：

「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披襟岸瀆，喜茫茫空闊無邊！看東驢金馬，西翥碧雞，南走蜿蜒，北翔縹素，騷人韻士，何妨選勝登臨？趁蟹螯螺洲，梳裹就，烟鬟霧鬢；更萍天草地點綴些，翠羽丹霞；莫辜負，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

柳；

「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臨風，嘆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銅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偉烈豐功，費煞移山心力，儘朱簾畫棟，捲不盡，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烟落照！祇贏得，幾杵疏鐘，半江漁火，兩行秋雁，一葉扁舟！」

至於孫氏另懸的一付長聯中，所不同的詞句，主要的僅是：

上聯：「東驥金馬，西翥碧雞」改為「東驥神駿，西翥靈儀。」

下聯：「一葉扁舟，」改為「一枕清霜。」

此外兩聯中也還有數個單字的修改，如「騷人」改為「高人」等類，但筆者僅憑記憶撰述，或有錯誤，不便推敲，好在孫氏兩聯大體完全相同，其中一二字的更改，並不傷大雅，祇是鑄製者的引證，各有所本，併供後人鑑賞而已，至於阮氏對孫聯的修改，那就變更了很多寫景形容修詞的成份，茲錄其修改後的全聯如下：

「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憑欄望遠，喜茫茫波瀾無邊，看：東驥金馬，西翥碧雞，北倚盤龍，南馴寶象

，高人韻士，惜拋流水光陰；趁蟹輿螺洲，楓將起，丹崖翠壁，更蘋天羣地，早收回，薄霧殘霞，莫辜負，四圍香稻，萬頃鷗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

「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虛，嘆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箕長蒙酋，費盡移山氣力，儘珠簾畫棟，捲不及，暮雨朝雲，便蘚碣苔碑，都付與，荒烟落照！祇贏得，幾杵疎鐘，半江漁火，兩行鴻雁，一片滄桑！」

阮雲臺修改此聯，平心而論，情意修詞，與孫氏原作，各有所長，阮氏的修改較重彫鑿，孫氏的原聯，偏重自然而已。可是經阮氏這一修改，當時便引起昆明人士的不平，其中包含兩種原因：一種是當時孫氏原聯，已經流傳海內，而確定他在文藝上的客觀價值，阮氏再加修改，一般人認為他恃才狂妄，擅改名聯，其修改處又不若孫氏原聯寫來自然真切。其次是阮氏修改的下聯中：把「偉烈豐功」改為「箕長蒙酋」，是從正面的頌詞，變成反面的諷語。因為所謂蒙是指晉時的東西兩蠻「蒙酋」，是指隋

，唐時代，雲南西南大部地區都在「六詔」的統治範圍，其形勢有如春秋戰國的狀態，後來六詔為「蒙詔」所征服而成統一之局，一如戰國之為秦所吞併。按：蒙詔統一六詔，史稱「南詔」，為哀牢夷之後，烏蠻別種，南詔王皮邏閣統一六詔，為唐玄宗時代，建都太和，即今之大理縣，曾受唐冊封為雲南王，其後遞演。至段氏大理國，迄元初忽必烈西征始滅亡。這一段邊地民族的政治演變歷史，也是中國內政統一之源流，雖然雲南人民絕對多數是明代以後的漢族移民，但地方史乘，也不容以一種不公平的詞語譏評，由於這兩種原因，所以阮氏修改的長聯，始終不為昆明人士公開懸掛，祇是保留在聯話的簡冊中可以考證而已。當阮氏修改長聯時，他是任雲南巡撫，邑人在其治下，情緒雖有不滿，但亦不敢如何，嗣後阮氏調職離滇，邑人憤懣之情，乃恣意發洩，並且流傳諷刺他的一首打油詩：「蘿服葦菜葱，阮烟鍋不通，擅改古人對，笑煞孫養翁。」烟鍋，是滇人稱「水烟桿」「旱烟桿」的俚語，阮氏嗜此，時不離口，因而有「阮烟鍋」的渾號。此打油詩一時傳誦頗廣，

販夫走卒，類能道之。殊不越數年，阮元擢升雲貴總督，又復駐節昆明，這首打油詩也經由阮氏的幕府，輾轉傳入他的聽聞，當時對他的情緒也有所刺激，他要追究固不便追究，不過即使他度量恢宏，這種刺激憤懣的情緒，一樣需要表示，結果，他便在大觀樓的三層，自撰鐫製一付短聯：

「千秋懷抱三杯酒，

萬里雲山一水樓！」

這便是他對諷刺者的答復，阮氏確也胸襟灑脫，才氣縱橫；他把孫氏的長聯，用十四個字歸納成一付短聯，氣勢磅礴，感慨萬千，與孫氏長聯，上下輝映，實在各有千秋。

至於孫氏的長聯，不僅情詞並茂，氣象縱橫，而且上下兩聯各十六字中，寫盡雲南的地理形勝和歷史沿革，把握住空間與時間，發為感慨，以寄情懷。其文藝造詣之深，遠非一般文人的濫用陳典，無病呻吟，虛飾玄奧者可比。孫氏上聯是寫雲南的地理形勝，所以開始從「五百里滇池……」寫起，漸次引出廣袤縱橫，氣象萬千的詞藻；下聯是寫雲南與中土歷史關係的沿革開始從「數千年往事……」寫起，漸次興起發古幽思，感

慨無窮的情調。全聯的意境，讀者當然能心領神會，但是有關雲南地理歷史的典籍，似有略加詮註的必要，下面祇列舉上下聯各四項如左：

「東驢金馬」，是指昆明東郊曇華寺後面的金馬山，「金馬」有兩種釋義，一是以山勢如金馬奔馳，如像形而得名。一是相傳有金馬降空駐蹕於此山麓的神話而得名，現時山麓猶存金馬寺，塑有金馬，為人供奉。

「西翥碧雞」，是指昆明西郊之碧雞關，亦如金馬之解釋，一是碧雞關兩側之太華山及赤峽壁若雙翔而得名，一是相傳有碧雞飛止於關上之神話而得名，不過碧雞關之碧雞寺已廢圯，——所謂「金馬碧雞」，已成昆明的象徵，甚至成了昆明的代名詞，昆明市區有金馬，碧雞兩牌坊，建築宏偉，矗立於金碧路之兩端，為近代建築的市街生色不少。「金馬碧雞」也簡稱「金碧」，為昆明普遍所採用的一個代名詞。

「南走蜿蜒」，是形容昆明附近的山勢，特指昆明東北延伸至西南的梁王山，此山形伸展至昆明近郊，蜿蜒曲折迤邐南行，故邑人俗名稱爲長蟲山，有如蛇的蜿蜒。

「北翔縞素」，是形容昆明西北之雪山，按大小雪山，實際位於金沙江的西南，其主峯交亘於怒江和瀾滄江的橫斷山脈中，滇西之鶴慶，劍川縣境，即可瞭望，其勢有如白雲遨翔於羣峯之上，氣象的壯麗偉大，極自然之奇觀；抗戰勝利後，原屬於雪山麓之玉龍機場，繼續保留民航，由昆明經一小時廿分即達，外人前往遊覽者極多，美國某大學曾設有高原生物研究所於麗江縣。在昆明附近西北者，僅爲雪山之餘脈，孫氏描述，固不局除於昆明近郊，而是以當時著名的山勢作爲對象，來襯托大觀樓爲「觀點」的形勝而已。事有巧合，近代地形測量發展，大觀樓就是昆明盆池的測高點，拔海爲一八八八公尺。

「漢習樓船」，是指漢武帝功業極盛時，祇有雲南尚未征服雲南，當時的傳聞，是有滇池隔絕，所以要出兵雲南，就需要準備海軍，因此漢武帝便在大內鑿「昆明池」習樓船軍，以備征滇，何以連接中國大陸的雲南高原會有隔離滇池的傳說呢？這固然由於古代交通不便，地理知識不明所致。但是這一種傳說的淵源，不得不追溯既往；原因是當戰國時代，楚

國就曾經實行征服雲南這一區域，當時楚國派莊蹻率軍征服雲南，其後班師爲道途所迷，這是由於古代交通技術的幼稚可能發生的結果，莊蹻當時既不能班師，便在昆明附近建立滇國，所以雲南稱爲「古滇」。滇字的釋義與順通，因滇池水經普渡河向北流，倒注於金沙江。但也可能是當時土著民族稱謂的譯音，其後建立滇國的楚人便與土著民族合流，逐漸向西發展，而成爲隋唐時代的南詔局面，由於莊蹻滯留雲南的這段史實，相傳至漢武帝，當時以訛傳訛，才會發生這段築昆明池習樓船軍的趣史，更由於這段史實，也可以引證到現時昆明之得名，應該是和大內的昆明池，有連帶紀念歷史的意義。

「唐標銅柱」，雲南這一個謎樣的地理區域，經過東漢、三國、魏、晉、隋、唐，直到唐室統一中原，中間又經過諸葛孔明的「五月渡瀘」也曾征服過雲南的西北部，滇池隔絕的誤傳，已經澄清，所以唐太宗當其武功極盛時，便派這一位尉遲將軍，經川邊去征服雲南，不過兵至金沙江北岸與大渡河之間，由於當時交通阻滯，道路遙遠，補給線路過長，而且邊

地荒涼，又不易就地取給，致精疲力竭，到此止步，不能繼續南進了，祇好在前鋒所到的地方——即金沙江與大渡河之間（確實位置，已難考證），建立「銅標」，以表示軍威所至，用來炫耀武功的。

「宋揮玉斧」，宋太祖雖然統一中原，但其國勢的發展，因爲經過五代以後的兵燹，元氣大傷，當時武功，遠不如漢唐之盛，宋太祖自審當時的情勢和力量，認爲漢唐且未能達到征服雲南的目的，度德量力，祇好放棄征服雲南的計劃。相傳宋太祖當時考慮的結果，便在他的御案上，拿了一柄可以裁紙的「玉斧」，以大渡河爲界，把雲南這一區域的地圖劃刈，以免枉費事功。

「元跨革囊」，元朝起自朔漠，征服歐亞，軍功之盛，史跡輝煌；其時南宋偏安，忽必烈率軍由西北經西康草原，以快速騎兵之大運動戰，南下至金沙江，由滇西麗江鶴慶間之石鼓附近，用黃河上游之牛羊皮筏載軍渡河，然後分兵兩路，向東西背馳急進，西路橫斷山脈經孟拱河谷，即沿抗戰時之中印公路線征服印度，建立有名的「莫臥兒王國」；東路經雲貴

山地進入湖廣沿海，以掃蕩南宋，統一中原，在軍事歷史上是著名的大西南紆迴戰略，這便是「元跨革囊」以渡金沙江上游後發展的功業；迄今雲南境內，還遺留著若干蒙古民族的部落和史蹟。同時，雲南與中土的門戶，從元初也才正式開放，而納入中央行政的實際統治。

此外，孫氏長聯中描寫的細緻，以至感懷寄情，勿須再事贅述，讀者諒有更多的意會。

補註：

茲再就史料所及，對孫聯中所引雲南史地上的典籍，補註如後：

一、「東驢金馬，西翥碧雞。」唐以前佛教稱「金馬碧雞」爲滇西方山之稱（方山，據測即爲雞足山）唐中葉以後，則因昆明之地名移於滇池平原，所祭之神亦隨之俱移。（昆明原爲滇池西九百里之樸榆地，在今西康之鹽源，滇西之永北，大理，鶴慶諸屬。自南詔徙昆明蠻實「拓東」遂移昆明，滇池亦稱昆明池。）昆明李厚歷先生：「金馬碧雞神也，非山也，一山之神，非二山之神也，更非昆明之二山神也。」「漢書郊祭志：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醺祭而至

宣帝五鳳元年（西元前五十七年後於武帝伐西明四十八年）遣諫議大夫王褒使持節求之，地理志：越嶲青蛉下云，則禹同山有金馬碧雞。應邵曰青蛉水出西，東入江也。水道提綱大姚河即古青蛉水，實匯蛟龍江入金砂江，集韻禺魚容切，與同龍俱疊韻，則今大姚河所出之龍山，爲「禺回」無疑。按方輿紀要大姚縣北十里有馬家山，高山羣山，又北二十里有方山，漢志金馬碧雞，或以爲卽方山也，說亦略同，惟青蛉樸榆，壤土相接，實爲古昆明國境，故金馬碧雞者昆明佛教之神也。」此點純屬典籍上之考據，但孫聯所用「東驢金馬，西翥碧雞。」則前述之聯話解釋，仍比較爲孫聯對地形山川之描述所依據。

二、「元跨革囊」，「元世祖本紀癸丑秋八月，伐大理，師次臨洮，九月次塔拉（吐蕃地）分三道以進，大將兀良合臺（元西征大將速不臺之子）率西道兵由晏當道，諸王察罕伊兆爾率東道兵由白蠻，帝（世祖）由中道。乙巳至滿陀城，留輜重，十月丙午過大渡河，又難行山谷二千餘里至金砂江，乘革囊及檣以濟，摩些蠻主迎降，其地在大理北四里。兀良合

臺傳，憲宗卽位之明年，世祖皇帝總兵討西南夷烏蠻、白蠻、鬼蠻諸國，以兀良合臺總督軍事，其鬼蠻卽赤禿哥國也。癸丑秋大軍自旦當嶺入雲南境，摩些三部酋長唆火脫因塔裏馬來迎降，遂至金砂江。

「按癸丑爲蒙古憲宗卽位之三年，時宋理宗寶祐元年，（西元一二五三年）晏當路在今麗江府檄外，兀良合臺西道兵先由此入滇，在麗江西北之石門國，次科渡，格子渡等處渡金沙江降摩些蠻，忽必烈自率中道勁騎，從越嶲乘檣及革囊渡金沙江至永寧。元史世祖駐軍日月山。自永寧西至麗江府東北金砂江岸之寶山慶州一百三十里，渡江道中有太子關，世祖當日從此南下與兀良合臺會合於此。東道兵自今姚安入，癸丑十二月己未西中兩道兵已破大理。」（以上爲採自夏光南元代雲南史地叢書）

三、關於「南走蜿蜒，北翔縞素」，除原述指梁王山支脈的長蟲山，及指滇西鶴慶麗江劍川境內之大雪山亦卽俗玉龍山外，別無更切合曰實際地理情形之解說，最多是包括大理之「點蒼山」。又關於「漢習樓船」，「唐標銅柱」，「宋揮玉斧」，除前

文解說外，尙難作更進一步的考據，惟有俟諸來日了。

浣溪沙——草成大觀聯話感成

碧野迴響映浦前，
湖光波影蕩漪漣，
遠帆橫抹翠堤烟，
萬里河山殘月夜，
層樓滄海夕陽天，
逸鴻情意彩雲邊！

——蔣公亮

絃高救國

(全場絃高即南椰子)

線光天

弦高(生)：上詩列國干戈紛紛

擾，何日方能罷兵刀，(白)俺、鄭

國商人、弦高是也，昔者只因周王子

邠好牛，俺也曾販牛去賣，頗有盈盆

，近日約得一個夥計，名叫錢如命，

又買得一羣肥牛，近聞周朝牛價大漲

，不免邀約夥計，做一個捷足先登。

走啊！(唱絃弦二六)可嘆我英雄漢

未過時運，只落得販牛兒戴月披星。

自幼兒讀詩書原想上進，無人薦空懷

着愛國熱心。每年問販賣牛常到周境

，居商賈因市場直到而今。正行間抬

起頭用目觀省，不覺得來到了夥計門

庭。(掃白)行行走走不覺已到錢家

門口，(叩門)錢賢弟在家否？

錢如命(丑對上)：方才正在牛

欄下，耳聽有人叫開門，(白)在下

錢如命，耳聽外面有人呼喚，不知何

人到來，待我開門觀看，原來是弦高

兄到了。

弦高：是是愚兄來了。

錢如命：請進。

弦高(生)：告進。

錢如命：仁兄請坐。

弦高：有坐了。

錢如命：請問仁兄，今日來到寒

舍，有何見教。

弦高：賢弟不知，是愚兄前三日

接着一報，近來周朝牛價大漲，你我

買得的肥牛，何不就此趕去發賣，做

一個捷足先登，你看如何？

錢如命：這好極了，待小弟檢個

日子，祭過財神就走，丙寅丁卯今天

就好。

弦高：如此賢弟快快準備香案。

(過場)。

弦高白：正是，弟兄双双把牛販。

錢如命：此去必定價值昂。(生

丑同下)

上秦三帥(點絳脣時)：營門戰

鼓響，(白)旌旋空飄揚，(西)精

兵如猛虎(伯)，同白：威遠震八方。

百里奚：本帥百里奚孟明。

西岐叔：俺，西岐叔。

伯夷丙：俺，伯夷丙。

百里奚：二位元帥請了。

西、伯同白：請了。

百里奚：想我等奉了穆公之命，

帶領五千人馬，攻打鄭國，現兵到黎

陽津，離鄭國已不遠了，須安營扎寨

，整頓人馬，方好出兵，不知二位元

帥意下如何？

西、伯同白：應當如此，就請轉

令。

百里奚：下面聽着，我兵行到黎

陽津，設帳埋鍋造飯，不得外出招謠

，違令者斬。(卒應繞場吹打鬧山河

帥坐帳白)來呀，傳探子進帳，

卒：應傳探子進帳。

(上二探)

甲探耳聽元帥呼叫。險些帽子都

跑掉，(白)我糊塗蟲。

乙探：我冒失鬼。

甲、乙探：上是元帥，探子叩頭。

百里奚：本帥奉了穆公之命，于冬十二月丙戌日出師，攻取鄭國，兵至黎陽津，命你二人前去打探路徑，並探鄭國有無準備，快探快報，不得有誤。

甲探：夥計快走快走。（二探下）

百里奚：掩了旗門，（四接頭下）

弦高、錢如命：（趕牛上）走呀。

唱絲弦對口二六。

弦高：宿露餐風把路上。

錢如命：人有心事走忙忙。

弦高：肥牛走得來把口喘。

錢如命：老錢走得汗不乾。

弦高：正行間抬起頭用目觀看。

錢如命：遠遠來了人一双。

弦高：觀他不像行客樣。

錢如命：好一似那一國的探事兒。

郎。

弦高：放心不下樹林站。

錢如命：背地裡看看他是何行藏。

二探上（白）甲探探子探子跑落帽子。

乙探：跑不落帽子不算漢子。

甲探：跑不落帽子不算探子。

乙：是，是，不算探子，唉，我的哥，我且問問你，方才元帥叫我倆進帳，喃喃咕咕說了半天，不知說些什麼。

甲探：嗤，難到說了半天，你還聽不清楚嗎。

乙探：我真聽不懂。

甲探：元帥說，奉了主公之命，帶領五千人馬，于冬十二月丙戌日出師，攻取鄭國，兵行黎陽津，命我倆打探鄭國路徑，打探鄭國有無準備，這下你該知道了吧。

乙探：哦，我知道了。

甲探：你真是個糊塗蟲。

乙探：你才是個冒失鬼。

甲探：休要多言，快走快走。

蹇他：（二探下）（介上）。

詩一日離家一日深，好似孤雁宿寒林，雖然此地風光好，還有思鄉一片心。白在下蹇他是也。原本鄭國人氏，年前出外爲商，離別妻兒很久，今日方得歸來，回途之中，待我催馬走啊，（唱二六）蹇他打馬回故鄉，人有心事馬蹄忙，大行之間抬頭看，見二人打坐在路旁，（白）我道何人

，原來是弦仁兄與錢賢弟。

弦高：我道何人，原來是蹇他兄，不知打從何處而來，要向何處而去？

蹇他：（白）小弟貿易回家，但不知仁兄要向何往，爲何在此悶坐。

弦高：蹇兄不知，是我錢賢弟，趕有肥牛一羣，要到周境發賣，行至此間，得見二人，鬼鬼祟祟，不像行客模樣，是我放心不下，躲在林中竊聽，原來是秦穆公暗令三帥，帶領五千人馬，攻取鄭國。秦兵此來，鄭國必無準備，一旦攻之，則城破國亡，那時你我家國，還能保乎？因而在在此悶坐耳。

蹇他：（白）阿呀不好。

錢如命：是呀要打個主意啦。

弦高：不知蹇兄有何妙計。

蹇他：（白）小弟忙中無計，弦仁兄快快拿計。

弦高：小弟倒有一計，不知可使得否？

蹇他：仁兄有何妙計，說出唇來，當面領教。

錢如命：是呀，有計就說出來啦。

弦高：小弟意欲扮作鄭國使臣，

將此羣牛趕到秦營，做一個犒師請罪，使秦將知道我已識他的計謀，我國已有了準備，他必然不敢擅自動兵，一面再請蹇兄，快馬回國，報與鄭君，使其快快準備，如此秦兵縱然前去攻打，諒也無防。

蹇他：此計甚妙，事不宜遲，小弟願意回國報信，你我照此行事就是。

錢如命：怎麼說，拿牛去送人嗎，這，我萬萬不答應。

弦高：噯，賢弟，（唱絲弦二流）聽說是秦三帥暗攻鄭地，足足的帶來了五千精兵，忽然間父母邦國事告緊，好叫我鄭弦高無計調停，我只得請蹇兄回國報信，我這裡邀羣牛去犒秦軍，假君命作使臣去把罪請，使秦將知道我識破他奸情，也不敢公然的領兵入境，也不敢公然的任意橫行，到而今國家禍十分吃緊，錢賢弟不捨牛你是何居心？

錢如命（丑唱）：弦仁兄說的話我難得依允，捨去牛你叫我怎過光陰，爲百姓那管他國家亂靜，我豈肯白白的捨牛一羣。

弦高：你且聽了，錢賢弟你爲何執迷不醒，却然夢沈沈不知世情，到

那時鄭國亡家亦隨盡，難道說你一人哭倒秦廷。見小利忘大害真是鄙吝，正所謂守財奴大義不明，有幾個愛國我說與你聽，諒必然兄說出你必知此情，楚子文毀家產救過了國緊，他一人破家產救國救民，那就是前朝的愛國首領，難道說我弦高無有此心。若像你這樣人一錢如命，把國家看得來鴻毛般輕，鄭國亡我看你怎回鄉境，鄭國亡我看你怎會六親，鄭國亡有財產掠搶而盡，有妻女恐不免被人污淫，數頭牛拋却了有甚要緊。

錢如命：（浪裡坐白）用錢買來的，怎麼不要緊。

弦高：數頭牛比一國誰重誰輕，亡國恥亡國害一言難盡，還有那當奴隸十分可憐。

錢如命（白）：你不必多說，我不捨就是不捨。

弦高（唱）：用千言和萬語他總是不信，我若口勸不轉他銅打鐵心（白）你真的不肯嗎？

錢如命：不肯不肯。

弦高：不肯我倆就分夥。

錢如命：分就分，這些是你的，這些是我的。

弦高：好啊。（接唱）既不肯你

的牛你邀往別境，我拿我一羣牛去犒秦軍，一方面請蹇兄回國報信，我這裡扮使臣趕往前行。（生趕牛下）

蹇（唱）：弦仁兄可算得愛國首領，他願捨羣牛去犒秦軍，我這裡拉馬匹跨上鞍鐙，急忙忙回國去稟報信音。（介下）

錢如命（白）：都走了嗎，嘻嘻，（唱）一見得他二人登了路徑，不由我咱老錢自己思忖，我的牛我不捨你把我則甚，縱罵我守財奴我總不作聲。（丑下）

百、西伯：（帥上詩）柳蔭春拭馬，虎帳夜談兵。

弦高（上白）：眼望旂旗飄飄，前面已是秦營，待我上前，軍爺請了。

卒：請了，何方來人，到此何事。

弦高：我乃鄭國使臣，弦高，煩勞通傳，有事參見元帥，

卒：請駕稍候。

弦高：是。

卒：啓稟元帥。

百里奚：何事。

卒：營外有鄭國使臣弦高求見。

百里奚：傳他進來。

卒：元帥有令傳鄭國使臣進帳。

弦高：告進，元帥在上，鄭國大

夫弦高，參見元帥。

百里奚：大夫到此何事。

弦高：元帥在上，寡君聞得三位元帥，率兵將出敝邑，只因敝邑涉乎于大國之間，恐一介不備，得罪上國得罪不起，特命下臣以不腆之禮，前來敬犒三軍，望祈笑納。

百里奚：既來犒軍，可有國書。

弦高：並無國書。

百里奚：既來犒軍又無國書，分明有詐，推出營門斬首。

弦高：且慢下臣還有下情未回。

百里奚：有何下情快講。

弦高：寡君聞得三位元帥，于冬十二月丙戌日出師，從者馳驅甚力，恐事辭令之修，有失迎迓，故而口授下臣，過營犒軍請罪，非有他也。

百里奚：原來如此，大夫請起。

弦高：謝過元帥。

百里奚：適才將等言語多有冒犯，請大夫多多原諒。

弦高：豈敢豈敢。

百里奚：大夫不知，將等率到兵此非為鄭國，大夫回去，轉達鄭君，並謝厚禮。

弦高：如此下臣告辭。

百里奚：大夫請便。

弦高：正是，全憑三寸不爛舌，救得鄭國免刀兵，（生下）。

西、伯：適才鄭國使臣來此，元帥要斬不斬，說了三言兩語，放他回去，按兵不動是何道理。

百里奚：二位不知，我等帶領五千馬，攻取鄭國，原為攻其不備，方才鄭使已知我出兵之日，前來犒軍。

由平彝曉發至白水有感

顏檢遺 著

曉色正熹微。晨寒襲客衣。村農門獨啓。野樹鳥孤飛。白水能無渡。青山久不歸。往來歎陳迹。回首事都非。

至雷益州追傷輝亭趙文

十七年前此觸傷。乾隆五十九年余領漢時適文爲州牧須臾人跡判存亡。卑官屈抑身能順。

文爲州牧者傲骨峻嶒項亦強。文平反命落拓此生復何憾。雕零後輩最堪傷，我來重灑天邊淚。僅有諸孫在夜郎。

途中有山如龍

山勢猶龍石作鱗。龍山鱗石總精神。天雲欲下疑飛動。夜雨初晴乍屈伸。如此靈奇神故妙。須知變化幻非真。漫嘲爾性難馴伏。即不能言亦可人。

北海祭祖

(全場二簧)

線光天

鄭澹(老生)：(上引)仰望蒼天，俯察民情。(坐詩)曾記當年在南溪，父子恩情一旦離，追思不孝傳血食，自己失錯怨得誰。(白)本州姓鄭名澹字北海，至今歲近古稀，兩眼昏花難閱陳詞之是非，兩耳皆沉難聽百姓之申訴，正當退避之時，豈可貪位戀祿，濫居州牧之職，想老夫爲官可準，(起機頭唱二簧慢板)年近七旬鬢髮類，古稀將到夕陽微，我，此身正合隱居退，豈可戀祿不思歸。一旦辭官退此位，不管民情是與非。縱勿有官囊返鄉鄰對，學一個小小離家老大歸。(掃白)想老夫在南溪之時，將不孝之子元和立斃杖下，思念父子之情，下官未免太過份了。(唱二六)朝日愁思悔恨多，追思不孝兒元和，讀書曾把萬卷破，可惜兒美玉欠磋磨。適可望嬌兒勝過我，一時怒打喪南柯。每日裡私聲偷嘆無人所，怕的是臨老無依莫着落。(掃白)今乃三月清明，從早命得宗奴，備辦祭

儀，不知齊備未曾。(宗奴)走來。

宗奴(應聲上對)：從前做錯事，如今悔後遲，見過老爺。

鄭澹：(白)罷了，從早命你備辦祭儀，不知可曾齊備。

宗奴(白)：已早齊備，專等老爺祭奠。

鄭澹(白)：如此請你夫人出堂。

宗奴(白)：是，請夫人出堂。

鄭夫人(老旦上對)：人情莫道春光好，尤恐秋來又冷時。(白)見過老爺。

鄭澹(白)：夫人看坐。

鄭夫人(白)：有坐了，請問老爺叫妾出堂，有何商議。

鄭澹：(白)夫人不知，今乃清明節日，先陵祖宗，皆在榮陽，下官曾命家院，備下祭儀，你我夫妻，何不出衙遙祭一番，以盡人子之禮。

鄭夫人：(白)怎麼說要祭奠先祖麼，怎奈今日身子不得瀟灑，休怪休怪。

鄭澹：(白)怎麼說要祭奠先祖麼，怎奈今日身子不得瀟灑，休怪休怪。

鄭澹(白)：夫人你話說向那達去了，(唱六)你往日悠閒實可尊，今朝言語疑人心，孝經遺書傳千訓，孔聖當年授曾參，慎終追遠份所應，木本水源海樣深。你不孝親乖常倫，上蒼豈容你忤逆人。

鄭夫人(唱)：聞一言來微微晒，老爺何須比古人，木本水源當何論，人生天地誰最親。

鄭澹(白)：夫人你怎麼連大義都不知道了。

鄭夫人(白)：我實不知。

鄭澹(白)：我說你聽啦，(唱)祖宗本是人根本，九族皆連本和根。

鄭夫人(白)：恩愛呢。

鄭澹：(接唱)恩愛無非是夫婦順。

鄭夫人：(白)至親呢。

鄭澹(唱)：至親不過父子情。

鄭夫人(唱二六)：既知父子關天性，爲什麼你待元和兒太不仁。

鄭澹：(唱)辱門敗戶何必問，自不成器死當因。

鄭夫人：(唱)朝廷尙且重人命

，豈不孤子留養親。

鄭澹：（唱）留着此子終有損，尤恐帶壞世間人：

鄭夫人：（唱三板）人說易牙心腸很，你比易牙很十分。

鄭澹（白）：哎，夫人你怎麼把下官比起易牙去了，有一殺子成名的我說與你聽啦，（唱）石碣大義誅石侯命，此人名譽貫古今。

鄭夫人（唱）：那石侯弑君有憑證，我兒元和勿有犯逆情。

鄭澹（唱）：我一生爲人多端正，不能正己焉正人。

鄭夫人（唱）：自己的兒子都能忍，不知你屈殺了多少好人，讀書不明孔聖訓，枉自你爲官管萬民。

鄭澹：（唱）我常州牧民多清正，夫人你來看這無數的牌扁掛中庭。

鄭夫人（唱）：這是你老奸巨滑把民混，百姓們錯認你這豺狼惡親。

鄭澹：（唱）老乞婆口毒似利刃。

鄭夫人（唱）：我口毒難比你殺子心。

鄭澹：（唱）夫妻之情且不論。

鄭夫人（唱）：你沒有父子意，我又有何情。

（白）宗奴休要擋着，待我三頭兩碰，碰死二堂與這老殺才拼了罷了。

宗奴：（白）夫人不必如此，老爺外面人役候久了。

鄭澹：（白）咳，這才豈有此理呀。

鄭夫人（白）：今日若不是宗奴擋着，定要與你這老殺才拼命。

鄭澹（白）：今日不是祭奠先祖，定不與你這老乞婆干休，這正是，鈍刀割股肝腸痛，話不投機半句多，可惱呀可惱。鄭澹（下）

鄭夫人：（白）這才氣人。

宗奴（白）：夫人息怒，老爺已出衙去了，從早老奴曾備有酒筵一席，待老奴在二堂之上，設起大相公靈位來，祭奠一番，以表主僕之意。

鄭夫人（白）：宗奴你還有主僕之義，這老殺才，毫無父子之情，快快設起靈位來。（老奴應設靈過場畢老且要板或起悲頭）元和兒呀，（唱慢二六）三月清明設祭儀，遙望招魂甚慘悽，叫元和你在陰曹裡，爲娘言語聽端的。在生時你的父薄待于你，父子恩情一旦離。陰陽相隔兩分去，只苦爲娘老無依。我今日在二堂祭奠于

你，我的兒在陰靈知也不知。來來來快把金銀領些去，兒在那陰司路上好充飢。想我兒貌美如冠玉，少年才華化爲虛。嘆人生惟有兩件苦，就是死別與生離。話到此哭得我珠淚如雨。

宗奴：（唱）尊聲夫人免悲戚。

（白）夫人不可太過悲傷，大相公已死不能復生請稍坐一時，待奴卑焚帛化紙也好的在大相公靈前拜祝一番。（老旦旁坐宗奴焚紙錢跪下二簧倒板）

老宗奴跪靈前珠淚如雨。（宗奴老旦双悲頭）

宗奴：大相公。

鄭夫人元和兒，兒呀。

鄭澹：（暗上唱）祭罷先祖往內移，耳聽悲聲在咫尺，臨窗側耳聽詳細。

宗奴：（接唱）尊一聲大相公細聽端的。（掃板白）大相公呀大相公，想昔日老奴在天門街前得遇大相公，只說將大相公帶回船倉有個好處，誰知老爺氣性太粗，把你立斃杖下。

相公死在幽幽地府，必定怨恨老奴，聽老奴祝托啦。（唱）大相公命乖行險路，天門街前遇老奴，只說將你帶回船倉有好處。誰知老爺性太粗，父子之情全不顧，立斃杖下喪嗚呼。惟

願你二世投個好父母，父慈子孝好改書。（浪裡白）還有一件，（唱）未下地必須察清楚，看他良心毒不毒。

鄭澹（冲場上唱）聽一言來重重怒，邁步如梭往內入，老狗背言因何故，膽敢背地私言吾。（白）膽大老狗，膽敢背地言吾之過，與我看家法來。

宗奴（跪白）老爺家法在此，請息怒片刻，待奴卑將話稟告完畢，再請老爺用刑不遲。

鄭澹（白）快講。宗奴（白）啓稟老爺在上，（重句）想昔日奴卑隨從老爺在天門街前，得遇大相公，當時只說將他帶回船倉有個好處。誰知老爺大發雷霆，將大相公立斃杖下。想大相公既死，他必然怨恨老奴，老爺要打，就請重重的打下。打死老奴何惜，也好去至幽幽地府，與大相公辯明此事。如今話已說明，就請老爺用刑。

鄭夫人（搶白）你這老殺才，宗奴還有主僕之義，今日虧你祭奠祖先，日後你我百年歸世，又有何人來祭奠你。

鄭澹（白）你在怎說。
鄭夫人：你在怎說。

鄭澹（白）這這……壞了，（唱慢二六）夫人說出了傷心之話，鄭北海低下頭心似箭扎。好容易自襁褓將兒撫大，十六歲入贅門誰人不誇。（轉梅花板）父望乖兒高車駟馬，父兒們豈不是先後榮華。誰叫兒不學好流落歎化，你叫父七尺軀怎麼匡家，因此上怒氣起將兒責打，又誰知乖兒命染黃沙，一時間忘却了無後爲大，損壞了花樹根怎樣發芽。（二流）我鄭門斷宗支其真不假，在九泉見先君何言對答。（轉梅花板）思在前想在後自悔目罵，悔也遲罵也遲愁苦無法。話到此不由人咽喉氣噎，又只見長隨人急入內衙。

（衙役上報）啓稟老爺大相公中了頭名狀元。鄭澹（白）大相公何人了頭名狀元。鄭澹（白）大相公何人。

衙役：大相公鄭元和。

鄭澹：你錯了。衙役何敢言錯，紅報在此老爺請看。

鄭澹：（看報笑）哈！哈！啊哈……（問役）你奉何人所差？

衙役：奉大相公所差。

鄭澹（白）頃刻有賞且自下去。（衙役下）（白）啊！夫人我只說你我的兒子死了，誰知蒼天有眼，不瞞

鄭門之後，元和兒他已中了頭名狀元，從今以後，夫人你也不必與下官吵鬧了。

鄭夫人（白）世上人有同名同姓，又道是人死豈能復生，這話你拿來騙誰。

鄭澹（白）夫人不知，想昔日在天門前，下官得見小奴才，一時怒氣冲冲，因三棍兩杖即將小奴才打死杖下，下官即命開船，匆匆便走，未將尸首掩埋，或者下官走後，這奴才喘活回來也未可知，爲今之計，你我不免將狀元接進府來，若是你我的兒子，這就是蒼天有眼不絕鄭門之後，若不是你我的兒子，夫人那時你再與下官吵鬧不遲。

衙役（接白）：夫人老爺這話有理，我們快快準備，且把新科狀元，接進府來便知分曉。

鄭夫人（白）事不宜遲快去準備。

鄭澹（白）：這正是蒼天不絕我後代。衙役同白：狀元進府便分明。（吹打同下）（劇終）

雲南旅臺同鄉會六十一年工作報告

周爾新

六十一年是我們國家處境最艱困的一年，繼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今在美國總統尼克森移尊訪問匪區，秋天的日本又囑顧道義與我們斷絕了邦交，其衝擊挫折之大，莫此為甚。全國同胞皆是憤慨異常懷着無比沉重的心情，面對現實應付此一艱困局面。所幸總統當選連任第五任總統，提名蔣公經國先生出掌樞衡，肩膺一艱鉅重任，蔣院長履新之初即勵行十項行政革新，全國上下均能仰體國家艱危，秉承指示淬勵奮發腳踏實地去做。

本會為響應政府號召，在此一年中改訂年度工作計劃對於不必要舉辦之事及不必要召開的會議或聚筵的事項，均斟酌情形予以減省。即為會員年度聚餐及工商聯誼會與應屆大學畢業同樂茶會等均未舉辦，但今年二月之春節團拜、五月恭祝總統連任均應預定計劃實施，尤於十月慶典前後本會工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高潮，曾奉全國及十國慶典籌備大會指示，為表達全國各省地同胞的愛國意志，本年及十國慶遊行專由各省同鄉會組隊參加每隊三十人，為無同鄉會組織之各省市，亦由籌備大會代為臨時組織遊行隊伍參加，務希勿缺，足見大會此次對同鄉會參加遊行之重視。本會會員雖居住於臺北市者為多，因散居各地且年事均較長，組織實有困難，特在同鄉較為集中之中樞忠貞新村同鄉中選拔男女青年卅人組隊專程來臺北參加遊行。是日交通車及早午餐之準備與及事前之連係事項，均賴金碧園寸珍瑤同鄉、及李仁傑同鄉代為安排一切，楊理事長

遊行前親往待命出發處金碧園慰問，情緒甚為高昂，遊行情況亦至為良好。此外並於十月十九日在實踐堂舉行茶會歡迎旅臺雲南同鄉會呂理事長呂連先生即率祝賀團全體團員及旅港僑鄉羅、黃二君本會全體理監事及中央民意代表同鄉均出席陪陪，賓主款談至為歡洽，是次茶會並承人和園汝桂媛同鄉捐贈自製月餅，更增鄉情不少。

今逢雲南起義擁護共和五十七週年紀念暨本會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有關籌備事項，上月理監事會議決議，既然往年成例辦理，勿須再勞動全體理監事參加籌備，除事務性工作外，兩大工作一為六十年獎助學金之頒發，一為「雲南文獻」之繼續出版，早經張邦珍先生、狄文光發先生及申慶壁先生事前妥善安排，在今天大會中當有詳盡報告或專文刊載於雲南文獻。至本會上次大會改選理監事結果，大多連蟬變動極少（第二屆理監事名錄附后）其本會會員會費雖經上屆會員大會決議改定為永久會費及常年會費兩種任擇其一繳交，經常務理監事會議決議永久會費應列入基金不予動用，立意至善。故六十年決算則有不敷，經由楊理事長家麟、李常務理事炳仁、各認捐三千元，張常務理事邦珍、蔣常務理事亮、陶常務理事貫成、羅理事俠齊、邱理事開基、申理事慶壁、張常務理監事純鶴、段理事銓峯各憑捐五百元共壹萬元，作為彌補上年決算赤字及六十年預算不敷之用（六十年決算附后）亦概見各理監事熱心維持會務，出錢出力不遺餘力，特此提出報告為上。

臺北市雲南省同鄉會第二屆理監事名錄

理事長 楊家麟
常務理事 李彌 張邦珍 陶鎔 蔣公亮

候補理事

龍繩武 宋漱石
李先庚 后希鎰 簡爾康 蘇銘芳

理事 周爾新 葉品煥 邱開基 李文中
羅衡 裴存藩 申慶璧 念爾佑

常務監事
監事
候補監事

張維翰 李宗黃 魯道源 段克昌 陳玉科
李懷民 楊兆祺

臺北市雲南省同鄉會六十年決算書

項收入之部

說

明

上基會 員 金年 結 存
三、八二〇
三、〇六〇
三、〇六〇

基金四〇〇〇元行定期存儲
另收入會員永久會費一〇、〇〇〇元陳常務理
監事會決定自六十一年起併入基金存款生息

書刊 費 二〇〇
九三六

李拂一同鄉購昆明市誌一冊
歡迎雙十返國僑團聚餐餘款三九二元
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聚餐餘款五四四元

合 計 一〇、八一六

支出之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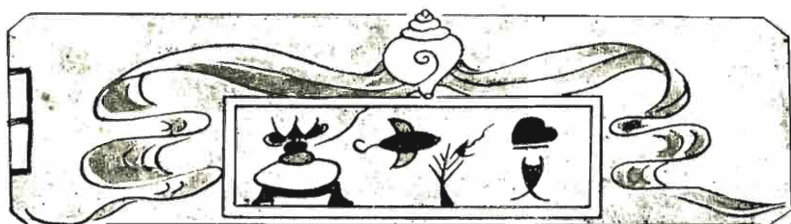
六十年春節茶會 一、二一〇
工部商聯會 四一〇
宴羅部長劉館長商修教科書護國史實 二、〇九〇
全體管理 一、〇九〇
慰勞 七、三九二
常務理事 二、四〇〇
雲南起義五十六週年紀念 一、三〇〇
雲南文獻 五、〇〇〇
合 計 一四、五〇六

登報、會場佈置、茶點、雜支等
九月八日在實踐堂舉行
九月六日在實踐堂邀宴
十一月廿六日籌商護國紀念及會員大會
悼簡故老先生花園助楊欽鑑等同鄉

登報、會場佈置、雜支等
印製五百冊

登報、會場佈置、雜支等
印製五百冊

透 收支兩抵不敷 三、六九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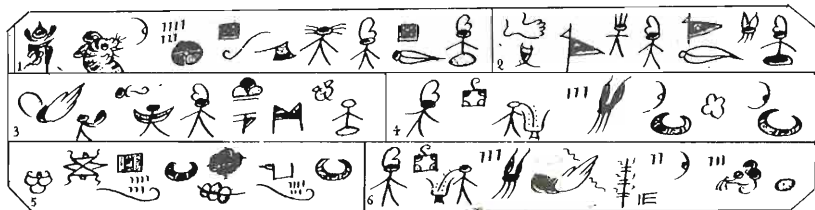


麼些族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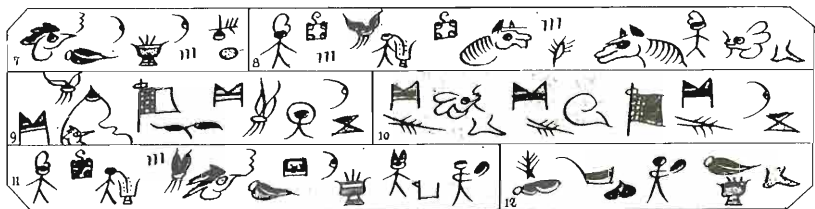
“苦淒苦寒”

買壽買歲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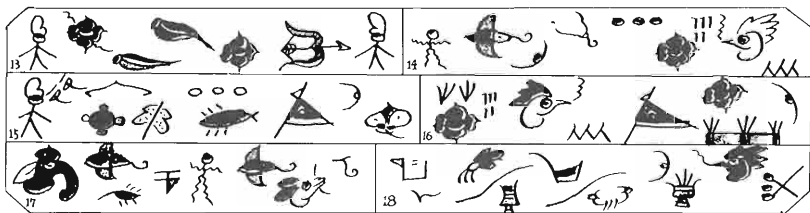
李霖燦和才合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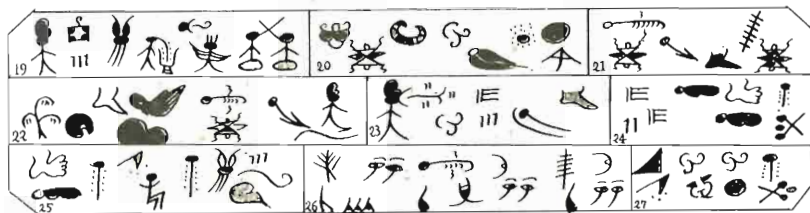
1. 話說很古的時候，東洛地方東喜女，住在無量河水頭。 2. 博愛地方特次女，住在特橋河水頭。 3. 刺賀地方阿若女，住在曾盤村莊裡。 4. 那三個富女人，人間萬物無不有。 5. 金銀滿櫃的有，珠玉滿箱的有。 6. 那三個富女人，手不搓麻線，已有三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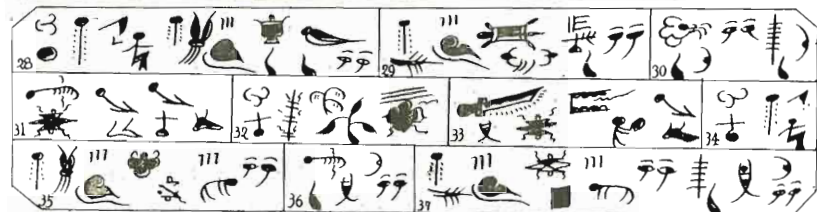
7. 早上交背水，已經三朝了（註一） 8. 那三個富女人，養有三匹好騎馬，騎起馬去玩耍。 9. 村頭山崖佔滿了，村頭玩不得。 10. 村尾去玩耍，村尾湖泊佔滿了，村尾玩不得。 11. 那三個富女人，雞鳴時光喊僕人，僕人貪睡不答應，僕人不起來，自己起來了。 帶起背水的木桶， 12. 拿起黃木的水瓢，自己起身打水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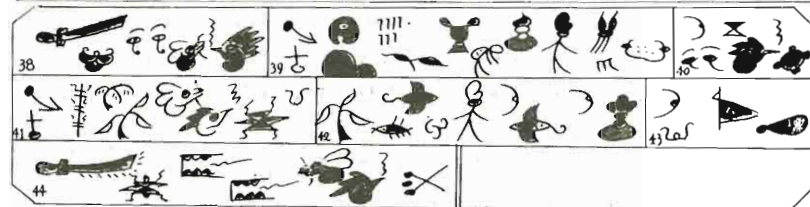
13. 她的影子映在水當中，水中影子照在她臉上。 14. 自己老了不曉得，以為這是星光的影子。 15. 仰頭天上看一下，晨星早已落去了。 16. 以為這是衰草的影子，低頭地上望一下，地上草還沒有生。 17. 人衰老了鬚毛白，這纔知道自己是老了。 18. 水桶丟在路上，水瓢丟在路下，不打水的回來了。



19. 那三個富女人，大家來商量。 20. 所有的金銀，都變成江邊沙土一樣了。 21. 趕快南方買壽去，趕快南方買歲去！ 22. 莉莉可拉坡，翻過坡邊南方買壽買歲去！ 23. 口中撕蘇線，來到三家村。(註二) 24. 邊走邊講話，不覺到白沙。(註三) 25. 白沙街子上，街頭街尾繞三轉， 26. 看見賣柴賣火的，沒有看見賣壽的，沒有看見賣歲的。 27. 頭上戴起三尖帽，來到麗江四方街。(註四)



28. 麗江四方街子上，街頭繞三轉，看見賣茶賣飯的， 29. 街尾賣三轉，看見賣布賣線的， 30. 沒有看見賣壽的，沒有看見賣歲的。 31. 再向南方買壽去，到昆明城買歲去。 32. 昆明大柳樹，這時綠茵茵， 33. 黃金鑲刀鞘，笑着南方來。(註五) 34. 來到昆明城， 35. 街頭繞三轉，看見白銀三大堆， 36. 沒有看見賣壽的。 37. 街尾繞三轉，看見黃金三大堆，沒有看見賣歲的。



38. 刀身白銀打，大哭轉回家。 39. 昆明碧雞關，山坡高且長，男的累了歇，氣文的累了吃碗茶。 40. 不由人不回頭望一下。 41. 只見昆明大柳樹，這時樹葉黃爛爛， 42. 啊，樹木都會衰老，人又何能例外？ 43. 於是把心上悲哀，一齊丟下， 44. 黃金鑲刀鞘，笑着回去了。(完)

1. ʔet la-t ma-t ʃa-ɾɪ ɲi-t, ʃu-t lo-ɟ ʃu-ɟ si-t mi-ɟ, ʃu-t dʒi-ɟ ku-t nu-t ndzu-ɟ. 2. ba-t me-t tɛ-t tʃu-ɟ mi-ɟ, tɛ-t dʒi-ɟ ku-t nu-t ndzu-ɟ. 3. la-t po-ɟ ʔet ze-t mi-ɟ, ru-t pʊ-ɟ we-t nu-t ndzu-ɟ. 4. mbu-t dʒa-ɟ ʃu-t su-ɟ ku-t, ma-t dʒo-t sy-ɟ ma-t dʒo-t. 5. ɲu-t hæ-ɟ ta-ɟ ʃu-ɾɪ dʒo-t, wa-ɟ tʃo-ɟ py-ɟ ʃu-ɾɪ dʒo-ɟ. 6. mbu-t dʒa-ɟ ʃu-t su-ɟ ku-t, la-ɟ nu-t sa-t ma-t bi-t, ma-t bi-ɟ su-ɟ kʊ-ɟ ʒu-t.

7. æ-ɟ tʃo-ɟ dʒi-ɟ ma-t o-ɟ, ma-t o-ɟ su-ɟ so-t ʒu-t. 8. mbu-t dʒa-ɟ su-ɟ ku-t ʃu-t, ɲʒo-ɟ dʒa-ɟ su-ɟ me-t ʃi-ɟ, ɲʒo-ɟ ro-ɟ le-t o-t kʊ-ɟ. 9. we-t ku-t æ-ɟ ɲʒa-t ʒa-t, we-t ku-t ro-ɟ ma-t tã-ɟ, we-t mæ-t le-t ro-ɟ kʊ-ɟ, we-t mæ-t hu-ɟ ɲʒa-t ʒa-t, we-t mæ-t ro-ɟ ma-t tã-ɟ. 11. mbu-t dʒa-ɟ ʃu-t su-ɟ ku-t, tʃo-ɟ o-ɟ le-t ɾa-ɟ, o-ɟ ʒi-ɟ o-ɟ ma-t ʃu-t, ɲo-ɟ nu-t ʃu-t le-t hæ-ɟ. ho-ɟ pu-t tse-ɟ tʃu-ɟ po-ɟ, le-ɟ sa-t su-ɟ tse-ɟ pa-t po-ɟ, dʒi-ɟ o-ɟ le-t o-t kʊ-ɟ.

13. ɲo-ɟ wa-ɟ dʒi-ɟ lo-ɟ kʌ-ɟ, dʒi-ɟ wa-ɟ ɲo-ɟ le-t ty-ɟ. 14. ɲo-ɟ mo-ɟ ɲo-ɟ le-t nu-ɾ-t, ku-ɟ wã-ɟ o-ɟ tɕi-ɟ mi-t. 15. mu-t ku-t ɕu-t ty-ɟ ne-ɟ, ku-ɟ ru-ɟ tɛ-ɟ ma-t pa-ɟ. 16. ʒã-ɟ wa-ɟ o-ɟ tɕi-ɟ mi-t, dy-ɟ ɲã-ɟ ɕu-t ty-ɟ ne-ɟ, ʒã-ɟ ru-ɟ tɛ-ɟ ma-t dzu-ɟ. 17. tʃo-ɟ mo-ɟ ʃi-ɟ ʃi-ɟ pʊ-ɾ-t, ɲo-ɟ mo-ɟ ɲo-ɟ le-t nu-ɾ-t. 18. tse-ɟ tʃu-ɟ dʒi-ɟ ma-t o-ɟ, ʒã-ɟ ke-ɟ le-t ku-ɟ tɕi-t, sa-t pa-ɟ dʒi-ɟ ma-t kwa-t, ʒu-ɟ bu-ɟ le-t ku-ɟ tɕi-t, ma-t o-ɟ le-t tʃo-ɟ tʃu-ɟ.

19. mbu-t dʒa-ɟ su-ɟ ku-t ʃu-t, ʔet ze-t le-t ndzu-ɟ ɲʒwe-t. 20. ɲu-t hæ-ɟ tʃu-t dʒo-ɟ i-t, dʒi-ɟ by-ɟ ma-ɟ bja-ɟ mu-ɟ. 21. kʊ-ɟ hæ-ɟ mu-ɟ le-t kʊ-ɟ, zu-ɾ-t hæ-ɟ mu-ɟ le-t kʊ-ɟ. 22. ru-t ko-ɟ kʊ-t la-t mbo-ɟ, kʊ-ɟ hæ-ɟ mu-ɟ le-t kʊ-ɟ. 23. mbu-t ndʒi-t sa-t le-t su-ɟ, sa-t su-ɟ kʌ-t nu-t kʊ-ɟ. 24. sa-t ɲi-t sa-t le-t ʃu-ɾɪ, ba-t ʃu-ɾɪ dʒu-t le-t tʃu-ɟ. 25. ba-t ʃu-ɾɪ dʒu-t be-t ʃu-t, dʒu-t ku-t su-ɟ hu-ɾ hu-ɾ, 26. sa-t tɕi-t mi-t tɕi-t do-ɟ, kʊ-ɟ tɕi-t me-t ma-t do-ɟ, zu-ɾ tɕi-t me-t ma-t do-ɟ. 27. be-t dʒi-ɟ i-t i-ɟ nu-t, i-t ʒu-t dʒu-t lo-ɟ tʃu-ɟ.

28. i-t ʒu-t dʒu-t be-t ʃu-t, dʒu-t ku-t su-ɟ hu-ɾ hu-ɾ, hæ-t tɕi-t dʒi-ɟ tɕi-t do-ɟ. 29. dʒu-t mæ-t su-ɟ hu-ɾ hu-ɾ, tʊ-t po-ɟ sa-t so-t tɕi-t me-t do-ɟ. 30. kʊ-ɟ tɕi-t me-t ma-t do-ɟ, zu-ɾ tɕi-t me-t ma-t do-ɟ. 31. kʊ-ɟ hæ-ɟ mu-ɟ le-t kʊ-ɟ, i-t tʃu-t mu-ɟ le-t kʊ-ɟ. 32. i-t tʃu-t mu-ɟ ru-t ndzu-ɟ, tʃu-t kã-ɟ hæ-ɟ ɾa-t ɾa-t, 33. ɲʒæ-ɟ me-t hæ-ɟ nu-t ʒæ-ɟ, ʒæ-ɟ po-ɟ mu-ɟ le-t kʊ-ɟ. 34. i-t tʃu-t dʒu-t be-t ʃu-t, 35. dʒu-t ku-t su-ɟ hu-ɾ hu-ɾ, ɲu-ɟ

toɿ suɿ mbuɿ doɿ, 36 kɯɿ tɕiɿ meɿ mɿ do. 37. dʒuɿ mæɿ suɿ
huɿ huɿ, hæɿ toɿ suɿ mbuɿ doɿ, zuɿ tɕiɿ meɿ mɿ do.

38. p'uɿ ɬɿɿ ɲuɿ nuɿ ɲuɿ, ɲuɿ neɿ leɿ tɕoɿ tɕiɿ. 39. iɿ tɕiɿ kɿɿ
ɬuɿ mboɿ, mboɿ ɬuɿ ɬwaɿ ɬɿɿ jɿɿ, zoɿ ɬoɿ kɿɿ nuɿ kɿɿ heɿ
kuɿ, mbuɿ ɬoɿ kɿɿ nuɿ leɿ tɕɿɿ kuɿ. 40. mɿɿ ɿyɿ mɿɿ tɿɿ tɿɿ,
leɿ tɕoɿ dɯɿ ɿyɿ neɿ. 41. iɿ tɕiɿ muɿ ruɿ ndʒɿɿ, leɿ tɕoɿ ɬuɿ
p'uɿ p'uɿ. 42. ndʒɿɿ ruɿ moɿ roɿ iɿ, mbuɿ mɿɿ moɿ mɿɿ roɿ.
43. mɿɿ kɿɿ tɕɿ p'iɿ iɿ, 44. ɲɬɿ meɿ hæɿ nuɿ zɿɿ, zɿɿ neɿ
leɿ tɕoɿ tɕiɿ.

封面說明

這幅封面是完全照摹原經典，狹長的形式尚有一些貝葉經的意思，不過不是散葉而是在左端用線釘成一本書的樣子。據麼些族的巫師（多巴）說，因為他們的教主，魯和喇嘛門法用風吹亂喇嘛的散葉經典，所以他們的經典改成這種「祕窗」的式樣。

上端正中畫一法螺，表示含有宗教的意義，因為經典都是為宗教的用場而寫的。不過現在多半另是一種裝飾美觀的意思。下面長方形的雙線格中是這冊經典的名稱，一共有五個字，順序是由左向右自上而下。第一個字  是畫麼些族巫師頭戴五佛冠高踞台上口中念念有辭誦經高歌的樣子，表示這冊經典是在這種場合上這樣來使用的，不讀音。第二個字畫的是一隻牛蠅 ，音 [moɿ]，在這裡借音作「老」作「死」，因為這冊經典是「輓歌」，所以在經文中這個字一再出現。第三個字  是一個形聲字， 表示口中出聲歌唱的形，以樹木  的 [ndʒɿɿ] 來注音，在這裡是歌的意思。這兩個字合起來就是「死者之歌」或「輓歌」，是本冊經典的正名。

第四個字  是畫一堆穀物之形，音 [oɿ]，假借作「是」的意思。最後一個字  是象女身之形音 [meɿ]，在這裡作語助辭用，和第四個字合在一起成為「是咧」的意思。

整個原經典封面的涵意是：這是一本宗教上的經典，是「多巴」們為人作齋超度死人時來所唱的，（所以巫師台前有時放一開張法杖 ，表明這是喪經。）經典的名稱是「輓歌」。

下面漢文的「麼些族輓歌」就是這樣譯意而成，「苦寒苦寒」則是 [kɯɿ tɕiɿ kɯɿ hæɿ] 的對音，這是輓歌長篇中這一段的名稱，「苦」是壽歲的意思，「寒」在麼些語中作「賣」，「寒」是「買」的意思，合起來是「賣壽買歲」，因為這篇內容是說三個女人癡心妄想買壽歲的經過，所以在下面另有一個子題，叫做「買壽買歲」的故事。

李中平. 111-112.

跋

麼些 (mo-so) 是我國西南邊疆上的一支民族，分佈的地域在雲南與西康交界一帶，以滇省西北的麗江縣為現在居住的中心。這一族人雖只有十五六萬的人口，却擁有兩種自創的文字：一種是象形字，一種是標音字，其中尤以象形文字最為世人所注意，用象形文字寫成的經典號稱千數，而且已有翻譯的本子出現，但正式詩歌的翻譯還沒有看到，詩歌難譯，在這裡以這首膾炙人口的輓歌來作一個開創的嘗試。

這首詩歌是敘述三個女人買壽歲的故事，她們在水中照見自己的鬢毛斑白，知道老死冉冉將至，心中憂悲，遂變賣所有資財赴南方大都市中去買人間壽歲，由昔日底些酋長都城之白沙，過現今麼些族大本營之麗江，最後到達麼些人心中人間最大都市之昆明，沿途尋求，但見世間萬物都有交易，欲買壽歲了無購處，心中悲傷已極，大哭而返，行至昆明碧龍關上，對此人間最大之都市不勝眷戀，遂找以最優之一瞥，忽見滇池湖畔之大楊柳樹，當初來時暝枝依依，今將行返，黃葉紛飛，心中悠然澄悟，萬物興衰，皆出自然，入又何必痴求例外，於是遂將滿懷悲戚一齊拋却，大笑還家。

由這個故事上說到「以水為鑑」，還沒有鏡子的出現，可以想到這是一個很古老的詩歌。

這三個女子住地的順序排列得很有意思：第一個女子住在索洛，是在現今西康境內無量河的中游；第二個女人住在博曼，地望當在現今無量河匯流入金沙江左近，博指西番人，曼在麼些語中有大主要的意思，這當是昔日西番族人所居住之村落，應該是在現今永寧上司的轄地內，我曾在這一帶調查過一個村莊，名叫博羅，這是西番人谷的意思，所以推想博曼當是在這附近；第三個女人住在刺賓，這已渡過了金沙江，來到了雲南省麗江縣東北區境內，在金沙江 N 字大灣的河套中間。這三個地名的排列和麼些族古老經典上所記錄的遷徙路線正相符合，因為麼些人昔日正是由無量河南下過金沙江入麗江縣境的，這也可以證明這篇詩歌有很古老的淵源。

故事本身可能是虛構的，因為人間未必有這種富癡心少常識的婦女，但正由此窺見這篇詩歌創作者意境甚高。麼些人家有喪事時，就請巫師誦象形文字經典超度，在炬火堆前，死者家屬哀哭不勝，巫師便高誦輓歌安慰死者魂靈及死者家屬，告訴他們（她們）人皆有死，古人早已洞悉此理，勿庸過份悲傷，在輓歌中有許多類似之小故事，而以這一篇為最好，生死事大，各民族無不對此問題沉思冥索，這是麼些族人對此問題的一項答案，不用說教形式而取故事啟發，全篇皆五言一句類似漢人之孔雀東南飛與木蘭辭，真是既富詩意又饒哲思，令人繹思無窮。

釋文

 字頭，不讀音，經典開頭及每一段開始常有這一個符號，而藏文之ཀླུ་相同。 [ta-t] 画「虎頭」，借音作很古的時候。 [ma-t] 象月缺欲無之形，作「不無、未」等否定詞用。 [sar-t]，七，借音作古時改長解。 [ni-t] 日，在這裡作時候。 [su-t lo]，画骰子及河谷之形，無量河名。 [mi-t] 画女人束髻戴帽之形，作婦女解。 [ku-t] 蒜頭，借音作地頭及人之單位。 [ndzu-t]，坐位。 [we-t] 村莊。 [dza-t] 法錫，借音作富有。 [ju-t] 飲，借音作彼。 [su-t] 三。 [dzo-t] 手鐲，借音作有。 [hy-t]，錐塊，借音作樣式、梗。 [nu-t] 銀，與 te 同音，故可借音作哭及鑲包用。 [ha-t] 金，借音又可作買。 [su-t]，借「累」之 sar 而累變其音作滿。 [sa-t] 麻。 [ni-t] 二，借音作擻。 [ku-t] 鼠，在此作年，十二生肖中鼠為歲首也。 [su-t]，身體，在此作時間上之有。 [æ-t] [tso-t]，雞鳴。 [dgi-t] 水。 [ot]，画佛教神祇，借音作「白」取水。 [so-t] 早上，借音作早上。 [ci-t] 稻穗，借音作養。 [ku-t]，足，借音作去。 [æ-t] 山崖。 [nga-t] 戰旗，借音作「滿」。 [ja-t] 烟葉。 [ro-t] 玩耍。 [ta-t] 此為一音字，(藏些人之第二種文字)。 [ma-t] 尾。 [le-t] 獐，借音在此作助詞。 [hu-t] 湖泊。 [po-t] 帶送。 [sa-t] 木。 [su-t] 肉塊，借音作黃。 [tset pa-t] 本熟，此為有蛙，注第二音節。 [wa-t] 綠松石，借音作影子。 [kæ-t] 射，借音作照。 [no-t] 抖戰，借音作自己。 [mo-t] 牛蛇，借音作老死。 [nu-t] 乳汁，借音作寬知。 [ku-t] 星。 [tɕi mi-t] 第一音節重讀 tɕo，第二字原為大音 mi-t，合而借你「以爲」。 [ly-t] 看。 [mu-t] 天。 [qu-t] 象人大腹之形，借音作一。 [ne-t] 莧菜，借音作助詞，看「一下」。 [te-t] 猴，借音作還。 [pa-t] 蛙，借音作「布貼」，在讀音時「多巴」讀為 dzu，意為生，即是說屋蓋生滿天，不讀 pa-t 而讀 dzu，多巴之疏忽也。 [za-t] 草。 [tso-t] 象，借音作人類。 [pux-t] 解腰之形，借音作白。 [nu-t] 音字，作知作覺，同。 [ko-t] 薯，借音作拋擲。 [bu-t] 鍋，借音作下，應寫作 tɕu。 [tsu-t] 取甜熱鐵浸冷水發波之聲，借此音作「宋」。 [ndzu-t] [gwe-t] 商量，人生而交談之狀。 [ma-t] 酥油，借音作碎粉。 [ku-t] 鍊到物之形，借音作毒。 [mu-t] 象水之下截，藏些人昔日以水分南北，水尾為南不。 [zu-t] 草，借音作年歲。 [mo-t] 頃。 [dzu-t] 市街。 [hu-t hu-t] 洗滌。 [tɕi-t] 刺，借音作寬。 [ha-t] 飯。 [ha-t] 風，借音作嚴。 [ta-t] 向上，字合作綠菌菌解。 [zæ-t] 笑，借音作金金銀，在這裡與笑諧音連用。 [su-t] 黃。 [ro-t] 神名，借音作可以能夠。 [pi-t] 肩胛骨，借音作丟、拋。

附註

- 註一 “那三個富人，手不攢麻線，已經三年了，早上不背水，已經三朝了。”——勞動是這些婦女最顯著的美德。手不攢麻線，已經三年了，以此來形容這三個富人之富有。早上不背水，這是因為背水是婦女的專業，這些人取水的方法是用細長木桶背在背上由水源取水回家，肩背彎曲，桶頂常直，這裡面很需要一點經過訓練的特殊技巧，這些女郎在小時候學到這套本事，所以取水成了婦女的專門事業。在這裡說‘已經三朝了’，不可過於拘泥，只是泛：地形容她們的富足，也有巫師讀作三月的。三月也是泛：之數，為的是上一句是‘已經三年了’，再重複三年不大好聽。這裡的三朝也是同樣的意思，並不是說纔整：地七十二小時，我私人的一種推測可能是音韻的關係，早上的 so+ 比一月的 he+ 好聽一點，所以在這裡用‘已經三朝了’。
- 註二 “口中撕麻線，來到三家村”——這是借音的句法，撕麻線 sa+ 1e+ su+ 和三家村的 sa+ su+ 1e+ 音相近，所以用上一句閑話引出下一句正言，並不一定是真的邊走邊撕麻線，這不過是從女子日常生活上就事取材興起下文而已。三家村在麗江縣之北端。
- 註三 “邊走邊講話不覺到白沙”——句法同上，因為漢字音相諧者不同，在這裡做其意，以‘話’協‘沙’，在這些原文前一句的邊走邊講話無關。白沙在麗江縣北二十華里處，在玉龍雪山主峯之南。
- 註四 戴起三大帽，來到麗江四方街——句法全上。三大帽是這些古代婦女的一種帽子，現今鄉間這些婦女結婚時猶著之。四方街是麗江縣的市集，在這裡試用三大帽引起下句的四方街。
- 註五 “黃金鑲刀鞘，笑着南方來，刀身白銀打，人哭嚀回家，黃金鑲刀鞘，笑着回去了”——這部是借音的句法。

李霖燦

四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台中，中央博物院。

雲南同鄉會獎學金幹事會報告

張邦珍

一 獎學金

- 一、現在一三三、三九五、四〇元
- 二、李拂一同鄉六〇及六一年度各指助一、〇〇〇元共計二、〇〇〇元
- 三、利息一四、〇〇八・八〇元
- 以上共計一四九、四〇四・〇〇元

二 助學貸金

- 一、現存二四、一九二元
- 二、利息一、四三八・五〇元
- 以上共計二六、六三〇・五〇元

三 六十一年獎學金獲獎名單

(一) 大學核准部份

- | | | | |
|-----|---|-----|------------|
| 范子儀 | 男 | 平彝人 | 臺大電機系四年級 |
| 徐慶珠 | 女 | 華坪人 | 臺大歷史系四年級 |
| 王一民 | 男 | 永勝人 | 政大企業管理系四年級 |
| 于文瓊 | 女 | 石屏人 | 中興大學外文系四年級 |
| 陳挽霞 | 女 | 順寧人 | 輔大中文系四年級 |
| 趙珍尼 | 女 | 昭通人 | 逢甲學院企管系四年級 |

附記

李高雄男大理人本年考取清華大學核子工程研究所，因服役保留學籍，其父李熱元申請給與獎狀以資鼓勵。經會中決定，其學業成績優良乃能考取清大核子工程研究所，殊堪獎勵惜與本會獎學金規章不符，未便給與致為歉。函通知外，亦內報導，亦不失獎勵之

(二) 高中 (工高) 核准部份

- | | | | |
|-----|---|-----|-------------------|
| 楊援 | 男 | 昆明人 | 高雄醫學院醫科三年級 |
| 谷紹龍 | 女 | 騰衝人 | 輔大夜間部中文系三年級 |
| 呂台杭 | 女 | 曲靖人 | 中國文化學院夜間部行政管理系三年級 |
| 李維翰 | 女 | 安寧人 | 臺大法律系二年級 |
| 魯漢原 | 男 | 鎮康人 | 中興大學水土保持系二年級 |
| 張蘭 | 女 | 華寧人 | 景美女中高三年級 |
| 李興中 | 男 | 雙江人 | 新竹磐石中學高三 |
| 王潤之 | 男 | 墨江人 | 桃園高工機械工程科三年級 |
| 龍學筠 | 女 | 石屏人 | 屏東志成高工三年級 |
| 尚曉鶴 | 女 | 昆明人 | 私立婦嬰助產五年制二年級 |
| 楊鳳英 | 女 | 鶴慶人 | 臺東女中高二年級 |
| 劉馥英 | 女 | 騰衝人 | 中壢高商二年級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

雲 南 文 獻 第 二 期

編 輯 者：雲南旅臺同鄉會文獻小組

出 版 者：雲 南 旅 臺 同 鄉 會

印 刷 者：文 和 印 刷 公 司

電 話：三 三 二 八 八 四